

该电子书来源于网络，只用于分享学习，  
请勿用作商业用途，更多免费的灵性电子书，

请添加微信公众号：mzlg23



或者添加个人微信号：muzilingguang



# 流浪者手冊

ET 與 靈性局外人使用手冊, 精華版

作者: Carla Lisbeth Rueckert  
摘要與編輯: Jim McCarty

出版商:



愛/光 研究中心(L/L Research)  
肯德基州, 路易斯維爾

# 目錄

流浪者手冊.....	1
目錄.....	2
版權聲明.....	4
譯者的話.....	5
感謝名單.....	6
關於作者.....	7
前言：我是一個流浪者嗎？.....	8
第一章：做為一個流浪者 .....	11
故事.....	11
超自然體驗.....	14
在清醒與睡夢狀態經驗 UFOs .....	16
來自朋友的一點幫助.....	19
無歸屬感.....	22
不來自這裡！.....	24
第二章 分離的解剖學.....	28
來自家庭的分離.....	28
控制的議題.....	30
身體的疾病.....	33
目的.....	37
心智遊戲.....	39
第三章 內在良知的再三啃蝕：頑固的痛苦 .....	44
自我懷疑.....	44
驕傲與臣服.....	47
精英主義.....	48
超心靈問候.....	51
絕望.....	55
玻璃鐘罩之內.....	57
靈性的枯竭.....	60
第四章：新時代的雜訊 .....	62
基督教 與 流浪者.....	62
神話（傳說）.....	67
新時代的罪惡感.....	70
地球的「收成期」.....	75

轉化 (Transformation) .....	86
全球心智 .....	89
第五章 我們充滿能量的自我與我們如何演化 .....	93
身體的能量系統 .....	93
性能量轉移 .....	101
輪迴轉世 .....	106
遺忘的遮蔽 .....	109
業力 .....	111
催化劑和體驗 .....	113
待續 .....	118

# 版權聲明

Copyright © 2001 L/L Research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s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graphic,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ISBN: 0-945007-16-7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01117026

Published by L/L Research

Box 5195

Louisville, Kentucky 40255-0195

Telephone and Fax: (502) 245-6495

E-mail: [jim@llresearch.org](mailto:jim@llresearch.org)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is handbook is dedicated to:

Don Elkins, beloved companion, great soul, visionary, scientist,  
philosopher, questioner and still my teacher on the inner planes  
and

Jim McCarty, widest-awake wanderer, wondrous husband,  
shaman, artist, gardener, gentleman, gallant knight  
and the best person I have ever known.

**SOLI DEO GLORIA**

# 譯者的話

這本書的完成是許多人通力合作的結果。  
套句老話，有太多人要感謝 就感謝天吧。

新細明體是作者Carla說的話。

本書的標楷體表示作者引用其他人或來源的話語。

在原書中 針對每段標楷體都有註解，我們爲了降低翻譯志工的負擔，將它們省略。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 <http://llresearch.org> 下載The Wanderer's Handbook電子書(PDF)自行查閱原始出處。

(c)2006 中文翻譯: SUI、Paul、Terry.

(c)2008 中文翻譯: Lance、Shining Angel、Manli.

Edited & reviewed by c.T.

# 感謝名單

Thanks to:

✿ St. James of the Gardens, Jim McCarty, for ceaseless months of data collection, editing and abridging, for believing in the work throughout six years of trial and error, for being the most supportive husband in the universe.

✿ Ian Jaffray, for incredible patience in editing and designing this volume, for converting our channeling archive to digital form so that we could search it for topics for this handbook and for setting up our web site and maintaining it for many years. I could never have collected these stories without you.

✿ Roman Vodacek, for setting up our computers and maintaining them, and for creating the forms for our data bases used in the book, and for being the third member at many a meditation.

✿ Dana Redfield, for suggestions, copy notes and personal support through three rewrites.

✿ Nancy Prussia-Merritt, Steve and Cindy Ferguson and others, who gave support when it was most needed.

✿ Jody Boyne and Ron Sheek, who sent so many wanderers and spiritual outsiders to us to tell their stories, give their opinions and ask questions.

✿ Every person that wrote to us over the last six years. Your questions, comments and advice to others shaped the handbook.

✿ Don Elkins, angel on my shoulder throughout the writing of the handbook, and Pickwick and Mauve, kitty cat angels who stationed themselves above and below my computer while I worked on this project and kept me safe and sound.

✿ Leo Sprinkle and Steve Tyman, gentlemen-scholars whose early reading of the manuscript helped so much.

✿ Martha Ellen Johnson, my aunt, who gave up early suppers together so I could work all day and half the night!

✿ The Confederation of Planets in the Service of the Infinite Creator, whose thoughts have formed the resources I have most wanted to share, and whose presence has blessed me, this handbook and my life so richly.

## 關於作者



卡拉·盧可(Carla Lisbeth Rueckert)生於1943年七月16日，伊利諾州，湖濱森林(Lake Forest)。她成長於肯德基州，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1966年畢業於路易斯維爾大學，獲得英語文學 學士學位。緊接著在1971年在**斯博丁**(Spalding)學院獲得圖書館藝術 碩士學位。她在圖書館工作直到 **唐·艾爾金斯**(Don Elkins)雇用她進行超自然的研究；他們在1970年正式創立愛/光研究中心。自從1974年，她開始擔任發聲的管道，並且是 **一的法則**(*The Law Of One*)系列作品的器皿。**卡拉**居住於肯德基州，安克拉治(Anchorage)；與她的先生 吉姆(Jim) 以及 他們的七隻貓住在一起。



# 前言：我是一個流浪者嗎？

1994年九月，我在日記上寫了這段話：

*“我們需要彼此交談，地球的流浪者們。我們必須告訴彼此我們的故事，憂傷的弟兄姊妹們。這是我的故事，我的時辰到了。呼召所有流浪者以最有價值的方式去服務。我們在此爲了幫助此次的收割，在千禧年黎明即將到來的時刻。”*

六年以後，我創造了這本手冊，希望實踐我心中的渴望，分享我的故事，並且鼓勵所有流浪者都做一樣的事。我是一個流浪者嗎？是的，從前世回溯催眠過程中，我重新體驗在另外一個星球的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看到我們群體來到地球成爲流浪者，這份催眠資料在幽浮的秘密一書(Secrets of the UFO, 1976) 的第八章。

那麼，做爲一個來自外星球(ET)的流浪者，對於所有的ET流浪者，以及替身者(walk-ins)，我歡迎你們回家，我歡迎你進入你在地球的使命。

廣義而言，有另外一大群人也是流浪者，雖然他們的根源在地球，他們的靈性正開始意識到自己是永恆的公民。

一旦尋求者覺醒，不管他是不是來自外星球，他都已成爲人群中的流浪者，永遠是一個靈性局外人(outsider)。

沉睡與覺醒有何不同？對於一個沉睡的人，物質世界是最真實的，他們的目標是屬世的，事業的野心，結婚，獲得金錢，權力，與影響力，受到喜愛，融入社會中；這些是他們認爲值得追求的目標。而覺醒的人，則尋求物質幻象以外的目標，他再也無法回到以前舒適的老巢了。

我覺得，任何一位會被這本書吸引的人，都可以稱爲流浪者。

對於流浪者最清楚的定義來自**一的法則**第一冊：

\*\*\*\*\*

**發問者：**你曾提到**流浪者(Wanderers)**，誰是**流浪者**？他們來自何方？

**RA：**我是 Ra，如果你願意，想像你們海灘上的沙子，數不盡的沙粒好比智能無限的來源。當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已經獲致，它對於自身渴望的完整認知，它可能做出結論，認定其渴望爲服務他人，藉由伸出他們的手，比喻性地，到任何一個呼求援助的個體。這些實體，你們可以稱爲**憂傷的弟兄姊妹**，他們會前往憂傷呼叫的地方。這些實體來自無限造物各個範圍，藉由服務的渴望，結合在一起。

**發問者：**他們有多少人目前降生於地球？

**RA：**我是 Ra，這個數目只是近似值，由於地球迫切需要提升其振動，吸引大量(實體)湧入以幫助收割。目前數量接近 6 千 5 百萬人。

**發問者：**這些(流浪者)是否大多數來自第四密度？或者他們來自其他密度？

**RA：**我是 Ra，少數屬於第四密度。絕大多數的**流浪者**，如你所稱，屬於第六密度。(流浪者有)服務的渴望 必須在心智上有很大的純粹度，以及你們稱之為 有勇無謀，或稱為勇氣。

\*\*\*\*\*

星際聯邦的Q'uo對於流浪者的際遇有以下的描述：

“流浪者，基本上來說，是一個沒有特定目標或終點的旅行者。這個名詞暗示著一種情感上的孤寂，不安定，與冷漠。北風冰冷地吹打在流浪者身上，太陽無情地放射炙熱的光芒。很少人會認為成為一個流浪的靈魂是值得渴望的。所有第三密度的本能都是朝向就地生根，有個安定的家庭，保護自己的家人。流浪者似乎是沒有根的旅者，因此很自然地，我們選擇這個名詞來描述那些來到地球，想要與地球子民們合一的群體。”

如果這個旅程如此困難，為什麼我們還要承擔這樣的工作？Q'uo又說：

“你們來此是為了將光帶入一個黑暗的世界，就是如此簡單。流浪者降生於此只有一個目的：去愛，去愛，去愛。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將被傷害，被打垮，被屈辱與挫敗；考驗你的信心。你的道路將跟一般社會完全相反，你做事為了一個理想，聚焦在無形的**造物者**，而非外在的現象，科技的玩具，與物質的娛樂。即使地表上有許多生命樂於享受這些外在的現象，你仍然可以選擇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前行，為祂服務。最重要的，我們提醒每一個實體，平淡無奇的服務與戲劇化的服務 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如同一個人的嘴巴可以述說許多事情，但如果肉體的其他器官不能正常運作，嘴巴也無法發揮其功能。因此在彰顯任何天賦之前，要先維持身體某種程度的平衡。”

在這本手冊中，我將分享我個人的故事，以及許多曾經寫信給我 分享他們流浪者的旅程。同時，我還會分享**星際聯邦**的一些觀點。

你也可以將這本書視為一本入門手冊，教導我們如何在忙碌的世俗生活中，依然能夠活出一個奉獻與充滿信心的生命。有其他美妙的書籍教導人們如何過隱居的生活，這本書並不是其中之一。這本書是給忙碌人群看的使用手冊，他們沒有閒暇去享受，他們必須工作養家，照顧家人的食衣住行。

這本書是關於連結與分享，提供給許多已覺醒或正在覺醒的靈魂們，這樣的人會發現自己是”陌生人來到了陌生的土地”。我們希望流浪者可以在這本書找到有用的資源，可以實際用在我們每天的生活與奉獻中。

有三種方式可以閱讀這本書：

1. 從頭唸到尾
2. 像易經一般（用來占卜）
3. 選擇你特別感興趣的主題

不管你使用何種方式閱讀，我衷心希望這些句子能帶給你堅實的安慰，給予你力量與良善的幫助。

當我即將結束**前言**，準備開始**第一章**，地球沉睡著，植物生根向下，準備春天的到來。開花的季節是個尚未實現的承諾，我們地球開花的時節也逐漸接近中。形而上而言，我們期待地球與人類的一場收割。身為流浪者，我們的主要使命是什麼？我們在這裡呼吸空氣，以開放與燦爛的心胸迎接當下。我們在這裡允許無限之愛穿過我們，然後流入地球層面。如果我們以快樂的心與每個當下相遇，我們早已完成我們的主要工作。這聽起來很簡單，卻將是我們嘗試做的最困難的一件事：也就是成為我們最深沉，最真實的自我；這樣的自我懷著一顆開放與深情的心 **確切**地迎接當下。

在愛/光之中祝福你們  
卡拉·盧可

於 **魔法王國**(The Magic Kingdom)  
肯德基州，路易斯維爾。

# 第一章：做爲一個流浪者

## 故事

當人們寫信，訴說他們的故事並詢問他們是不是流浪者；我總是回答 如果他們閒逛進入這個領域，又發覺這個問題與自身有關聯，那麼他們肯定是流浪者。這個問題對於許多人而言具有核心的意義，以下是兩個例子：

\*\*\*

我有時候不禁要問自己是否失去理智了，我的世界整個上下顛倒了。我不再關心所有物質的東西。我對於靈性生活，輪迴轉世等等的信仰都跟以前大不相同！我通常不信賴我所閱讀的東西，以及我在冥想時接收的意念。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個流浪者，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有什麼影響。我確切知道的是我感覺龐大的同情心，寬恕以及包容，以及有些時候 同時為這個世界感到憂傷與喜樂 一種令人困惑的感覺。

\*\*\*

我似乎沒有心電感應能力，從未通靈；對靈性事務有深刻的感覺，喜愛音樂，大自然，動物，“感覺”我好像來自另一個星球，但從未有過特別的經驗 像是(外星人)綁架，造訪等等，因此我無法肯定地說自己是個流浪者。這又是混淆法則在運作？我在沉睡嗎？

\*\*\*

如同我在前言說過的，如果我們感覺自己是一個流浪者，我們就是。至少以靈性局外人的角度而言，一個人發現自己在某種程度與週遭的社會有疏離感，因為他的興趣與一般社會的興趣不相同。世俗的人尋求具體的東西，形而上傾向的個人則尋求本質。

以下幾個例子說明一些流浪者對於自己的身分覺得十分確定：

\*\*\*

我必須告訴你，我非常，非常肯定自己是一個流浪者，或來自另外一個密度的生命，自從我的心智/靈性/情感層面重生之後，我就感覺自己是某種東西的一部分。我正在準備自己，提供自我成為一個載具 給那些希望提升的人們使用。

\*\*\*

我還想告訴你 我已經開始領悟自己是一個流浪者，不僅是知道而已。**知道**存在於大腦中，**領悟**是在心中。

\*\*\*

我不僅發現我不是孤單的，還發現我確實完整符合流浪者的人物檔案(profile)

啊 對了，人物檔案！有許多這類的問卷，它們都蠻好玩的。我在此選擇史考特先生(Scott Mandelker)在他的最新著作 寰宇視野:靈魂進化與宇宙計畫(*Universal Vision: Soul Evolution And The Cosmic Plan*)提出的新ET問卷。

## 新ET問卷調查

### 你的童年

1. 你是否常想到，做白日夢，或幻想關於ET, UFO,與其他世界的事務？
2. 你是否感覺你週遭的日常事物有些奇異，像是人體，天空的顏色，樹木與大自然，人類的建築物，以及成年人？
3. 你可曾感覺你的雙親不是你真正的父母，你有一個失落的兄弟或姊妹，或有一個家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4. 你可曾做過魔法的夢，如飛行，無形的靈性朋友，接收到特別的指引與保護？
5. 你是否曾經仰望夜空，懷著盼望的心情，偶爾說“帶我回家...為什麼我在這裡？”或問“為什麼我如此孤單？”

### 你的人格

6. 你是親切，溫和，和平，不具侵略性的 – 不是偶爾這樣，而是一直都如此？
7. 你是否為這個世界上，所有人類犯下的邪惡與殘暴感到受傷，困惑，與悲傷？
8. 你是否覺得金錢，財產，以及成功的事業並不真的那麼重要？
9. 你有時候覺得跟植物與動物相處比跟人群相處更舒服？
10. 一般而言，你是敏感，體貼，慷慨的，並關心你週遭的人們？

### 你的經驗

11. 你可曾覺得與他人不同，放錯地方(out-of-place)，或與人類社會有些疏離，從出生到現在都有這種感覺？
12. 你可曾有過異象，夢，或目擊UFOs，因而激勵真實的靈性成長？
13. 你可曾有過戲劇化的夢，關於地球變遷，地理與社會結構的大變動，世界末日，或未來的文明？
14. 你是有邏輯的(logical)，科學嚴謹的(scientific)，不會感情用事(non-emotional)，並且對於熾熱的熱情與渴望感到有些困惑。
15. 你可曾與仁慈，親切，與高度進化的外星人(ETs)有過 清晰與(靈性)提升的接觸？

### 你的興趣

16. 你對於科幻小說，長篇奇幻小說，天使，高科技，與世界預言感興趣？

17. 你對於亞特蘭提斯(Atlantis), 雷姆里亞(Lemuria), 通靈, 金字塔, 新時代(New Age)觀念, 與幽浮(UFO)感興趣?
18. 你對於冥想, 另類治療, 或將愛與光帶到這個世界感興趣?
19. 你是否相信人類社會缺乏對於靈性真理的認識?
20. 你有一種強烈的目標感, 並感覺你的使命是幫助地球與人類?

## 爲你的ET身分打分數

每一個**肯定**的答案, 給你自己五分.

每一個有些肯定的答案, 給你自己三分. 然後予以加總.

### **100-75 分:**

以我的觀點, 你肯定是一個ET靈魂, 但或許你並不驚訝!

### **75-25 分:**

你可能是一個ET靈魂, 你需要更多的內省才能更確定這件事.

### **25-00 分:**

你大概不是一個ET靈魂, 但爲什麼你會對這些話題感興趣呢?

我們是流浪者嗎? 一個年輕的靈魂以肯定的語氣回答:

流浪者是我

一個不適應環境的人, 一個在別人世界中的長期自由作家

他們知道我不是他們的一員

雖然我看起來是

不是他們當中的一份子

我是

我的兄弟知道

透過他們信仰的雙眼

他們看不到我

如同在一面鏡子中

一個人知道那影像不是生命

因為影像沒有跳動的心臟

影像在時間的星光鏡子中

我的兄弟尋找

並且相信

所以我漂泊, 每日驚奇著

為了我堅持在這兒存在

我在此漂泊、尋找、觀察

希望成為

無人知曉的那部分的我  
包括我自己  
流浪有它的禮物  
許多片刻轉變為祝福  
在那太為罕見的連結中  
其他部分存在的地方  
屬於我 我是之所在  
於是我在甜美的時刻  
可以遇見  
紀念 擁抱 慶祝  
流浪的烈焰舌吻  
在這個運動場所搖曳著  
旋轉木馬跑太快了  
使人無法記得  
在那渴慕之夜  
通過我面前的許多臉孔

我們是流浪者，渴望獲得一種無法看到卻感覺存在的東西。我們向更高的原則覺醒：美，合一，服務，與 愛。我們尋找各種方式將這些元素帶入我們每日的生活。對於我們而言，嘗試去改善我們生命的品質並不是一件無聊的事情。如果我們嘗試追隨這個世界的方式，我們將在擁有美好的生命經驗上有很大的困難，有時候 甚至連生存都有困難。

## 超自然體驗

似乎許多流浪者是透過超自然或幽浮(UFO)體驗而覺醒。榮格覺得UFO的產生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我們集體的原型心智投射出來的影像，這個理論與 事件函數的群集做為喚醒者與更深身分的啟動者可以調和在一起；或者說它們是這些原型投射出的真實物體。我相信前者與後者都同樣準確。無論如何，大多數的UFO體驗，包括夢境 或 超自然的UFO體驗，牽涉其中的ET群大多是正面極化的，並且有意圖在形而上幫助地球。許多流浪者，不管為了什麼原因，確實在他們的覺醒過程中有這些體驗。

星際聯邦中第五密度的Latwii群體，Q'uo原則的發言者，解釋為什麼有這麼多流浪者擁有這些體驗：

“我們的覺察是你們幻象中原子結構的振動改變確實代表一個過渡期，有些人稱為**新時代**、**寶瓶時代**、或愛的密度。由於你們幻象本質的轉形，原本被稱為超自然的體驗現在已經越來越普遍了，因為你們現在居住的是愛與理解的密度，這個密度的本質是允許實體們使用心智的力量去創造、去溝通、並與環境合一。”

星際聯邦的訊息經常說到我們早已享受第四密度的第一道光芒，這些論調引導我去感覺轉

移到第四密度並不是以狂喜, (肉身)升天, 或末世大災難的形式進行, 而是一個早已開始的過程, 並將持續許多年, 甚至好幾個世紀。

我個人對於超自然事件的看法是 它們有時的確具有喚醒流浪者, 啟動地球靈魂的功能. 在本章的後面, 我們會更深入探討這點. 但首先, 我想分享幾個真實故事, 主題都與超自然有關:

我有完整的意識, 我仍然是我, 仍然是獨特的, 但我沒有身體或形體, 我可以在同時間看所有的方向. 當我記得看入廣闊的空間, 就彷彿我看著 一切萬有 以及 一片虛空, 全都在同一個時間. 雖然我在那兒沉思我的新生命 [或者說新的困境更貼切], 我十分覺察那股力量, 合一 以及知識, 我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有具有生命或能量的東西都是太一的一部分. 雖然我不知道所有知識, 但只要我組成一個問題, 那些已經被學習或被體驗的知識就會讓我分享. 不過首先 我得演化到足夠的程度 問對的問題才行.

\*\*\*

1995年9月, 當我在工作室繪圖的時候 一個聲音從我的內在浮現. 一週以後, 它開始在我的冥想時間中出現. 這個聲音不是英文, 我以為它像是亞洲語言. 幾個月後, 我決定把它錄音起來, 將帶子拿到某大學, 我跟一個中文教授以及一個日文教授談過, 他們都無法辨識是中文或日文. 這個聲音持續冒出來, 直到今日.

\*\*\*

我的故事開始於1960年代晚期, 我經常演講關於**新時代**的教導. 有一天, 一個四到五英尺[直徑]的圓形光點在房間玩耍, 它從門前飛到天花板, 再到四面牆壁. 我起初以為是某人在外面用手電筒照射, 於是走到外面檢查, 週邊沒有任何人, 也找不到任何光源. 於是我返回房間坐下來, 我觀察這個光點在房間四周飛行, 在椅子下, 在圖畫後面, 在我的椅子後面. 真奇怪, 我從未看到這樣的光. 然後, 它坐在我的肩膀上, 一瞬間 它進入我裡面, 我看到一個生物長得很像電影--**第三類接觸**(*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中的小小外星人. 接下來發生的事十分地匪夷所思, 我被帶到外太空的某處, 在一個透明泡泡的中心, 可以在同時間看到所有的方向, 我看到太陽系的誕生, 生命開始的過程, 以及太陽系創生的整個過程. 我看到生命的原力, 它看到我 並微笑著.

在結束這個段落之前, 這裡有兩個與肉體有關的超自然故事:

你問我關於我手上的三角形切痕, 以及皮膚下的球, 那個戲劇性事件發生在1986年, 八月22日. 我起床的時候發現雙手有手術後的痕跡, 以及一個小硬球在我左手頂端的皮膚底下, 我彎曲手指的同時 小球會四處移動, 不久它消失了, 進入我的系統. 位於雙手拇指的切痕很快就痊癒了.

\*\*\*\*\*

在25歲的時候, 我發現鼻橋上有個小腫塊, 幾乎就在我的雙眼正中間, 感覺很痛苦. 我以為是個大面皰, 於是走到鏡子前面看一下; 我驚訝地發現那是一個新月圖形, 根本不是面皰, 似乎是被什麼力量推入我的皮膚底下. 所以我伸手要感覺它, 就在我快要碰到它的時候, 它像是一道閃光突然鑽進我的頭部! 那感覺非常奇怪, 彷彿它是活生生的.

一個美妙的靈魂, 一位年長 充滿能量的女子寄給我一段天空之路(*Road In The Sky*, by George



Hunt Williamson)的摘要，因為她感覺與她的身體記號有關聯：

我們如何辨別或認出一個流浪者？這並不容易做到，然而，與我們每日一起工作與生活的太空朋友們，藉由身體的記號 被他們天空中的弟兄所辨識出來。這些記號以傷痕的形式從出生就出現在人體身上，它們的樣式是不尋常的聖痕(stigmata)，不是宗教的型態。這種記號對於個人而言如同是一把紀念的鑰匙。藉由思想這些奇異的傷痕，該蘋果立刻進入正確的心智與振動框架，揭開了一層記憶的罩紗。

## 在清醒與睡夢狀態經驗 UFOs

到目前為止，我們開始覺得我們的經驗並不是那麼地與眾不同！我們自然會假設流浪者有過UFO經驗，當然有許多流浪者並未親自與UFO接觸，而是在睡夢中 或 看到影像，以下是一些具代表性的例子：

我今年23歲，音樂系的學生，我在孩童時期有個夢，夢境是太空船降落在地球上 或 懸掛在天空，我對他們說話。

\*\*\*

我處於輕度到中度的出神狀態，我發現自己在"觀看"一個巨大的雲層在翻滾，它十分巨大令人印象深刻。當我在觀看之時，兩個一樣的金字塔從雲堆中浮現，並排地在空中盤旋，它們的角度有些傾斜，所以我看得到它們的底部，以及各個邊。我感到能量在上升，兩個金字塔開始散發明亮的光芒，主要的光源似乎來自金字塔的底部，雖然幾分鐘內，光就從所有的角度向外擴展。在這個事件之前，我曾經歷沒來由 無法理解的沮喪；事件之後，所有的沮喪或焦慮全都消失了，再也沒有回來。同時，在這個事件之後，我的印象是我被啟蒙了，某種東西被傳遞給我，在未來的日子 也會傳遞給別人。

\*\*\*

我30出頭，我在練習超覺冥想的時候，我突然地"甦醒"，我看到一個我不理解的旋轉物件，我起先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直到我結束冥想之後 我才領悟到它是某種的UFO，我感到困惑，因為那時我的意識裡頭並不包括UFO。然後一股深邃的知曉壓倒了我，我想著"喔 我的天啊，這裡不是我的家！" 我的心智之眼看到一個地方，溫暖且乾燥，非常多沙子。我看到天空有兩個太陽，我感覺如此舒適與平和。

讀者告訴我的大部分UFO事件都屬於形而上性質。似乎正面導向或服務他人的UFO實體，如星際聯邦，比較喜歡以思想-形態 或 形而上 的方式，而非肉體實質出現，這與自由意志議題有關。我的看法是，大多數的近距離肉眼目擊不是令人困惑，混雜極性振動的接觸；就是負面的接觸，也就是服務自我的種族，好比許多資料談論的小灰人(Grays)。以下是一些正面的UFO故事：

當我12歲的時候，我祈禱看到一些飛碟，幾週後的下課時分 我倚著學校某根欄杆，我抬

頭向上，看到太空飛行器，底部有12個金屬凹痕，中心是暗黑色的點，以軍事校閱陣形飛過我的上空。

\*\*\*

在我青少年的時期，我開始看到人群走過我的臥室，牆壁。當我告訴爹娘這件事，他們把我送到諾頓療養院(Norton's Hospital)，我在那待了一整年。在那個地方，我看一艘船在頂樓上空盤旋，似乎可以涵蓋一整個街區(block)。我能看見(飛行船)裡頭的人們正看著我們！我們都被趕進自己的房間，房門被鎖起來；接著醫生過來向我們全體講話，問我們是否知道剛才發生什麼事情。我們沒有一個人記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除了我。然而我也是在事件一年以後，看到電視的UFO節目，我才想起來，並且記得很多的細節。

\*\*\*

我曾經有過兩次目擊UFO的經驗，影響我十分深遠。這兩次經驗成為我的催化劑，驅使我去研讀任何跟UFO有關的書籍，以及相關的超自然現象，我已經研究UFO現象30年以上了。但在1975年[我第一次的UFO經驗]之前，我不記得讀過任何與發光紅色球體有關的資料。如果我以前真的深深渴望見到UFO，我的腦海的影像應該是典型的圓盤方，有著厚重金屬色澤的UFO，而不是球體的載具。扁豆狀的載具總是很吸引我。我相信有某種心智連結與這些現象有關聯。

今天你問一下周圍的人對於外星人的觀感，人們普遍覺得它們是真實的，它們就在這裡。不消說，有些故事是不合邏輯的。

外星人並未乘坐公車，然後揮舞帽子向我們致意。但電視媒體與電影假設某種外星人的存在版本是真的，好比電視廣告裡，小綠人重複地為某家啤酒宣傳。(西方)文化對於ET的接受程度相當高，雖然帶著一種開玩笑與嘲弄的態度，特別是對於那些主張曾經與UFO與ET有過真實接觸的人們。

正面導向的星際聯邦實體們陳述，它們無法公開降落在我們之間而不冒犯我們的自由意志，如同星艦迷航(*Star Trek*)的正港風格，因此它們小心地避免做這類的事。負面導向的UFO實體比較不受道德上的束縛，並且經常刪減UFO接觸者的自由意志。然而它們仍然需要有負面的地球人發出呼求，它們才能出現。所以它們不能大批地降落在地球上。再者，當新的證據暴露在陽光下，通常的主題是地球權力階層與外星種族的共犯結構，他們的計謀多半不會公開，涉及啓示錄般的戲劇化情節。各種理論各有不同，我最喜歡的一種被稱為綠寶石石版(the Emerald Tablets)，它的優雅風範在我心目中排名第一。

我並不想知道，在無數的陰謀理論中，哪一個版本才是最準確的，(然而)我感覺某些版本很可能是真的。

在這個社會上，難道不一直有些勢力嘗試掌控金錢與權力？這些勢力一旦成功，難道不都開始儲存並隱藏金錢與資訊？

在人們認為的啓示錄年代，難道這些勢力不會積極冒險，好捍衛他們私有的利益，甚至公眾的利益，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他們的好處。

我個人對於在地表上活動的ET並沒有什麼興趣，然而，大多數的公眾焦點集中在所謂的獵戶帝國上頭。那是什麼東西，它跟"愛與光"的星際聯邦有何不同？唐·艾爾金斯在此詢問關於正面的UFO接觸：

**發問者：**你可否告訴我，服務他人，正面導向的星際聯邦成員，用哪些技術與型態來與地球

人接觸？

**RA:** 我是Ra, 最有效率的接觸模式 就是你在這個 空間/時間 體驗到的。我們十分不願侵犯自由意志。因此, 那些流浪者是我們唯一會思想投射的對象, 即你們所謂的”近距離接觸”(Close Encounters), 正面社會記憶複合體 與 流浪者之間的會面。

我們所經驗的"模式"是心電感應的通靈(channeled)接觸, 透過一個人類器皿, 在這個例子中, 即是我自己。這種溝通方式完全不會冒犯自由意志, 卻也沒有辦法證明這類的接觸。無論如何, 通靈接觸並不是唯一的正面UFO接觸方式。以下是Ra群體的解釋:

**發問者:** 我覺察到在個人的接觸事件中 存在很大的變異。你可否告訴我 星際**聯邦**喚醒或部分喚醒**流浪者**的一般方法？

**RA:** 我是 Ra, 喚醒**流浪者**的方式各有不同, 每一種方法的核心是進入實體的意識與潛意識 並且避免造成恐懼, 將一個對於該實體有意義的主觀經驗之潛能 最大化。許多接觸發生在睡眠中, 其他許多發生在清醒時分, 方法是有彈性的, 並不一定要包括"近距離接觸"症候群, 如你所知。

**發問者:** 身體檢查症候群要怎麼解釋? 這情況跟流浪者 與 星際**聯邦**, **獵戶**集團 之接觸有何關聯?

**RA:** 我是 Ra, 該實體潛意識之期待促成星際**聯邦** 思想-形態給予此種經驗之特質與細節。因此, 如果一個**流浪者**期待一個身體檢查, 它將經歷到, 且盡可能地將緊張或不適感降到最低, 至少在該**流浪者**潛意識期望的允許範圍內 ... **獵戶**集團使用身體檢查做為恐嚇個人的手段之一, 並造成該實體感覺自己像個高等第二密度生物, 好比一個實驗室的動物。性經驗為這類經驗的子類型, 其意圖在於展現**獵戶**實體的控制力勝過**地球人**。(正面)思想-形態經驗是主觀的, 有大部分不是發生在這個密度中。

Ra 明確地說到正面導向 UFO 接觸的重點或功能:

感覺被喚醒 或被啟動 是這類接觸的目的。事件的持續時間 以及使用的形象, 端賴此**流浪者** 潛意識之期待。

以下這段問答, Ra談到混雜的接觸機制是什麼情形:

**發問者:** 出現在我們天空的 UFOs, 是否大多數來自**獵戶**集團?

**RA:** 我是 Ra, 許多在你們天空可見的物體來自**獵戶**集團, 他們送出訊息, 有些被傾向服務他人的個體所接收, 這些訊息則被轉變成那些個體可以接受的訊息 例如警告未來會發生的困難。這是當服務自我實體碰到這類人所能做的 最大程度。**獵戶**集團發現對他們目的最有幫助的 是與那些傾向服務自己的個體做接觸。在你們天空中 有許多正向本質的思想型態 屬於星際**聯邦**的(影像)投射。

夜空中的**獵戶**星座包含第一光度的恆星: **參宿七(Rigel)**, 與 **參宿四(Betelgeuse)**。在那個星座也很可能存在正面的接觸, 但**獵戶**接觸已經成為負面接觸的代名詞, 我們將沿用這個稱呼。**蘿拉(Laura Knight-Jadzyk)**, **仙后座人(The Cassiopeans)**一書的作者, 曾經寫信給我 內容

與獵戶接觸有關：

獵戶的服務自我同盟 以及 他們的人類同志——國際財團(Consortium)盡很大的努力企圖創造一個新的種族，並控制全人類。在這個轉折到第四密度的關鍵時期，他們進行生化工程 創造新的身體 好方便他們進駐，也因為他們現有的肉體無法滿足他們。複製與竊取人類胚胎是他們研究何種肉體最適合接收他們靈魂的方式。他們計畫將物理實相轉換到另一個軌道。

這是一個理論，還有更多呢！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們將繼續接收到數量相等的謠言與真理，我向這不可知的必然性致敬！在我們自己的研究中，我們碰到的故事似乎暗示小灰人在追逐遺傳基因物質，從母牛被肢解 到 人類女性報導"空氣"寶寶的症狀，也就是說具備懷孕的跡象，包括胎兒的心跳，然而三個月後，所有懷孕徵兆都消失了。無論如何，這些都還是假設，並非事實。這裡有兩個同類的故事：

突然間，我在小灰人的太空船中甦醒，被他們圍繞，我懇求耶穌寶血(庇護)，他們真的被嚇了一跳！然後我鎮靜下來，他們其中一位靠近我，我對他說 我知道"太一"(The One)，那是我能記得的全部了。

\*\*\*

在做完被(UFO)綁架檢查表之後，我相信我兒子跟男朋友也被(UFO)接觸，床單上無法解釋的血跡，我睡眠時偶爾出現的麻痺現象，他們兩人睡眠時的心神不寧，我們三人都有無法解釋的擦傷。在我心靈深處有一個東西不讓我記得太多這類的事情。

這一節的目標是分享足夠的故事 讓讀者看到他們不是唯一擁有奇異與不尋常事件的人們。如果我們還沒點到你的特別經驗，繼續讀吧！還有更多故事！

## 來自朋友的一點幫助

幾乎所有流浪者日常的經驗都包括許多孤單的感覺，存在於 自我與一般文化之間的不匹配是十分明顯的。或許這就是為什麼無形的朋友會盡很大的努力維持接觸。

Q'uo如是說：

我們向每一位保證 我們與你同行，沒有一個實體是孤單行走的，因為每個實體都有那些朋友，老師，以及指導靈；它們就如同你們幻象中的弟兄姊妹，在靈性世界中與你們同行。

這裡有兩個流浪者的故事，與人類相像的生命與他們交朋友的故事。

大約在5, 6年前，我所有的一般夢境都停止了，我看到一個人的形狀，每晚他都秀東西給我看。我看到我所有的前世今生，我是誰。他教導我大多數事物的平衡。我現在更愛人群。幾乎他們做的每一件事都會使我微笑，如同我有個秘密。

\*\*\*

我一直都是個怪人。出生在南方 擁有美洲原住民背景，遭遇奇怪事件是生活的常態。在我三歲或四歲的時候，我經驗到所謂的"劫持"事件。我並不將它們視為負面的，他們是我的朋友，我的玩伴。接觸持續以各種形式持續著。有時候相當地強烈。

\*\*\*

聖靈的聲音並不總是以說話的方式表達, Q'uo是這麼說的:

聖靈的聲音似乎以許多方式向正在傾聽的實體述說，一個實體越是留心巧合與同時性，他就越可以感覺聖靈在對自己說話.. 這個工作需要堅持不懈，因為這確實是一輩子的工作，不是一天，或一年，甚至十年可以完成的工作，自我-覺察 與 自我-選擇的目標如同北極星一般 讓每個實體追隨。

更多的聲音:

孩提時期的我會看見精靈，跟它們講話。我的朋友有樹木、動物、天空、星辰、以及大地。從我有記憶以來，便一直是跟精靈世界有溝通的。小時候的我能看見幽靈並與它們交流；還包括外星人(ETs)、動物等等。我依然能夠那麼做，雖然有時候精靈們僅以色彩方式出現。我從它們那裏獲得訊息，還有安慰。

\*\*\*

在我12歲左右的時期，我讀了本有關艾格凱西的書“有一條河”(There Is A River)。當時腦海裏的聲音所告訴我的資訊和凱西接收到的，其實均屬於一種相似的類型。人們在書中想當然要向凱西請教的問題，在我把問題讀完後，隨即知道答案。我從此就已明白，大多數的12歲孩子是不會像我那樣地渴慕形而上學。我感到幸運，因為我可以「證明」無形界的接觸。藉此，我的意思是直到12或13歲，在學校裏的成績表現得平平。然後進到7年級，我的心智大開，因為接下來的學校課業變得容易許多，特別是像數學之類的較為複雜的科目。今天的我是個統計學專家。

\*\*\*

喔，會有更多就學的兒童可能在某個時機下，獲得了此類及時的援助！愈來愈多兒童生下來即帶有不尋常的覺醒意識。接著有天使造訪。我明白「天使」這個字，帶著情感上的滿足，對於那些不反對這個具有文化色彩的形象的人們來說，其意義是正面肯定的，反之則為負面否定。然而，經由這些原素的被命名，通常乃被敘述成一種重要聲音的子類型，此為因於這組形象在(西方)文化十分普及之故。在我自己的通靈經驗裏，這個形象出現得相當頻繁。根據我們的意願召喚祂們，祂們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此，Q'uo群體說：

對於工作意識者、祈求者、以及一個活在信心中的生命確實存在著許多看不見的支持。我們要求你去仰賴那份支持。這個器皿會稱它為天使的援助，並且說天使無所不在。其他實體則會以大相逕庭的角度形容這種現象，但概念部分依然雷同。有個指引，有份協助，因

為造物主不斷地用每件事物：大自然、環境、其他人群、巧合來和你溝通。要留意，開始去察覺靈性方面的有趣巧合，你亦將因此大受鼓舞。

我喜愛那個片語「靈性方面的有趣巧合」。一旦我們了解到要找尋它們，它們就俯拾皆是。更多有關訊息將出現在隨後的章節中。

以下是來自流浪者的兩則天使的故事：

2歲時 … 我首次聽見了我的守護天使。當時我手中抱著小狗正準備爬上地下室的階梯，一個低沉的男性聲音在我右耳清晰地說著：「把小狗放下，你快要跌倒了。」我記得自己轉身並估量著聲音從地球上的何處傳來。然而我沒注意聽，沒錯，我掉到樓梯的底部。我生命中已多次聽見相同的聲音對我示警，雖然在我明白自己開始聽從的時刻前，我已16歲，而他從未出錯過。

\*\*\*

當我約18個月大，我看見這名「天使」前來探望我，我推測，雖然我未認出他是來自村裏的某個人，我確實知道他打那兒來。他看起來很像麥可傑克遜，留著的捲黑長髮，我的老天，他注視著我，他那深邃的藍眼睛藍得近乎紫羅蘭色，大朵妍麗的鳶尾科植物；而他似乎被嚇著了。我聽見他的想法：「天哪，你到底做了什麼！」而他正思索著眼前所將面臨的悲哀的波濤（這是我的事，卻仍使他感到傷心）。我不能真的說我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接著呢他跪下來並且撫摸我的臉頰，眼睛依舊看著我而我也看著他，試圖全盤往內吸收，他接著起立轉身走開，而我也跟著照做；還有一次在花園，一團巨濤似綠色的霧佇立在植種南瓜的土地上，像支站立的弓降臨地球，於是他走進它，並在下個瞬間隨霧離去！

或許我聽過最棒的天使故事是來自於一名年輕的女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以至於我想不起來她的名字。我的確記得她有5個年齡差距很近的孩子，最大的孩子當時7歲。他們告訴她關於這個好男人會在他們就寢時來到跟前，並跟他們說故事直到大家入睡。一個週六早晨她醒來，發現已白日當頭，孩子們想必已起床並感到饑腸轆轆。正想知道他們為何沒像往常般吵醒她，她往廚房走去，只在餐桌上找到一份剩餘的培根蛋早餐，以及5個心滿意足、初學步的孩子。他們興奮地報告著他們的朋友要求他們讓媽媽繼續睡，當他為大家打點早餐時。她說原本會對他們抱持懷疑，或甚至完全排除有這回事，除了那未清理的煎鍋和尚留在孩子盤碟上的剩餘食物！

在結束這個段落之前，提供一則關於外星之聲的故事：

一直以來，我都需要再次確認我並非真的瘋了。我請求「友人們」以物質型態現身，祂們同意了，而我今後將不再做同樣的要求了。看見祂們的經驗是教人感到難以置信地美好與傷痛。請求第四密度存有以物質體化現是我奉勸各位要避免的，除非你能適應你的實相被撕開。

Q'uo在此段落話別：

悲傷是你稱為第三密度生命經驗的必須要素。然而你對於這哀傷、心痛及改變過程的態度，能夠為你創造一個超越一切理解的和平狀態。我們鼓勵你們每個人去觀看那個天堂，縱使它是來自遙遠的地方，去知曉天使群與上帝的使者們始終如一地愛你，此時此刻地愛你，

並且在這裏幫助你。雖然無法用肉眼看見，祂們卻守候在身旁，等待去安慰，尋求方法以堅定你內在的任何一絲希望。在這過程裏你們永不孤單。這是個受到守衛與保護的過程，而避風港就駐守其中。祝你們每一位彼此互助以找到各自回家的路。

## 無歸屬感

就一名流浪者而言，我的超心靈能力比大多數人要少，除了我的通靈能力，那不是自發式的啟動，而是爲了回應Don Elkins的請求而發展出來的天賦。對於幽浮之說或是非比尋常的視界範圍，或是我們已接獲的任何不同的聲音，我不具備經驗，愚鈍有如一塊厚板的。但我真的符合流浪者的敘述，因爲我與這個世界是如此隔隔不入，好傢伙，喔 老兄，我確實很難融入！我被告知過去的我是個快樂寶寶，一個嘴裏吹著泡泡的學步娃兒，並一直是個歡樂又愉悅的小孩。那是家人所認識的我。實際上，在我生命的頭兩年，我只認得母親，因爲父親在母親懷胎2個月後便前往南太平洋，直到3年後才返鄉。在第1年，母親和我同住在外公外婆那兒，而我最初的記憶即是娜娜，我的祖母，在隔壁房內教學生彈鋼琴，當時的我還坐在我的高腳椅中。我是個早慧的孩子，2歲讀音樂而3歲讀字，4歲時成爲教堂唱詩班的一員，5歲時智力(IQ)測驗分數達200分而獲得勝出，8歲時亦再度獲勝。請注意這個早慧或「天才」的IQ並沒有，依我的意見看來，論及成人資格或真才實智的問題點。它僅保證我擁有一顆非常忙碌的心思，得以用來處理許多的材料。這不是個特別便利的特點，但我與許許多多覺醒的靈性追尋者同享該特點，高度的智能。

**流浪者**有聰明的傾向。

彷彿爲了使差異感更深化，我肉體上的古怪形貌，皮包骨，加上從出生以來便罹患嚴重斜視的一隻眼睛，令我整個人看起來又呆又傻，直到我11歲，眼部肌肉可以接受開刀，我的外型始獲得些微的改善。14個月大我即戴上眼鏡，其他孩童並不將我視爲同夥的友伴。在學校我的綽號叫「教授」。我熱心地希望我能夠融入其中。我努力過。我的問題是「正常的」活動對我而言是不合理的。爲什麼我會想玩洋娃娃？我已有個弟弟了！我重複地嘗試跟其他孩子們玩耍，但始終都被拒絕。因此我把大部分時間拿來閱讀無數的書籍，單獨在大自然中夢想著自己的路，度過一個在其它境況下最不舒服的童年時光。事情合我自己的邏輯就好，而在某種程度內，我的家人接受了我，但他們知道我是不同的，而世界的人也如此認爲。

我將近17歲時，事情開始有了轉寰。彷彿突然間，我同齡的其他人可以意識到我的某種邏輯。自那一刻起，我與世界人類的經驗就不再那麼樣的困惑失措，然而距離依然存在的原因是，我不知如何在我及文化遊戲之間搭橋，人們通常透過後者去推算啄食次序並進行地盤的禦防。當那些遊戲正在進行時，我變得清楚明白，因爲我可以感受到空氣裏的不安。但立刻我便能夠洞穿這些遊戲。沒有任何暗示或幽靈影像告訴我正常情況是怎樣的。這真的有它的積極肯定面，而我已前來慶賀作我自己的這件事。然而學習去接受自己是條漫長的路，路上佈滿著痛苦與自我否定的軌跡。而我知道我毫不孤寂，因爲有許多人把他們難以歸屬的情感寫出來跟大家分享。Hatonn 說：

我們十分欣喜有如此多的靈魂值此之際來到地球上，已經憶起或潛意識裏正開始

記得他們來此的目的，因為針對至少10人中即有9人遺忘了自己本是這些異次元空間的具象化身之情形來看，此為相當普遍的狀態，這亦是為何他們感到如此的無歸無依，不能融入適應，以及天性上似乎常與社會產生不睦。

我承諾我們將著手整理這個問題的"根源"。現在呢，我的目標是去讓我們熟悉有許多其他跟我們一樣，似乎無法融入適應的流浪者。這兒有2名從小就浮現出無歸屬感的流浪者：

我已知道自己的恆久面貌。從小時候起，我就知道某種東西是不相同的。成長期間我的朋友不多，並且始終和「太怎麼樣」脫不了干係，太高了，太聰明了，太胖了，太大聲了，不在社會的正常參數之內，太常以外表來評判，就像許多人講的，有一雙遠超過我年紀的眼睛。而且從那麼小就異於常人，你可以想像，對那些不一樣的孩子來說常常是很殘酷的。到了最後我學著把它遮掩起來，並擺上所謂「正常的」外表。

\*\*\*

我母親說我一直以來都是很不一樣的。我並非叛逆或粗暴無禮，只是行為舉動異常罷了。人們和朋友們總說我的言談是奇怪或詭異的。我從不喜歡群體或處在人群之中，例如一場派對。

我對此有同感：我仍避免大型或正式的派對。學校對我而言是困難的，因為我比大部分學生反應得更迅速，這使我的老師們頗感煩擾。他們也容易傾向像是如何地糾正錯誤以及企圖去指導坐在我附近的一些反應較慢的學生們，彷彿他們的表現是失當的。3年級的一半時間與4年級整學年，我都泡在學校圖書館內，那兩年中我的老師變得不能夠忍受我在她的班上。我在圖書館內吞食完大部分的書籍內容，順便一提的是，還徹底地享受了我生命中的那段歲月哩。

這裡又有另一個靈魂發現學校是她第一個無法歸屬的地方：

還是個孩子時，我曾經天天哭泣。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錯看我，就會使我掉眼淚。我過去時常把我的父母逼到發瘋。回溯自1979年我搬往新罕普夏，當時年僅9歲的我，從一所大學校轉到一所小學校，立即就成了一名局外人，唉，我是如何地被攻擊與批評哪！我從沒融入其中。就好像動物世界，如果牠們感應到一種柔弱或相異的質素，牠們就採取攻擊與殺害。那就是我在校的經驗。今天，20年後，我已對那一件事實感到心情自在：不，我就是隔隔不入嘛。

有些流浪者的報告則指出首次感受到自己是個旁觀者，約是在青少年時期：

自青少年期起，我發覺正規的團體社交既令人忸怩不安又常是空洞乏味的，我於是被切割成部分投入而部分抽離的局外人角色。逃避現實的方法就是進入空想與科幻小說之中。

從大概14歲左右，我也浸泡在科幻小說及想像世界裏，至今並仍舊喜愛這類型的文學作品。這邊有2則關於成為異端的成年人故事：



我曾認為我生命的困境只不過是每個人生命的投影，意即為，所有人類，無論何時，均有生活上的困境，然而我終於明白我的困境源始於一份思想上的根本差異。我尚未和任何一位抱持與我的理想或基本生活信念相同的人會面。大多數時間我自覺是在氣泡之外看裏面其餘的人類，不能理解或與他們溝通；而欲破除或進入那氣泡是行不通的。大多數時間我甚至不覺得自己是人，雖然我不能否認我的人類生理現象。

\*\*\*

我常在想自己是不是個流浪者，既然我從不覺得在任何地方有家的歸屬感或舒適的心境，那就是流浪者嗎??? 非常困頓的生命，我現在67歲，一個哲學博士、編輯、大學教授等等，卻有種空虛感，一種被離棄的感覺，不像他人般實際的活著。但是誰造成的？為什麼？對我而言這些是很偉大和重要的問題。有答案嗎？沒有。有解決方案嗎？或許吧。

而這些聲音亦以一種特殊的風味滋味對我述說：

我不確定我是誰或何物。有件事倒是確定的：我從未有歸屬的感覺。許多與我同齡的人都在我背後說我是個怪胎，與眾不同。好罷，有件事我很確定的是我不僅非常異類，而且一輩子都如此認為著。我始終感到自己孤立在這個地球上。我曾詢問這個宇宙許多次：「為何我是這麼異類？」

\*\*\*

即便我始終覺得跟其他人不一樣，我還是很接受自己這副模樣。有時候我想知道自己為何是這樣子，當然還是沒有答案。那時我尚未醒覺，現在我醒了，我不介意有所不同。我看待它如同一份提醒，即我的靈魂正在發展，而我也真的好期待抵達靈性的下一個等級。

## 不來自這裡!

許多流浪者似乎清楚地知道他們並不來自於這裏。Q'uo對此說明：

我們知道那份感覺，即許多實體在這行星的影響經驗內，一種遠離家園之感覺，並可以說有許多許多這個星球上的實體們是從別處旅行至此，也就是，攜帶了另一個行星的影響。你們並非全都來自同個出處或起源，此正如第二密度影響進入第三密度之長遠的行進，而這也說明了社群、國家、種族、宗教等等關係的困難程度；以及加諸你們行星的影響。

因此它不祇是來自別處的較高密度實體的到訪地球而已，星際**聯邦**也多次論及有關許多未完成的第三密度人口，如火星人和**馬爾戴克星人**，之所以進入地球的肉體輪迴週期，是爲了要完成當初在自家領土上未能履踐的第三密度的愛的課題，因為他們的星球對第三密度生命而言，早已變成荒地。

這份傷感獲得了諾瑪(Norma Talvik)的迴響共鳴：

我的看法是，我們全都自他方而來，或者我可以說我們全是宇宙的存有。

但凡來自較高密度之流浪者的我們是擁有思鄉症的特性的典型，就像Q'uo所給予的解釋：

這些實體，不管怎樣，在其內心中的距離感以及對於源起自別處的幽微的記憶，這種覺受在許多的案例中即是以你們可謂的一種思鄉症或疏離感的型式作為呈現，原因有來自行星的影響與被這個第三密度所返映的一種較不和諧的振動。然而，每個實體在它的存有之心意識到，雖然也許有個座落在別處的家，可對所有光的追尋者及太一造物者的僕人們來說，真正的家是在那服務與光之內，那來自唯一的源頭，太一造物者，而且一旦明瞭造物主即住居在每個實體內，不僅發出祂的愛之光芒，還平等照顧一切存有，每個實體必然可以從中獲致心靈上的慰藉。

我可以清楚地記得跟唐·艾爾金斯(Don Elkins)的會面，並覺得他了解我所想的一切。那是種美好、如家人般的感覺。毋需解釋什麼！有些流浪者已深自覺醒並能清晰地閱讀我們的心，而這是個奇妙的感受。無論如何，彷彿為了抵銷這點，許多人會害怕一些來到這裡的流浪者不會對他們更深層的身份有所醒悟：

我的直覺是我們之中在此成為種子的，最後會比實際的需要還要來得更多，因為我們已知並非全部的人通得了這次的關卡。(聖經中)關於播種的格言講得很好，我覺得幾乎不是靠自己完成的，而是透過那最纖細的絲線。

因此對於我們這些已喚起記憶並且正閱讀本書卷的人們，Q'uo族群說道：

身為流浪者的你為了兩個理由而來：即服務與接受試煉。假若你釋然地了知每個人眼前的道路都是合宜的，都是自己設計的命定途徑，那麼請在這事實中找到安慰。

自始至終，在幻象內，總有股強烈的渴求，即沒有第三密度的沉重的身體和沉重的經驗。可是，一旦人身自然底結束，尋求的靈魂將凝視著過往並想著：「為何我那時不多學習點呢？這是多棒的一次機會呀！」

讓我們聽聽一些記起了其他行星故鄉的流浪者的陳述：

八歲的時候，我就跟所有人說我是來自金星，我也如此相信。我無法向自己或任何一個人做出滿意的解釋，但我對此十分確定。

\*\*\*

我愛上藍色星星，天狼星。它是我故鄉，我覺得。而我的心思.. 耶(yeah)、耶、耶，為之瘋狂。

\*\*\*

我知道自己並非地球人，我經過天狼星來到這裏，但從那裏來的我不知道。我是一名靈氣師父，並在療癒的藝術中享受我的工作，但我從不藉此收取費用。

對許多流浪者，如以下這些案例，星星本身觸發了鄉愁：

我想我一直知道自己是「星際人」，甚至在我認識這個詞彙或理解其概念之前。記得我在夏日的夜晚躺臥於青青草地之間，望著繁星點點，升起了一種深刻又悲傷的鄉愁。

\*\*\*

總想要離開這個星球，這個生命。總思及其他行星上的生命，總熱切盼望飛行於眾星之中。

許多流浪者被那美好的字眼「家鄉」所深深牽動：

有個重點，我太強烈渴望回「家」了。我承認，並告訴我一位朋友。但我不真的理解我的意思，因為在此生中我知道的所有的家鄉，似乎都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

我的夢境主題是有關遙遠的土地及實境，諸如從一原始鄉間的峽谷之上的山脊往下望去，哭泣著且思量著，「我要回家。」夢境中我感受到的深刻悲傷與鄉愁是廣袤無際的。

\*\*\*

很小的時候，我就會注視著天空，以及想知道我何以在此，何以回不了家。但我知道在這裏有門功課要學，以及有件工作要做。我從不覺得家在這裡，但我倒是很珍惜這顆星球所存在的美好。

這些屬於別處的記憶可能是微弱模糊的，然而卻傳達了：

我還未告訴她我從未說出口的一些其他事：從孩提時代起，我便已記得有某個地點/時間/生命，始終就是不可觸及的回憶；然而正如以往的模糊不明與可望不可及，那份情感上的連結竟比我此生裏的任何其他經歷還要強勁得多且更有意義。在過去的數月期間，那些影像顯現出一股更巨大的力道及清晰度，雖然我還無法將它們帶入意識完整亮光之中。

\*\*\*

我將試著摘要以及在今日人類語言的界限之內，試著找到詞彙去形容那確實難以形容的東西。這個「記憶/經驗」的發生，在今天仍如以往一般地生動鮮明。它形塑與鑄煉我這個人還有我信奉的一切。相較於我周圍實際的物質世界，它至今對我而言仍持續著較真實的樣貌。

湯瑪斯(Thomas Wright)以一種辛辣又令人不安的思考結束了這個段落：

我認為我們皆欲知自己究竟來自何處，但也許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能回去的話，我們會感到那種親密的自在嗎？或由於我們的新經驗反倒讓我們變成了陌生人？

可不可能對故鄉還保有像現在一樣的感覺呢？有「家」就能讓我們快樂和安寧嗎？想一想

吧。或許，一旦選上這條流浪者的路，就必須一直向外拓展，絕不靠近，家。  
知足可能便是一個實體要付出的代價，為了(保有)冒險以及驚奇。

## 第二章 分離的解剖學

### 來自家庭的分離

在某種程度上,每個個體至少有時候會感覺到與家人或朋友間分離的痛苦. 但,對於流浪者而言,終其一生都不間斷地、敏銳地感覺到分離. 它並不是來自大自然,而是來自與其他人類的一種分離.

對於許多流浪者而言,分離感早在[處於出生家庭的]幼年時期就開始了. Q'uo 說:

所以在流浪者心裡有種混亂的感覺.

你發現自己存在於這個世界中. 卻不屬於這個世界

因為這個狀況似乎充滿不舒服,許多已經在這兒流浪的人,是非常悲慘可憐的,他們找不到任何舒適.

為了回應流浪者舒適的需要,有些人在他們討論當中,大量傾向藉由鼓勵一種與地球原住民分離的感覺,來緩和流浪者的痛苦.

我們不鼓勵這種思考傾向,因為每一個流浪者,  
降臨並進到地球領域的影響之中,就要負起身為地球公民的責任.  
和任何其他地球原住民同樣的多,  
當肉身經驗結束的時候. 流浪者可能會期待走向光明的階梯  
正和任何生長在地球的原住民一樣,  
如果這些步伐最終邁向的舒適點在第三密度之中,流浪者將不會回到他的家鄉振動鏈結,  
更確切的說,應該會持續在第三密度學習,直到具備畢業資格為止.

我相信這是一個重點.

我們不一定總是在地球上. 但是.我們在這兒具備了跟地球原住民一樣的肉身、流著同樣的血液、踩在同樣的塵土上,同樣遵守離境的必要條件.

我們將不會回到我們原有的家鄉密度。直到我們了解這點，並工作自己產生足夠的極化好讓我們從目前第三密度的經驗中畢業。

成為這裡的原住民似乎把我們與永恆的流浪者靈魂分開，雖然事實並非如此。

Latwii 群體說：

分離似乎變得非常深入，以致於讓一個人忘記石頭會唱歌。  
地球高聲歡呼著。樹木也在春天的時刻輕快地跳躍著。

一個人要感覺自身與那存在於萬有之中的生命分離，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  
感覺與自我分離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感覺到自我內在有許多派系在鬥爭，必須使之和諧；  
發現自己分析、再分析，卻是徒勞無功。

諾瑪(Norma Talvik)描述他基本的境遇。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廣結人緣者，生活中大部分都是靠自己。  
很確定的，當我四周圍繞著一大群人時。我從不會感覺到更孤單或者被孤立。

迄今，就個人而言。我愛人們，並且有許多美好的朋友。  
但那並非是我的家人或我的家。

我可以感覺和一隻動物非常親近，如狗、狼、馬、或其他動物，但對人類則不會。

把這個現象運用在原生家庭上，當家人拒絕流浪者，  
當事人會經歷一段曾被報導的混亂期。

在我這一生有過許多經驗，我現在才開始了解我是與眾不同的，  
除了其他小孩會認為我”不一樣”的事實以外。  
我的”家人”也希望把我掃到地毯下面。\*  
(\*譯註：這句可以換成中國諺語——‘家醜不可外揚’。)

無論如何，某些流浪者具備比較頑強的素質，他們拒絕家人，  
而非等著家人來排斥自己。

當我年輕的時候 我總是認為我是被收養的 即使我知道其實不是這樣。  
我經歷了一段艱困的時光，因為我不覺得我被父母所接納，即使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方式愛我。

\*\*\*

在成長的過程，我常在想我父母並非我父母，我家人也並非我家人。

我 ”真正的” 家人將會到來，並帶我回家。  
甚至我母親也說過 若不是我看起來那麼像她，她不會相信我是她的小孩。

一個頑強讀者的心聲！  
在此，Q’uo群體分享了一些洞見：如何和這些感覺共處。

在第三密度裡 唯一的催化劑就是愛與恐懼。  
實體在嬰兒期之初，被包裹在愛中。  
愛被知曉 遍及他整個系統。  
他學習去關閉自己，以變成分離的個體，  
變成有防衛心態，因為很明顯的，有些事令他恐懼。  
外面的世界有些實體與物體可以傷害他。  
所以在第三密度中 靈性生活也許可以被描述成  
學習如何去愛 或 如何釋放恐懼 的過程。  
因為恐懼就是愛的一種扭曲，它假設分離存在於各個生命之間，  
導致一個實體對於可以增加安全與舒適感的人或事物，傾向做出某種回應。

對於那些多少因為與家人的混亂關係而感到罪惡的流浪者，Q’uo 說：

這種分離的感覺存在於這些流浪者之間，這件事不需要以失敗的眼光看待，而要以單純的眼光來看，一個實體需要靈性上的巨大勇氣去嘗試將一生奉獻給造物主，特別是與其他實體相關聯這部分。

在我原生家庭的境遇裡，我感覺我比較多時候扮演滋養者，而非被滋養的角色。  
以後見之明而言，那是極好的催化劑，但在那時，感覺不被(家人)支持是非常痛苦的。  
即便現在回頭看，這段記憶也並非如黃金般美好，  
雖然長大以後因此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並持續有機會成為支持與鼓勵自己的”父母”。  
我們需要小心地看待我們如何跟自己對話。  
在我們服務他人之前，先完成以下服務：支持內在自我、自我的信仰、以及自我接納。  
原生家庭沒有辦法做到的，我們可以把這部分包含在自我裡內。  
我們變得能夠自我肯定，在我看來，那是一個美好的開始，接著也能夠去肯定別人。

## 控制的議題

我們為什麼選擇我們的家庭？  
Q’uo評論道：

在這小小的群體[家庭]之中，不論是福是禍，實體們具有最牢固、最深入和持久的機會。

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有可能變成另一個人所謂好的經驗；也有可能變成能夠毀滅他人的復仇女神和復仇者。

家庭是第三密度經驗中非常深刻的一部分；並且蘊含豐富的機會朝向服務自我與其他自我；在自我和家庭群體往來的挑戰與各種情境中所產生的許多極化機會，我們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

流浪者本能地了解到社群是重要的。  
這個本能幾乎總是可以穿透遺忘罩紗。[罩紗是降生在你們星球第三密度的標記]。

星際聯邦實體談到一個較大規模的家庭。  
也許他們的意思是包括靈性家庭，即我們在生活中聚集的(朋友)圈子。  
我自己所恢復的外星人記憶是一個豐富的”部族”生活，  
在那兒，每個孩子都有許多成人接受他們的問題，還有許多其他的小孩和我一起生活。  
我認為這種延伸家庭，由具有類似靈性興趣的人們組成，在較高密度中，是一種常見的生活方式。

你們每一位都是這個大家庭中的一部分，此刻，你們在幻象中行動，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激勵著那些疲倦的人，並提供援助給那些走在這條路上有困難的人。  
太一造物主的愛完整地居住在你們每個人當中，只需要最渺小的需求或靈感即可將它點燃為火焰；你總是可以從知道這件事得到安慰。

理論上，這個建議聽起來相當簡單易懂。  
這個建議是要我們和大家庭中的每位成員協調一致，彼此合作。  
但，不管怎樣，當人們聚在一起時，總是會有控制的戲碼發生。  
某些人會設法改變自己去適應別人：

昨晚，在一場討論當中，我突然說了以下的話：我已經付出全部生命去改變自己來適應別人，只為了能夠與他們相處。  
現在，是時候了，我將要停止這種改變而開始做自己。

無論如何，從邏輯推演的角度看，做自己絕非易事。  
賀密士學派(Hermetic)的教導—”認識你自己”，開啓尋道者內在巨大且陰影籠罩的深沉自我，在那兒，搜尋的光線總是黯淡且狹窄，有著許多自我的深邃角落。  
有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需要與家人共處，卻試圖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控制別人的行為。

Q’uo談到這點

渴望控制經常奠基於一個願望，即自我決定以某種方式去協助他人。  
不管怎樣，你自己事先決定服務的方式經常成為一個被錯誤引導的渴望，如果太過緊抓這個渴望不放，會導致一個人錯過一個機會-- 不預設立場，更和諧、更有效率地去服務的機



會。

我發現龐貝克(Pupak Haghighi)的故事可以具體說明Q'uo剛才那段話。

1996那年，她是一位定期出席我們群體集會的成員，  
對於一位熟識男性的不適當行為，她正當地感到憤慨。  
這個已婚的男人曾虛偽地發誓說他只想跟她做朋友，卻趁機跟她求愛，她設法閃避。  
她理所當然地感到受辱並大發雷霆。

當她詢問關於這個經驗時，以下是Q'uo對她說的一些話。

許多生氣的感覺是橙色光芒正在發生阻塞，在這個光芒，妳工作自己與另一個自我。  
這是關係的脈輪、臍輪，許多實體們從這個脈輪試著控制別人。

一個下腹部處在緊張狀態的人，時常會對兩種人起反應：企圖控制的人或反對控制的人；  
因為自我正嘗試控制另一個人。

不管是何種情況，該實體不只在紅色光芒，也在橘色光芒中心經驗某些阻塞。  
當憤怒發生的原因和社會、文化、或群體有關，這股憤怒也會發生黃色光芒的阻塞。

這意思是說，作為一個能量使用者，你會突然感到糧食配給短少，  
雖然能量還是會無限地湧向你，能夠上升到心輪並開啟心輪的能量(因此)減少許多。

所以，一旦你接受了自己的黑暗面，你便擁有一個漫長的工作計畫的基礎。我們可以稱之為  
從隱藏處走出來。

我們給予器皿一個衣櫥的影像。

它彷彿就好像是你的恐懼，你的阻塞。正如你經驗這個催化劑並製造憤怒，

這些東西使你自己縮成了一團，進入一個擁擠、狹小的空間。

一旦妳確認、接納、並原諒自己的憤怒，工作這個憤怒的技巧是看見唯有愛才能處理這個  
令人關切的事。

無論是哪一種關係，沒有例外的。星際**聯邦**實體們提供了信仰、希望和真實的想法，還有永恆的理想。

多麼艱鉅的挑戰！去充分地愛一個粗野的下流男人以看見原諒他的方法，然後繼續前進。

容我說，除了應用愛之外，當下一次這位倒楣的先生又企圖在這個冥想團體說謊時，

龐貝克女士會表現出令人畏懼的兇猛和優雅的攻擊性演說。

對我而言，一個難得吼叫的人，用這種恐怖嚇人的方式，是令人愉快的一刻！

但是，回到控制或不控制他人的基本觀念上，放掉控制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概念。

無論如何,Q'uo建議如下:

當實體領悟到並不需要擁有超越他人的力量時,  
就會決定不企圖以力量超越另一個人.  
因為所有的造物都從內在自我展現它自己的力量.  
因此,所有神奇的工作,都在自我之上被完成.  
沒有操控、教導、控制、改變 或 勸告其他實體們的需要,  
只有讓內在自我做到以下這些事情的需要:  
讓自我越來越平衡的鍛鍊,  
明確地接受自我(個性)普遍的本質,  
於是選擇清澈與明晰地服務他人,  
克制自己去判斷或控制他人,  
並練習愛自己、接納自己,  
當察覺到自我犯錯時,允許自己原諒自我.

## 身體的疾病

我是一個體弱多病的孩子,出生時有一隻眼睛往內凹陷到腦部松果腺體或稱為”第三隻眼”的位置,就在額頭的正中央. 醫生擔心會造成大腦損傷或早夭, 以及許多其他先天的眼科缺陷: 如緩慢的對焦、缺乏夜視及辨別顏色的能力, 並缺乏對縱深的知覺.

兩歲時,我患了非常嚴重的風濕性熱, 醫生們再次預期我會死.

當我脫離險境之後, 他們說我還可以再活五年.  
1956年, 我13歲那年, 我的腎功能衰退.在我15歲時又發作了一次.  
當時, 一個人若得到血管球性腎炎, 他沒有任何選擇, 那時沒有腎臟移植,  
也沒有血液透析(即洗腎).

再次地,不是活就是死,我通過這些考驗活下來了.  
雖然在這段期間得到的風濕性關節炎跟著我一輩子.

醫生們經常告訴我父母.我的壽命不會太長.他們要有心理準備會在我念中學以前失去我,  
然後是在上大學以前, 在25歲以前,在我30歲以前,..我卻一再比他們的預測活得更久.

現在,我正享受著我第58個年頭. 數十年來, 我一直有慢性不適症.  
所以當一群流浪者寫下他們自己掙扎奮鬥的故事時, 很能夠引起我的共鳴.

對”流浪者旅行”這個觀點, RA提出一個看法:

由於第三密度與較高密度的振動變貌之間有著極度的差異，如果你願意(你會發現)，流浪者們有個普遍的慣例：某種障礙的形式、非常劇烈的困境或疏離的感覺。

在這些困難中最常見的就是疏離感，對行星振動的抗拒反應表現在個人的疾病上 [如你所稱]。身體複合體在調整自身適應行星振動的過程中，藉由疾病顯示其困難。

我們或許不樂意聽到這種說法，但對於流浪者來說，我們需要去面對這個事實，我們比許多地球原住民更加容易生病。

蘿拉(Laura Knight-Jadczyk)這麼說：

我這一生經常在生病。我無法吃、睡、甚至像一般人一樣的呼吸。我一直被恆常的過敏症狀折磨著，耳朵感染、眼睛感染、女性方面的問題，神經性的問題，最嚴重的事件是我在1994年，甚至折斷了頸骨。我曾經歷過七次重大手術，我的骨盆在我分娩(生產)時裂開，導致我幾乎一年不能走路。

然而，這一切都是課程，而那是另一個故事了。只要上帝確實允許我去認識祂，這就夠了！

這個苦難以各式各樣的慢性疾病顯現。我自己的風濕性疾病在流浪者之間是十分常見的，一位如天使般的紳士寫信給我說：

依我看，當知覺正在擴大增加或提升之時，纖維肌風濕痛這種疾病不是起因於地球的能量、就是被它所影響，我相信，纖維疾病，慢性疲勞症候群，艾伯斯坦-巴爾症候群，和紅斑性狼瘡相互間有密切的關聯，甚至可能是相同變異(致病機轉)的疾病。在加拿大甚至有一個男人，將這些疾病稱為”靈性尋道者症候群”。他沒有跟其他人一樣，宣稱他們是相同的疾病，但對我而言，這些病的症狀和纖維疾病幾乎完全相同。他強調，它的成長速率如同流行病傳播一樣迅速。

這一類疾病的成長率突然很自然地上升，因為許多流浪者來到地球，並被它的振動所影響。現在，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有沒有一個解答？從俗世的角度來說，沒有。所以，也許我們在對待身體疾病的工作上會變得更精湛熟練，但我們傾向感染到這些疾病，是由於我們深層核心振動與第三密度的**地球振動**不匹配造成的副作用。

還有一件事。我認為這個不匹配吸取了我們天然的第二密度身體，如同黑齊(Heikki Malaska)報告說：

我一位從事傳統中藥的醫師朋友，能夠清楚無隱藏的看見任何基本能量。在檢視我之後，驚訝地說：她發覺沒有任何能量支持著我的免疫系統，這讓我非常敏感，容易受到外在影響，諸如飲食、天氣、壓力等等。

免疫系統受到危害似乎是一個中心議題，或許有許多思維可以被帶到工作中，用以工作這個基本能量的缺乏。

在黑齊這個個案中，他設法療癒了他自己的一個疾病：

我自我療癒了我的坐骨神經痛，在一次非常嚴重的情況下，我唯一可以離開床的方式是爬行：走路時，我先細察健康這一邊的肌肉/骨骼之移動方式，接著再把知覺轉移到生病的那一邊，並且教導它用健康的方式去移動。

自從疼痛不再困擾我之後，我甚至再也不去在意及考慮以醫學專業的觀點來看，自我療癒到底有沒有可能。

當一個流浪者可以顯化療癒能力，那是很美好的，我從來都做不到這樣的事。

雖然我處理得夠好了，耗費兩年時間與輪椅同行之後，我終於又站起來了。

種種不同的風濕性疾病、關節炎、狼瘡、和纖維性疾病緊緊地跟著我，我在那兩年除了在家哪也去不了。關於這一點，星際聯邦實體有一些好建議：

當催化劑提供給實體，如果催化劑沒有被使用在心智複合體上，它就會滲入身體複合體，而以某種身體扭曲顯化。若能夠更有效率的使用催化劑，身體的扭曲就越少。

在這些你稱之為流浪者的個案當中，他們在先天上與第三密度振動形式就有回應上的困難，並且有著模糊的記憶：這些扭曲在家鄉的振動中是不必要或不尋常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我們發現我們必須處理與催化劑的關係，在心智與情感平衡上工作或者工作我們的身體，在我們平衡的過程中，若沒有釋放掉這些扭曲，身體就會把它們演出來給我們看。

我們將和能量中心的概念一同工作，在後面會提到與它們的平衡相關的更多細節；

我發現這種觀看身、心、靈能量的方法，對我而言是非常有幫助的；我很樂意分享它，基本的原則是：

處於疾病的情境中，心為了療癒而哭泣吶喊；療癒是個無形的過程，心智藉此察覺到一個比被疾病更強有力的能量場。

較高真理將會影響次要真理的改變。至少，這是一個理論。

我可以想到好些身體上的戲劇性事件，我還不能顯化肉體健康，我卻已經能夠大大地協助我那衰弱到快要倒下的心靈。Q'uo群體說：

當降生前的選擇已給予你一個難題，要有信心——你的靈性進展足以讓你參予你自己的命運，這些事件的發生並不僅僅因為偶然；那些表面上的貧窮、表面上的限制、表面上的困難、表面上的疾病，都是你往前的助力，它們豎立起某種情境，在不利的情況下，你還能學習到愛的一堂課。

對於正面、或服務他人導向的個人而言，你們的(第三)密度是最後一個存在真正不利狀況

的密度\*。

只有在這個密度中，選擇的密度，這種情況才會發生。

於是知道，每一個在你前頭的難題並不會超過你能工作的極限，它不是為了擊敗妳而存在；你不會為自己規劃出那種不可能的任務。

但你正使出全力伸展自我，因為你希望改變，在愛與服務中，你希望變得比你現在更加極化靠近造物主與其他人。

(譯注：第三密度是選擇的密度、第四密度是愛的密度、第五是光的密度、第六是一的法則的密度.第七為永恆的密度.)

過敏是流浪者疾病中最常見的一種。

1968年.我被大量而嚴重的過敏症狀淹沒.當時我剛加入唐(Don Elkins)的團隊，全天候為他工作，原本溫和的慢性風濕性疾病轉為急性症狀且幾乎無法處理。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時間安排顯示：我決定加入唐的工作誘發了這些限制.這使我能夠更加地注視內在.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正面的改變，形而上學而言，它發出一個朝聖之旅開始的訊號；這是最為感恩且到現在仍持續進行的事。

一位過敏專家對我測試了48種物質，我對它們全部都過敏，流浪者基本上對地球過敏，我聽了許多這樣的例子：

我確知一件事.就是我對地球上每件東西都過敏：黴菌、花粉、化學物品、香氣、石油化學品；列表下來似乎是沒有窮盡的。

這個星球只會令我生病.雖然我愛它的美麗.並住在森林中，但地球對我而言.從來都不像是一個家。

\*\*\*

五歲那年.我被診斷患了氣喘，醫生說.我可能打從一出生就擁有它了。

這意味著.我對環境中許多事物都過敏：灰塵、羽毛、貓、狗、草莓，所有這些東西不是令我打噴嚏.發癢，就是害我起疹子。

反諷的是，它也保護我沒有成為越戰的特遣部隊.也讓我遠離殺人的可能性。

Ra對過敏的洞察如下：

過敏看起來也許是心/身/靈複合體環境中 心智複合體在較深層次的拒絕。

因此，過敏也許可以被視為 深層自我的心智/情感變貌的純粹形式。

除了疾病與過敏外，敏感特質也是(流浪者)身體圖像的一部分。

我記得在童年就覺得跟別人不同，我認為其他人不會像我一樣有這麼強烈的感覺。

我發現去看、去讀、去聽任何暴力或殘忍或悲傷的事情都很困難。

對我而言.似乎大部分的人都能夠用一種 ”喔，好吧” 的態度去理解所有事情。

有時候.痛苦的圖像,或文字,會不斷困擾我好幾個月。

有些則一直困擾我到今天.大約八歲大時，我在枕頭下放了一粒豌豆.我認為我的不同是因為我是一個被遺忘的公主.我確定你知道這個故事，當我醒來時伴隨著頭痛。

\*\*\*

有好幾次我的頭頂非常劇烈的震顫，我經歷了一段被搞的團團轉的艱困時光。  
我處理的方法是讓自己忙於其他事物，積極地分散對它的注意力。  
然而，一直存在一個我無法解釋的內在呼喚。

每一個流浪者都用一種獨特的方式覺察敏感，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傾向。在此，布里西斯(Brisis)和黑齊(Heikki)談論到這個敏感讓他們嚐試調整自己去適應其他人：

我想要說，我發現事情變得有點容易了。  
或者說，至少我對自己以及我在宇宙中的位置 開始有一個較好的理解。  
但這並非是必然的。  
我發現我自己每天阻擋掉各種能量，但帶入我想要的能量則經常是困難的。  
因為我變得非常地有同感心(empathic)，或者更確切地說 我的同感能力已被喚醒。  
與其說試著堅持自己的立場，以及嚐試去描繪別人與我之間的能量；不如說我把自己與它們隔絕，有點像是自我的防護罩。

\*\*\*

我過去常為輕微憂鬱症的瞬間發作而受苦，直到我學著認出某個沮喪的人正在我附近，而我正好把頻率調整到那個地方。

以我的經驗，男人與女人都一樣，只要他們覺醒了就傾向擁有這個敏感能力。Hatonn群體以生動的口才談到此點：

通往靈性的路徑沒有確切的承諾，只有偉大的承諾 並且 有著非常容易受傷的持續性風險；當你試圖尋求學習時，敏感的能力總是會與你同在。  
我們與你一同在這條路上-- 容易受傷、愚蠢、同時也是完美的，在造物者的愛中日趨完美，與祂合一。

## 目的

對流浪者而言，”目的”是一個核心字眼。  
一個人帶著一個目的、某種任務進入生命中，通常會有一些感覺。  
他通常不覺得是個負擔，而是一種榮耀和責任。  
尋找出這個目的是什麼可能要花一輩子的時間，我在此看見兩個層次的議題。  
Q'uo 概論生命的目的如何被看見，來自星際聯邦的實體們說：

我們時常說，你們在第三密度的一輩子，好比是一所學校。  
在這個幻象裡的目的是驅策第三密度尋道者從頭部移動到內心。

容我們說,智性的思考雖然有光的能量,情感卻有心的能量,因為這個因素,情感  
比起大腦能包含與述說的智慧 含有更深奧的資訊。

從頭部到內心這十四英吋的旅程似乎是最必要的。

這劇烈的痛苦促使一個人釋放智性與邏輯的考量,我將它視為一件好事,它讓我回想起唐  
的”180度規則”:如果我們認為某件事對我們而言是好的,它對我們來說就是壞的;反之亦然。

我的朋友們,傷心和悲嘆深深地存在每個實體內,就好像大笑和歡喜也深深地存在你的結構當  
中.具有肉身的目的不是要免於眼淚或笑聲;也不是要免於悲傷或歡笑.毋寧說這目標環繞著  
尊敬和憐憫,一個實體感覺到每個感情都想到這個目標,不偏好任何一種情感,不否認任何  
純粹的情感。

我們請求你去愛、接受、原諒自己,大膽勇敢地開放自我 並 允許自我的療癒、  
記憶的療癒、肉身的療癒.進入這些關係之中,讓愛的精靈之光開始運行。

所以,對所有生命來說有一個普遍的教育目的,我們全體來到這裡學習愛的課程,去體會這世  
界提供給我們的 並 找到越來越多平衡與技巧去解決這些功課。

它是正確性且有週期性變動的感覺,這份感覺將來到一個會正確使用她/他的禮物的人身上。  
我們讚許你的思考過程包括這樣的感覺的覺知,它讓你知道你正處在正確或不正確的道路。  
對每一個擁有直覺和內在知曉的人來說,一個人能夠汲取並倚靠這份感覺。

我們將再次回到這個普遍的教育性目的上.現在讓我們用另一個覺知去注視 ”目的” 這個字  
眼對流浪者而言,如同一個確切的鈴聲。

**流浪者**時常會覺知到有一個靈性目的駕馭著他們的肉身。

我花了25年的時間發現一個和平的所在,並了解我在此的目的。

我已經擁有許多來自單紗另一邊的幫助.對此我永遠地感激。

沒有這些幫助,我不可能找到這個目的,至少此刻是如此。

當我還很年輕時.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個特別而強烈的感覺-- 我到這兒來為了要完成某  
件大事.我注意著這個感覺並想著,喔!那感覺又來了.但 我要做的事究竟是什麼呢?

\*\*\*

我認為自己**有**一個要在地球上完成的課題,但我仍不知道它是什麼,除了知道 我們必須察覺  
增加我們的愛/光/知識,以及把自己準備在最好的狀況,包含了靈魂、心智、和身體三方面!!!

無論如何,這個目的覺察的層次並沒有那麼令人煩惱,不如許多流浪者感覺到有關他們的目  
的和使命感那樣急迫。

一年前我感覺到我需要快點.那感覺的來到是因為我**看到了**”時鐘”,時針與分針指向的地方  
還差三到四分鐘就午夜十二點.我 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些呢?除了和我住在一起的女兒外.我沒  
跟其他人說過.無論如何.它只不過是幻覺的一部分。

在此，另一位流浪者也提到了時鐘。

重要的是我們完成了哪些計畫。

老天，我真的希望我能夠記得我曾經規畫了什麼。

我很擔心我可能忽略了某些事情。

如果我遺漏了什麼，希望上帝會把它顯示出來讓我知道。

自從我看見時鐘後，已經有兩個例子發生。

關於這件事我也許曾經寫信告訴過你，但我現在不記得了。

一天早晨，在時鐘出現後我醒來，腦海中出現這樣的字眼：

“我必須快點”。

接著，大約在六星期以前，我醒過來同時有個聲音告訴我“時間越來越不夠了”。

它可能是指某些事情，我不確定是否是指接下來幾個月的事件，從1999年，八月開始計算。

或者說我的肉身時間已經快用盡了。

我感覺到，我們在這裡的主要使命是很簡單的一件事。然而，這件事幾乎總是被流浪者們忽略掉。因為依照我們文化階層的道德觀，我們總喜歡假設，認為使命就必須是一件很獨特的事情。但我感覺這件事不是，更確切地說，我感到我們的目的是在當下，在地球平面的範圍內，活出我們的生命，呼吸這裡的空氣，享受地球這所學校的所有經驗。

我們來到這裡做我們自己，因為當我們做著這件事時，我們的振動頻率就會反映出我們家鄉較高密度的振動方式，或者我們覺醒的心，而這些會幫助提升**地球**平面的振動頻率。

那些屬於內在平面的靈性世界的實體們，無法執行這個任務，因為它們沒有肉體。

他們不呼吸空氣，也不是必死的人類。

我們來到這裡奉獻我們的生命，一刻接一刻，為了地球與她的子民。這不是一個”大”使命，因為它與 **做** 什麼無關，而關於 **存在**(being)。

這些認知當中很常見的一個錯誤是以為走在靈性的路徑上有某些事是很獨特的，某人被假想成有某些職業生涯規劃，有個急迫的感覺說：該是服務的時候了。

我來到這個地方，該是依著使命而行動的時候，正如我們曾藉由這個器皿說過。

我們感覺對於生涯規劃的想法是一種妄想(chimera)。除非這個生涯被視為一種存在的天職。每一個內在的你都是完美的。你們每一個都是太一偉大的起初思維的全息圖(hologram)。它以不扭曲的形式被攜帶於你的每一個身體細胞，以及所有較維細的身體 [它們以自身的複雜性構成你的心智、身體、和靈性] 中。

## 心智遊戲

現在，我們先將目的論想法擺到一邊，依然有很多事物是關於流浪者典型的 充滿困境的精神境遇。那是因為比起許多活在共識實相的實體而言，我們對於不同的事物，有太多的”作為”。



我的頭腦傾向於反向思考，大部分時間我傾向於走更困難的道路。

\*\*\*

我總是有個與眾不同的思路，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發現幽默，在許多例子當中 我必須解釋我發現了什麼有趣的事。

\*\*\*

置身於人群中我總感到我是與眾不同的，包括與我的家人，不是覺得比別人好，只是不一樣。我的興趣總是游走在邊緣，我的信仰與生活方式也都是如此。

生活在其中是多麼令人灰心呀，我從每天與這些人談話他們一直在經驗著這樣的感覺，並過著一種艱難的生活。就像今天，法老(筆名)曾寫下基於這個迫切的感覺的關切，他所談的主題，大部分的人會覺得離他們太遙遠了。

他設法努力去連結，卻仍然有阻塞。因為他的頭腦運作方式跟常人不同，所以無法與人們有所聯繫。就像大部分的流浪者，他擁有最高的理想和希望，卻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拒絕，這是多麼令人沮喪呀！這些流浪者也表達了這樣的感覺：

這裡的振動對我來說似乎非常負面，我經常要把自己從這個世界拉回來；躲起來療傷。我在這個世界的的行為 似乎/感覺 經常是無益和愚蠢的。做和學每件事都很痛苦。

\*\*\*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我總是相信愛具有最偉大的力量。  
但成長對我來說卻是一個創傷經驗，這個世界有許多的恨意。  
我發現，我經常並不了解在各種境遇當中 人們期待我有什麼表現，  
我花了許多時間研究文化社會、禮節和心理學。  
就像許許多多其他的流浪者，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了解 -- 你不能信任任何人。

真是悲慘！然而，我不能說那不是真的，因為我從小到大也感覺到了地球上這些野蠻的振動。我想流浪者們在人際關係中都看見了這場遊戲的演出。

打從很年輕的時候，我不知為何就知道我並非來自這個地方(地球)。  
我完全不能讓自己去認同人們持續在玩的各式各樣的遊戲。  
我尚未有任何工作能力去和人們產生關聯，因為許多事情感覺宛如活在一個不同的夢境當中，我正從後面透過一道簾幕觀看著他們的行為。  
我當然同意無限造物全體能夠很容易地被視為一個夢境、或一場遊戲、一個揭露自我跟自我之間玩耍與舞蹈的神聖過程。雖然這個想法對於被這世界拒絕而顯得步履蹣跚的流浪者而言可能並沒有很多幫助。以下是另一個心智(頭腦)遊戲的觀點：

“我不在乎”是多麼容易說出來的一句話。事實真相是，其他人並不了解。他們不能夠也不需要了解。但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就會了解。  
你必需去在乎，當你能夠察覺到超乎人們覺察的”正常”範圍以外的事物。你的感覺就更敏銳了。

如果你不在乎，你不會有感覺，那也沒關係。

但如果你沒感覺，你將無法學習到你和你自己之間不同的地方在哪裡，還有他們和他們自己不同的地方又是什麼。你必須認識你自己，大部分的人們不認識自己！

如果你不在乎，要認識自己是不可能的。

對流浪者最好的建議是：去關心、撤下心防、把心別在衣袖上\*，即使知道會被無理對待並且被誤解。

持續地關心並不容易。有時候沮喪似乎是全面性的，誠如我對法老提議的，我最好的忠告是用一顆開放的心把焦點集中在面對當下，在那一刻當中尋找愛，然後跟隨愛。

(\*譯註：這個片語出自莎士比亞的奧塞羅，源自中古世紀騎士將愛人的緞帶繫在衣袖上的習俗。)

這也許意味著不需與人分享我們個人的真理，因為當沒有收到邀請就提供意見，如果我們的個人信仰系統與社會公認的價值觀有所偏離，如同許多流浪者的現況，這個意見時常會遭受(別人)漠不關心的態度甚至是公然的敵意。

這也許是指要把焦點放在我們該怎麼讓其他人感覺更舒適和特別上面，允許人們與我們而非我們的信仰產生關聯。不被邀請時就避免分享並非不誠實。作一個照顧與種植思想種子的園丁，然後繼續前進；而非在無人需要時 奉獻出自我的信仰之心。

拒絕停留在沮喪當中，我們似乎是孤獨的，而境遇是無望的。但事實上，和我們有相同狀況的人其數量是驚人的。隨著時光推移、命運開展，我們將會連結(相遇)。以下是一些勉勵的話語：

我真的覺得自己是走在正確的軌道(道路)上，雖然我感到疲憊，並蒙受許多痛苦，用沙啞的聲音訴說著各種現象，並咒罵著命運等等...我依然萬分固執地讓自己處於愛的振動的狀態中。

\*\*\*

這種感覺在我的內在成長，我朝向內在本質的方向前進 並 影響了其他許多想要在這世界上有重大改變的人們。我們做了某些事情去關切愛的課題並彼此相愛，創造一個心的家族。這個內在方向是非常堅實的，它也帶給我許多舒適感覺。

從被認定的標準中，我發現可以用一個卓越的方法來看待我們與世間標準不同之處。我們是一群從事內在工作的人。由外在驅策的世界時常不了解這點。

但我們在這裡提供協助，我們也有這個能力。在這條道路上，我們擁有偉大的夥伴。

流浪者在精神層面的問題還包括渴望公平正義。在這群覺醒的靈魂中，他們對於人類社會中不公平與殘暴行為的憤慨深入骨髓。Q'uo 評論道：

第三密度並不是一個智慧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密度。

相信第三密度有智慧是愚蠢的人。所以，一個人可以看到公平正義的理想，一個道德倫理與理性哲學的理想並未考慮幻象的本質或目的、或那些已來到第三密度幻象 具自我意識的實體。

在任何真實的知覺中，沒有多少可觀察的公平正義，因為每個實體在此生之前所創造的計畫時常故意地包含了困難、不公平和痛苦的情況，靈性抱負越多的實體，她將面臨的人生課程就越困難。

一些流浪者分享了他們與公平正義有關的悲痛。

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在學校求學的時候，一個老師對我們解釋偏見的意思，我覺得十分煩惱，心想 這是多麼不合邏輯以及不公正的概念呀！

我甚至開始在我的腦海裡撰寫一本關於偏見的書，大意是不管我們的皮膚是什麼顏色，不論是黑色、白色、紅色、金色或綠色，我們都有血有肉、有情緒、有感覺，會被傷害。

\*\*\*

當我看到世上一些不公平的事以及人們冷漠的態度時，我感到震怒。因為，我有一種視見能夠看出我們是一種有能力建造天堂的物種。

我們不難看見 這些精神壓力有時候會衝出可掌握的範圍，  
流浪者的結局便可能是心智上的困擾、心理上的疾病、或 自殺？如#245網友說：

作為一個流浪者，在你的頭腦裡會有個空間 在那個地方你知道你是對的。  
但就算你是對的 也沒什麼大不了。經常地，你甚至不知道為什麼你會認為別人是錯的。不管其他人說了什麼，也沒有人需要聽你的看法。情況就是如此，如果你去懷疑那個空間，你等於是在招引憂鬱與瘋狂的到來。

1984年在唐因他的疾病而導致他死亡之後，我有數年的時間需要接受精神治療。  
在那段時間，我們兩人都承受著某種疾病，我粗略地將它們稱為精神崩潰或憂鬱症。  
我們兩人不同的地方在於 信任別人的程度 以及 是否樂意傾聽別人嘗試給予我們的幫助。  
我存活下來了 唐卻陷於精神錯亂的狀態中而選擇了自殺。我知道他的離開對他而言是”正確”的事。

我由衷的認為，自殺從來不是個好主意。

但我能夠正面理解 當受到不堪忍受的壓力並感到絕望時 的確會讓人們想要結束掉這一切，但自殺不會結束任何事情。除了當下的生命及肉身的學習機會外。

在幻象一書中，李察巴哈說：或多或少，只要我們還活著，我們就仍有個使命尚待完成。還不是離開的時候。我同意，當繼續前進的時候到了，造物主就會帶領我們到另一個更大的生命體中。

我察覺到人們會把自殺合理化，是因為他們希望帶著尊嚴死去。  
我也知道，人們在我旁邊做了什麼 並不在我的職責範圍內。

我不會嚴厲地評斷一個人不該用這樣的方式去選擇結束她自己的生命。

但我感覺 無論如何 她已做了一個不智的決定。

我知道心愛的人自殺之後 一個人活下去的滋味是什麼。

以我自己為例，在我積極想死的那段日子，有六年的時光我承受著非常巨大的痛苦，

因為我自己的疏忽而在對話中遺漏了一些東西 或 根本沒說, 這些犯行間接促成了唐的自暴自棄.

到了1990年, 我開始緩和自我批判, 1992年, 我因內出血被送到醫院 並經由外科手術切除掉一半降結腸, 這個內在的死亡過程很自然的結束了.

一旦這個重大的困難被矯正了, 我選擇去做復健治療並努力擺脫掉輪椅 重新恢復站立的生活. 概括而言, 從1984至1992年, 我生活中的議程就是當我超級不快樂地走在自我批判的沙漠中, 要如何生存下去.

絕對不要以為 如果我們自殺 我們只傷害了我們自己.

每一個在經歷所愛的人自殺後還活著的人, 即使只是認識的朋友自殺, 都同樣會感到十分地可怕與不愉快.

一直到今天, 唐精神錯亂的臉孔的幻影仍不時地出沒在我心底 困擾著我.

他的受苦有如基督(的受難) 並且 是可怕的。

不論如何, 當時機到來時, 我被治癒了, 現在 我已經可以視他為我美好指引中的一部分.

但是 不斷出沒在我心底困擾我的影像和我的悲傷並沒有因此就不見了.

以下是其他幾位流浪者談論他們心理上的健康.

有時候我認為我已經失去心理上的健康了 並且變得自我保護 以免引起太多注意. 有些人嚐試在我身上貼上怪人的標籤, 因為他們不了解或八成無法了解來自他們內在宣稱的真理為何. 所以我總是要小心翼翼的.

\*\*\*\*\*

我被困在精神心理健康系統的極端痛苦當中.我是一個 ”偏執狂、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躁鬱症、受精神分裂侵襲的、性亢奮、古怪反常的.”

我已被監禁兩次.而我可以說.在醫院裡面我遇見比外面更覺醒的人們.

當我1990年住在精神病院時,我經驗到來自同輩份病人的偉大的愛和友情. 這期間幾乎沒有一位專業的治療者能相信我所說的. 我非常感激其他心智正常的病人!

這裡是一位流浪者和心理健康系統處的比較好的例子:

我24歲那年在精神病院住了三個星期(我還想住久一點), 一種存在上的谷底. 三月,即使在挪威南部, 大地仍是貧瘠的.尚未有任何植物發芽.只有去年的枯葉因積雪融化而顯露出來. 當我走過庭院.經過一座又一座的建築物時,一個景像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一片孤單、小小、乾燥的葉片 盤旋經過我的身邊. 在我有任何想法之前, 它就移走了, 我迅速地想到.這片早已死亡的葉片藉著微不足道的徐風, 又展開了它的生命之舞:

它動了起來! 行動又展開了.它告訴我生命是存在的.而且是活生生的.我也是活生生的. .這個聲音在我心底深深的迴響著.早已死亡的事物因風而重新活起來這樣的想法一直到現在都如珍寶般存在我內心幫助著我.

在下一章, 我們將完成一個過程: 當我們注視流浪者的情感問題和道路上的陷阱, 我們看見自己與一般標準有何不同

我希望當我們在前三章找到像我們一樣的人群之後，我們將更深入地了解到在深沉的核心層次，我們在地球上真的不孤單。我們是已經來到地球上龐大數量靈魂中的其中一個，我們都是爲了同樣的理由而降生到這裡。這些人都是美好的夥伴，當我們的故事繼續發展下去，我們將會連結在一起。

## 第三章 內在良知的再三啃蝕：頑固的痛苦

關於本章標題的一些說明：這個用語來自喬哀思(James Joyce)的著作，大概的意思是說當自我再次地覺察到內在的痛苦時，會有一個因反覆內觀而逐漸增加的有力影響，它會榨取原本已經脆弱的能量，並加深早已牢固的自我懷疑。我認爲這個內觀，非常能夠代表流浪者的典型。

### 自我懷疑

本章，我們更深入探討我們存有中純粹的情感，通常大部分存在於潛意識的能量。一個流浪者存在的基本經驗具有好幾個層次，比起童年時期或家庭的排拒，那些對自我不好的看法可以把我們推向一個更深的深淵。

陰暗而富於創意的潛意識情感流動，越深越黑暗，浮現在(我們的)感情生活中。

在這個層面，它真的全部都與我們有關，在個人的神話故事中，我們創造了我們的生命；在自我個性存在的舞台上，我們是主要的演員。

在這個區域，驕傲全面盛開，它做爲自我真理與謙卑的對照組，以及(小我的)最後防線。這也是自我懷疑和不安感所處的位置，深深的陰溝中殘留了未治癒的部分，同時，我們會試著在表面的行爲上配合文化的偏好，這些是我們選擇領受的。

自我懷疑會削弱一個人。流浪者很容易爲自我懷疑與不安的情感束縛所苦，因爲我們收到許多比較“正常”的人類的回應，有時候是不友善或懷有敵意。

人們藉由率直地表現出自我的恐懼來表達他不安的情感；或者，在表面上看來變得更自我肯定卻承受過多壓力。

不管是哪一種情況，這種精神官能症都跟自我價值的不安感有關。

當然，不只對流浪者是如此，對於所有人也是如此。

然而，對於敏感的流浪者來說，好像所有的問題都會顯得更加困難，更具傷害性，因爲這個情感痛苦的層次並不立刻從表面行爲顯現出來，它可以如此強烈錯誤地走下去，終歸變成

了一些難題，好比超心靈致意\*。這世上”正常”的人類 一般而言 並不受形而上學觀點的困擾。他們單純地，不曾經驗過 帶有相同特徵及共鳴的自我懷疑的痛苦（與流浪者相比）。以下是一些流浪者在他們頭腦裡的自我懷疑。

(\*譯註：這是作者對於超心靈攻擊的委婉用語)

為什麼有這樣的天人交戰持續在自我中進行？當我自己仍舊停留在一個混亂的局面時，我如何對其他人說出正確的事？

\*\*\*

我曾做過最困難和最令人討厭的事情當中的一個是：去年，我逐漸憶起 真正的我究竟是誰？這在那時，是最令人討厭的也是非常困難的事，我丈夫很擔心，我小孩也很害怕，甚至我們家的狗也是。我也看見原因，去學習信任自己及你的靈魂，是需要跨越的一大步，尤其當你全部的生活已經試著吞下這些觀念：去相信任何人、所有人，除了你自己以外。

流浪者在外在世界中，經常感覺處在眾多危險當中 敏感易受傷害。

我在心中告訴自己，”我很安全，沒有問題，”但是，情感自我卻正在高聲尖叫：  
“不，你不是。不，你不是。”

那只能證明我過去這一、兩年曾說過的：邏輯與知識並不足夠，心才能賦予事物的本質。如果你只信賴邏輯與知識，那麼，除了外殼以外，你無法得到更多。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可以明白一個自內心把本質找到並證明給我的情緒體看的方式。

”看吧！你是安全的，真的”

在一個因擁有內在美麗與愛的真理而被嘲笑的世界，感覺失敗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我想在生活的配方中 有個東西叫做缺乏、或者說 過量，我不知道。  
我感覺我的生活因為有太多傷心的眼淚而變得太鹹。喔，我多麼希望去創造愛與和平。我如此真誠想要的和平生活在哪兒呢？

我們很容易感覺到自己無法去服務，因為有時候自己是如此地混亂。

我存在是為了要幫助別人，這個念頭對我而言是有點傻的。如果你能夠看見我腦袋的想法縱使只有一天！你會發現，我多麼困惑、害怕、憤怒等等..等等。  
由我服務他人的想法聽起來多麼愚蠢，你知道，就像問道於盲！它甚至令我感到害怕。對他人保持開放態度 意味著一個人對他人敞開易受攻擊的弱點，這種情形也令我感到害怕。還有一種恐懼是犯錯，然而，一切都在進行。一個人所必須說的只是：”我需要說出來。”然後，所有的恐懼都消失了。我是如此希望，當有人需要我時，我只要往前走並一頭栽進去就好了。這部分的我 不讓我只是坐著 旁觀他人受苦。事情結束之後，所有這些感覺才開始升起。

自我懷疑顯化了一個人的較深自我的恐懼。

我相信我有一個恐懼——是關於我自己的力量。在大部分的事物中，我只能不自覺的一直走下去。但我越來越清醒，並感到這股澎湃的能量升起。我用吃東西來避開對這股能量的感覺

也避免支持這股能量。我允許自己落入一種模式，即我樂意為任何人做任何事，除了面對我自己個人的力量外。

**星際聯邦**經常談到這類的問題，來自我們小組的問題，關於情緒敏感和自我懷疑，並提及如何處理它：

當一位尋道者向一個靈性路徑的新體驗靠近時，他會感覺到一定程度的懷疑，這種情形是合宜的。因為這種懷疑或問題，是在準備尋道者的內在意識，要向未知的斷崖跨出一步；不知道下一步是否踏在堅實的地基上。

因此，如果你的心有興趣，卻對你的能力感到懷疑。我們建議你信賴你感覺到的渴望，把此刻的懷疑先放到一邊，以便讓路徑能夠經由你內在的熱情與渴望被指出，好使你的旅程可以繼續進行。

\*\*\*

正面路徑是充滿陰影、問題與懷疑的，必須持續的學習與平衡。正面路徑的選擇並非只是去選擇簡單的初期課程。

天地良心！我們絕不該只面對簡單與容易的事！  
通常那不是流浪者所描繪的路徑。

苦難與混亂可能遍及這個幻象之中，每個實體內心都被考驗著這些基本原則，並把它們放在經驗的熔爐中試鍊。

和善的對待你自己，不要期望太多，依舊把目標放在你面前，在實相中更新每一天的信仰，在幻象當中真的沒有錯誤這種東西。會有許多巨大的困惑與難解的謎題以及許多混亂與懷疑的經驗，每一個真理的尋求者在道途上都將發現這些東西，並設法一一克服。

有些流浪者具有較低的自我價值感，好比我自己，這樣有個立即的好處，也就是說，至少表面上顯出謙卑的態度。我一直認為，在意識內做工有四種最核心的品質：謙卑、耐心、堅持與幽默。謙卑有驚人的功效能夠拯救、維持個性的品質，我只能夠勉勵流浪者們孜孜不倦地培養這個品質。只要我時常提醒自己我就會記得。不幸地，對我來說它是所有禮物中最難領受的。因為驕傲是我最頑固的缺點，我工作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正當我感覺到我有一點點進步時，我注意到，對此我又感到驕傲了。**星際聯邦**談到關於謙卑：

那些負面與困難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可以學習他個人所能接受的謙卑，寧可觀察之後再行動，而不願(立即)回應。把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希望藉由武斷與不斷禱告去掌控。毋寧說，去了解這個計畫早已擬好，型態也已經設定好了；那是你和你的高我為你創造的最好的型態。這一次你所有需要做的是，允許你自己走在每一條你能走的道路上，持續張大你的雙眼，注視著你的感覺，找到顯化愛的方法，微笑著走在街上，用體貼親切的字眼與陌生人交談。

謙卑不需要包括自我較低的價值感，它毋寧是一個寧靜與和平的本質並且隨時留意當下的愛。

## 驕傲與臣服

131 是一個熱情洋溢 精力充沛有才氣的藝術家，當她投入她的創作工作時，她經驗到許多能量，感覺到某種高度的靈性。她寫信給我說：

我試著去了解**造物主**意志和我的意志，這兩者之間的不同。有時候我認為沒有半點不同。無論如何，事實是，我的意志也就是**造物主**的意志。但，就實際而言 我不認為這是真的，至少，不是所有時間都如此。關於這點你認為如何呢？我們是否可以劃一條線 去區別我們對這些事的覺察 以及 其中的實相？

去思考關於這些事情的好方法是什麼呢？我認為這個問題與謙卑的觀念有很深的連結，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用一個聰明的方式去講述它。

我要聲明，在她的問題中，一點都沒有驕傲的成分。當一個人在這個流動中，就會感覺到我們的意志好像和**造物主**的意志合而為一，她只是單純擁有這個經驗，並思考與權衡它們。我有時會有片刻、數小時、或數天的時光，會處於另類的狀態，置身於喜樂與光中。這些經驗何時要發生，我無法預測。除了說，逆境似乎會鼓勵它們出現。要如何去評價它們呢？同樣地，比較流浪者與世俗未覺醒人類差別的整個結果，並不是說我們比較聰明，或比較好，甚至比較有智慧。但是我們不只是感覺到不同，而且是感到很歡喜。去感覺到”更好”，是非常容易讓人感到驕傲。當奧斯卡(Oscar Wilde)說”或多或少。我們全體都是醉臥在陰溝裡的，但我們中的一些人抬頭注視著星星。這樣的態度多麼令人驚歎！Q’uo 說：

只要你還認為你有個需要辯護的自我，你就必須工作靈性驕傲，實體們絕大部分在這上面工作著：無論再怎樣地堅持、純粹、或虔誠地工作，他們已經尋求了一年又一年，但依舊仍有這樣的意識：是”我”在搜尋”，我”在觀看，”我”在尋求變成而”我”能夠做到的最好版本。

有時候我們會像豎立屏障似的將驕傲擺在我們面前：

去凝視實體內在的驕傲本質，就是去注視 自我為了防禦的目的，而創造的那個部分。也就是說，一個驕傲的人嚐試去發現一件好的、對的或高貴的方法來作為他思想言行的依歸。之後那人戴上一個最有效的面具，為了給別人一個好印象。彷彿一個人擁有一座雅緻的花園，為了保護它，在旁邊圍起20英尺高的圍牆；很顯然地，這超過了這座花園正常的安全需求。

無論如何，在自我之中我們可以看見這道高牆，那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能夠變得夠勇敢而讓高牆倒下：

所有這些真實靈性路徑的最後目標是 謙卑 和 心甘情願的臣服；你的軀殼、驕傲、妄自尊大、缺乏自我價值和恐懼，將所有這些情緒臣服給愛的大能與和平，並知曉妳即是愛。



## 精英主義

這種情形經常發生, 我發現自己正在思索, 我很高興我的靈性是覺醒的, 沒有沉睡在表象世界中、帶著沒有深度的見識漂浮著 前往乾涸的陰溝 看不見形而上的思想.

我把自己陷入一個週而復始的過程: 增加自我慶賀式的驕傲; 從隨後的自我批判中釋放自己; 然後重新開始.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我們流浪者好比是高尚的城市小夥子, 卻跑到農場上 而且必須穿過高高的、佈滿蟲子與牛糞的草地.

我們攜帶的情緒本質, 或者 當我們靈性覺醒時發現這點, 我們對於地球上的紛亂、忙碌的愚蠢太過敏感, 至少, 從我們帶有偏見的觀點來看是如此.

唐喜歡說 我們都活在地球精神病院中, 而他很高興擁有一間個人房. 他真的感覺到地球上的思考方式是瘋狂的. 有時候, 你很難不同意他的說法. 但Latwii 群體說:

負面原則就是加強分離幻象的原則, 它隱含在所有造物之中.

接下來, 分離幻象可以被那些得到負面極性知識的人, 用來支配那些不被我們稱作精英的人, 容我們這麼說.

任何個性堅定的人, 下決心要成為精英, 之後. 那些個性就會被用來從非精英中區分出精英. 因此, 在許多、許多你內在環境中的某些部分, 你可以看見扭曲朝向負面. 的確, 在自我之中, 並非所有實體都為一. 但是, 你, 不正包含全體嗎?

一些流浪者明白的否認他們比任何其他人還好:

我討厭人們把我當作比他們更有智慧, 或把我視為一位老師.

我認為 老師/學生 都存在我們全體裡面. 我從任何能夠任何有接觸的人身上學習到一樣多的東西.

我並不熱衷權力遊戲 或是 有什麼優越情結. 但我確實有一種能惹惱某些人的竅門, 因為我傾向去說所有的形而上資料都是容易的, 任何人都能夠學會它.

請注意 即使是否認精英主義 其中也有驕傲的戲碼. 流浪者經常是超級聰明的. 但正如我說過的, 高智力並不同於智慧.

它只是給我們一個良好的電腦/智能去玩耍, 卻不明瞭是它在玩我們.

Q'uo 的兄弟姊妹說:

我們並不認為自己比那些處在第三密度的實體們更有智慧，除了僅僅在一個略微不同的幻象中，因此，處在一個有點不同的環境。

我們依然像你們一樣，尋求去知曉，卻尚未明瞭。

我們僅僅持有一些相當堅定的意見；如同所有靈性事物的運作方式，

我們的真理經常不斷地移入未知當中，如同你們一般。

因此，總是有矛盾、紊亂、嘗試去理解造成的糾結，而這個理解只能被體現。

其他過去採取驕傲態勢的流浪者正努力朝向謙卑的方向：

我了解我必須在謙卑上下工夫，想要同時活出一個美好的靈性生活，並交出一張優秀的世俗成績單並不容易。

\*\*\*

我必須監視著討人厭的小我！有時候，我必須嘲笑我自己。

在這輛巴士上，我們全都是蠢蛋！這點是很重要的！我們需要把這點銘印在我們的記憶之中。正如 Latwii 群體說：

一般說來，這些流浪者進入(第三)密度之際，大多數並沒有比那些原本屬於該密度的實體有更好的裝備；因為流浪者經驗遺忘過程之後，就不被允許去獲取經驗的完整資源。

實質上，他們在玩一場賭注，也就是說，若他們自然的正面極化傾向得以發揮，

他們將在兩方面都成功——促進周遭人群的福祉，以及達到足夠的極化，當他們肉體死亡那一刻，就可以選擇回歸他們原來的密度，或者進行另一次的服務行動。

在時間與空間中，我們或許來自一個美妙的“其他”地點。如果我們是已覺醒的地球原住民，我們可能對這類“其他”地方的形而上能量起共鳴，不再認同地球人的思考方式。

藉由存在於我們內在核心的本質，我們可以提供禮物給地球上這些人，以及地球它自己。

但，做為住在肉體中的靈魂，以及表面人格體，我們很明確地，與所有其他第三密度人類是平等的；為了從地球學校畢業，我們全都必須通過相同的考試。

我們很容易就會認為，提供我們的服務給地球是“紆尊降貴”。

事實上，我感覺，我們曾努力工作才贏得在此具備肉身的資格。我們戰戰兢兢地去接受服務地球上那些人的機會；我們已經賺得這個機會——沒有一個在較高密度的實體有這種機會，只憑藉著信心，活出第三密度的一生，從而工作我們的極性，與渴望的純度。

當我們認為我們在這兒施捨給那些較低下的(地球)原住民，我們就開始進入不幸的頭腦結構之中，如同以下的例子：

我變得越來越無法連結我的本質。我變得憤世嫉俗、憤怒、悲觀，更加朝向服務自我。我開始相信人們需要被控制，這樣對他們好。

這個世界喜歡聚焦在控制他人上面。

另一方面，靈性尋道者和所有類型的流浪者卻共同擁有非凡的頭腦結構。(能夠) 聚焦在我們自己的深沉自我的概念複合體的陰影與回響上；而非我們包裝良好的世界，停留在短暫而表面的關切上。

在意識的工作中，我們的工作目標只與我們自己有關，包括將恐懼從我們做事的動機中移除，並以誠實的愛取代恐懼。

我們在和其他人交談時，如果他們沒有提出靈性的話題，我同意 不去自由地談論關於如此令我們著迷的靈性生活 是好的。

但是我鼓勵 認真與深刻地沉思 我們自己的人格外殼或小我 以及它的關切。自我能量的平衡仰賴這種細微的工作，進入真實的觀念 並移除非真實的細節。

如果我們全體都被誘惑去感覺驕傲與精英主義，那麼不令人意外的，靈性族群也將會被如此地誘惑。Latwii 說：

許多意識群體仍不經意地培養一種精英主義，奠基於一種可見 卻無法以邏輯理解的真理；在這類群體中 每個相信愛與服務理想的成員認為自己是被揀選的，是受膏的(anointed)，或透過特別的誓約得到認證，這種特別性是形而上的、持久的 它遠超過你以為的表面生活。你可以看見那些表面上幾乎沒有意識的人們，縱使那些人的意識能夠勝任，也不承認形而上學。

然而 那些人並不會永遠迷路，那些人正在學習一個不同的課程，走一條不同的道路，更緩慢地前進。對所有已被創造的意識來說，(永遠)有足夠的時間去擷取意識與生俱來的權利。沒有精英，我的朋友們。只有在相對時間中 這些才是真的，正如你所知，所謂的遺跡。沒有永久的嚎啕大哭者和咬牙切齒者，如同器皿會用的辭彙。

全體終將合而為一。有些人需要比其他入更多的經驗週期。而那些加速他們的經驗的人們，也加速了其中的痛苦和歡笑。因為他們完全地使用了催化劑，一些副作用將會發生。

我們但願你領略那喜樂的完整性與豐富性，並了解痛苦所包含的意義。

在我們個人以及群體的工作中，讓我們盡力尋求我們的真理與價值的核心，而不是空洞的精英主義外殼。Q'uo群體用生動的話語給予一個好建議來結束這一節：

我們勉勵每一位不要覺得自己比那些尚未察覺靈性進化的實體優秀。

不管你是多麼覺察靈性進化的過程或本質，你依舊配備著一整列的挑戰：

肉體上、心理上、情感上，和靈性上的，而所有這些絲線都有它們自己最好的光輝與力量。生命的織錦畫有許多部份由困難與事物的黑暗面構成；我們再怎麼強調這些較低能量的價值也不為過；工作它們 如同 你工作較高(能量)中心一般的興奮。

## 超心靈問候

當流浪者終於覺醒到他們的使命就是代表行星從事尋求”光的工作”時，如果他們好到足夠能與光調和，他們就會開始成為通道，接引大量的光進入地球平面，如此他們就會吸引”忠誠反對者”的注意---就是我時常稱呼其路徑為服務自我的非肉身實體。

這樣的實體會被光的能流，這是光的工作者透過他的器皿所提供的，吸引，並設下陷阱希望能為他們自己捕捉到光。

如果光的工作者對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感到驕傲，或者 如果當他們在提供自己作為通道的過程中，產生任何真理的扭曲，吸引心靈”攻擊”的機會就會增加。

當人們緊靠著光 在意識中工作 總可以預期偶爾的心靈問候，因為我們都是易犯錯的人類。希望避免錯誤而活出一個”完美”的生命是沒有支撐基礎的。

一個人能夠細細磨掉他的慾望，一個人也能夠臣服於另一個人的教導；但是，一個人不能夠避免掉混淆。

所以，當心靈攻擊或心靈問候發生，我們不需要感到我們好像以某種方式失敗了。只要去處理問候就夠了。普通人不大可能會吸引這樣的問候。正如Q’uo 說：

我們的看法是 若不是你的自由意志選擇在你的學習課程中安置這一個研究領域，你不會遭遇心靈問候，容我們說。

在你的路徑上，也許並沒有那些[我們曾描述過的]忠誠反對者設置障礙，但那些實體可能誇大了每一個你所運用的那些經驗，雖然我們必須在此刻建議 這種現象遠比大部分實體所能想像的還要罕見，因為大部分處於你們幻象中的實體會發現他們自己不斷在服務他人和服務自我這二者的選擇中移動，並沒有專注在任何一邊移動 並遠到足以吸引那些選擇操控該移動的實體們的注意。

我們位於愛/光研究中心的小組 在與 Ra 群體工作的那段期間，經歷了豐富的心靈問候。從那時起我們就多少比較容易遭遇這些問候，因為我們持續不斷地工作 如同一座”燈塔”，每日敬拜(造物者)，將所有的生活細節都視為神聖，這些構築了我們共同的生活基礎。這些年來，許多人從世界各地到此拜訪，更多人信賴著存在於此的愛/光研究中心。在內在的知覺中，我們構成了一個相當大的靈性社區。所以當然，我們持續吸引了一些來自忠誠反對者的注意。 吉姆(Jim McCarty)在一的法則第五冊裡寫道：

一個人的選擇總是能夠被使用在正面或負面的意識上。即使當我們似乎被許多負面實體干擾；光的工作者稱這種干擾為心靈攻擊，而被我們改稱為心靈問候。

我們選擇用問候這個措辭來強調 一個人被問候的那部分 不必然是一個負面經驗。

事實上，一個人被問候的真實經驗是與這個人如何去看待這個情況有直接關聯。

如果一個人希望看到這種問候變成一次麻煩的攻擊，那麼 它就會變成(你的)經驗。

然而，一個人也能夠選擇在所有實體以及事件中看見**造物主**。並能夠在任何情況下讚頌與尋找光。那麼 它也會變成(你的)經驗。

在這裡，他談到我們與 Ra 群體接觸期間的經驗：

大多數人大概不會把我們小組的經驗描述為真正的不和諧，那是我們在1982年秋天的經驗，感覺不十分健全 也不大和諧。

然而 當一個實體在尋求光的途徑上前行，並開始站在靠近光的地方，如同我們很榮幸地在Ra接觸中所做的工作；即使是最小程度的偏離和諧，如果放著不去解決，也會成為機會的目標，給予我們負面極性朋友強化它的機會。

這些心靈問候可以成為很好的機會去療癒這些和諧的偏離，甚至進行更遠及更快的進化旅程。因為 這樣一個負面實體真正在做的是：當它增強某個人不協調的選擇時正是向你指出弱點—那是在你個人有知覺的尋求中 可能已經錯過的事情。

但一個人必須採取快速且徹底的行動，好解開這些存於內在的扭曲，否則更進一步的混亂和困難會隨之發生，這是由於：一.你最初自由意志的選擇，二.被負面實體強化的最初選擇，三.由於你沒有將注意力放在上面，最後無法解決與平衡該扭曲。

幸運地，大部分的人們不需要對付第五密度(負面)實體的魔法本領，而是要對付第四密度嘍囉較小的本領-- 雖然，通常他們的手法是相當有效的。

當我開始進行這本手冊的工作時，我付出了足夠的努力；最終，吸引了(心靈)問候。共有兩個，一個緊跟在另一個後面，顯化在我的腹部，我領悟到某些關鍵 有某些議題與個人控制相關，在我書寫本書的過程中必須將它解開。

疼痛來自於橙色與黃色光芒脈輪，位於小腹太陽神經叢的地方。  
我檢視這本書 在自我與他人；以及自我與群體間 發現某些關鍵，  
在這本書中，對於每一個我想要引用並分享的來源，應該及時獲得每個來源正式的許可，  
在這件事上 我多少存在著一個不嚴謹的態度。  
這是涉及橙色光芒的議題，存在於我和其他個體之間的議題。

但是我嘗試要處理的群體問題是什麼呢？

我了解到 我以為自己是一個群體、就是 愛/光研究中心，我彷彿是睿智的 並且知道一切事物。或者，毋寧說，彷彿愛/光研究中心通靈資料的檔案知曉一切。

真糟糕！我再一次面對了自己的驕傲，並證實除了玩文字遊戲之外 我自己根本什麼也不能做。我真的愛這些通靈下來的訊息 這些是我們小組已收集到的，但是我需要更充分地看見 在此 我並沒有提供任何嶄新的東西。  
只有極少，或者說根本沒有什麼東西是讀者只能在此處發現，而不能在別處發現。  
帶入這個核心真理之後，我發現 困難逐漸地平息下來了。

同時在這段期間，我讓自己沉浸在吉姆一手打造的充滿美麗與祝福的石雕與花園裡，我看見心靈問候總是一再地轉變成與命運合作的機會。

我已經由衷發現與心靈問候一起工作時 需要讚頌與感謝的理由。  
這是一個關鍵。心靈問候可以帶來精神、情感或心靈的痛苦。但它的雙手也帶來祝福。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 心靈問候有時候不是某種警示。它當然是。  
這種問候可以帶來巨大無邊的疼痛以及令人驚愕的苦難，它以許多形式呈現。  
但我的意思是要說 沒什麼好怕的。  
有時候，新時代思維會全然地否認心靈問候，說負面性是不存在的。

伊芳(Yvonne)談到這點：

我知道有關超心靈攻擊的主題或者如您所稱的，超心靈問候；這個東西 即使是已受啟蒙的人們也想避開它。至少在我的國家，瑞典，這是一件事實。

恐懼曾經將它的爪子伸入這個國家，因為靈性乾旱的現象存在於人群當中，所謂的新時代運動正欣欣向榮。

這個國家的新時代運動問題，一部份來自許多虛假的預言家。它們只教導愛與光，卻不觸及黑暗面。事實上，我已經遇過許多新時代的人們鄭重地認為黑暗與邪惡並不存在，它只存在於你的頭腦中。但是 如果它只存在你的頭腦中。那你又是誰？

如你所知，這方面的說法有許多層次可以探討，我們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法去注視它。

以某個角度來說，是的，你可以說邪惡並不存在，因為如果你把自己提升到星光(astral)平面之上，你就不必為恐懼與邪惡而困擾，但我們地球上有多少人真的達到那個境界呢？

我沒有到達那境界，一點也沒有。

忠誠反對者的觀點需要被平衡，(我們)要能夠去看到服務自我的實體是一個特定的種類，而服務他人的實體也做了特定的選擇。這些選擇都是合情合理的。

服務自我的(實體)試著去控制與操控。服務他人的(實體)則放手、臣服、允許與合作。

當我們看見心靈問候時，要求自己不要被恐懼感染，但要面對處理這個問候，用心智去分析；依著直覺去製造隱藏的連結；使用靈性虔誠地祈禱，並定睛在神聖的事物上。

所有這些表面上的攻擊者其實是我們自我的一部分。從一個深奧且有益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將心靈問候的模型建構為某部分的自我攻擊自我。

套用榮格派學者的術語，那部分是我們的黑暗面或陰影，它需要被關愛、被接受、並且被整合到日間自我之中，以創造寰宇和整體自我。

一些流浪者分享了他們的經驗：

我曾經歷過負面實體攻擊。我被切斷了與造物者的連結。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我將持續嘗試說服自己 愛這個世界是好的並且是安全的，但那並非在一夜之間就會發生。它需要花些時間。但在這期間，真的沒有什麼安全的地方。

\*\*\*

我像往常一樣，坐在那兒傾聽教授低沉乏味的聲音，一邊做著筆記。突然間 一個藍色或黑色的巨大圓柱體朝我掉下來。當這個東西來到引我上方，周遭的噪音和教授授課的聲音都被壓低了。就好像我周圍被放置了真空抽吸器。嗯，我看看周圍，是否有任何其他人也看見在我上方的這個管子或真空圓柱體，但並沒有任何人有任何異樣。

我那時的感覺就如同一個人即將昏厥的情況，我猜想我周遭的空氣可能也已經被改變了。然後 我開始祈禱，並送出光與能量。這方法挺管用的。它打破了圓柱體或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整件事回歸正常。負面力量或黑暗集體意識圍繞著我們的地球，它確實存在。不管用什麼方法，只要它或它們能夠停止光的工作，他們就會這麼做。

心靈問候可以發生在夢中，也會在有意識的覺知過程中發生。

發生惡夢的典型時間是在深夜，大約在凌晨三點至四點。

啓蒙也會帶來同樣的狀況，就是在夜間會突然醒來。感覺受到攻擊 並 有夢魘的困擾。

大多數情況，這類的夜間經驗是啓蒙的徵兆。而不是心靈問候。

當在我們的經驗中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們可以同樣的方式與之對應，不論它是超心靈問候或是啓蒙體驗的局部。禱告、篤定的感恩之情和讚頌一切福佑，這些作為可以使心智獲得平靜並回歸中心。若你想知道更多有關如何因應超心靈問候的詳盡資訊，我向各位推薦Dion Fortune女士的【超心靈自我防禦】(Psychic Self Defense)，它通常屬於書店裏的平裝書。

這兒有一則瑪莉報告的超心靈問候之夢：

那是我迄今最難以料想和筆錄下來的最教人驚悚的夢境，一場關乎我經歷過卻絕不願再經歷一遍的最為強力的戰鬥。

夢中我正騎著腳踏車，在前往一棟位於鎮上西北側的房子後，便騎向回家的路途。

我注意到一對騎腳踏車的男子似乎在跟蹤我。

其中一人智力普通，而另一位彷彿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我在一家商店前停下來，而當我走出店家時腳踏車卻不見了。我開始走路

且來到一處自助洗衣兼餐飲服務的複合店，我進去點了些東西吃。

出來時腳踏車又現身，我因此騎上它再度往家的方向出發。男子們早已失去蹤影。

突然間我能感受到自己的改變，接著一個頗為卑劣的聲音開始講著要往別處走。

我覺察到這個聲音就在我裏面。我問它是誰；此時寧願放低音量也不想站在身旁的其他人聽見我似乎在自言自語。聲音繼續咕嚕著往別處走。我知道

我必須去除它並叫它滾出去。它拒絕了。正值我跟它爭吵之際，我發現自己在第三街及第八大道的交通號誌燈處。腳踏車再次不見，而我現在正向那聲音咆哮要它滾出去。最後，它變得愈來愈微弱並且啟程離去。

綠燈亮起，車輛停歇以及就在我開始過街時，我發覺自己被堆放在人行道上。一名女子跑來協助我。那聲音仁慈地離開了。

我覺得在這夢境裏我被賦予一種靈性的抉擇。如果我當時做了不同的決定，現在我八成就不會在這裡寫出這篇文章了。

當瑪莉企圖傳達其夢之恐怖，請注意那情緒的深度。

這些經驗屢屢是很主觀的。當一個人理性地去談論它們，它們聽起來便沒那麼可怕了。

是駭懼的深度與其他陰暗的情緒凸顯了類似的夢境。

無論如何，處理心靈問候之竅門在於竭盡所能地專注於自身與一切萬有的統合，包括打算展開“攻擊”的實體，都將轉入愛與悲憫的場域之中。

Q'uo說：

當個體遭到攻擊時，想要防衛是自然的反應，然而就超心靈問候的情況而言，防衛反而造成了攻擊的延長。

我相信這個忠告如同耶穌所給予的“不拒抗邪惡”諫言，其智慧均本自同源。

對走上服務他人之路的實體來說，嘗試去看見**造物者**隨時都在萬物內邊是很重要的，為存在全體之中的**造物者**之光給出頌讚與感恩，去尋覓並且明瞭每個存在中皆有**造物者**，在冥想狀態裏獻供至心所感的愛力，迴向給所有送出問候或攻擊的實體，然後將自身浸浴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關於啓蒙(initiation)這個字：如同許多攸關內在生命與靈性追尋的術語，啓蒙是個朦朧的字眼。我情願讓它保有原樣，也不要意圖去更準確地定義那些試煉與考驗的日子，那是我們從聖靈獲得的禮物。

當學會了許多課題，便是啓蒙時刻的到來。催化劑已被拿取，回應者一直是那些想要極化的人，那是作為一名知曉自己的真理追尋者所要求得的進步。

這份學習想要盤旋於前，而我們覺得已準備就緒。在那緊要關頭，經常會現出一個真正的內在挑戰期，期間經歷驚悚的惡夢、古怪的視像、被中斷的睡眠和普遍的精神抑鬱後便告完成。我相信這些時期正是自我的靈性部分需要確認之前的學習已立下良好基礎的時機點。

因此，繼續行進的方式是直接地面對經驗並持續地活出我們所信仰的生命。

大自然的靜穆與一顆信仰飽滿的心將派上用場。

## 絕望

當時間長長久久地循環，疏離可能變成絕望，所帶來的似乎只有痛苦：

我注視著我  
注視著我  
在一面褪色的古妝鏡中  
不經意地朝左一瞥  
但見自己已在眼角之外

一位年邁的紅髮女士  
目光昏倦地眺望下一輪的  
事情與蠢東西

在這陰灰的西雅圖午后  
沒什希望但也不算無聊  
只是內心死寂了



那裏曾是夢想居住的地方。

Q'uo 群體嘗試談論這絕望：

願每位流浪者皆能在這個知識中找到安慰，即你們每位都必定可以對地球振動作出正面貢獻。即便那些看似在時間和能量上的管理失當，然而在那基本的疏離心識中仍安住著更飽滿的光之振動。

這份真實的疏離感其實是一個深刻與靈性的禮物的表徵兆。

每當你心緒沉重並傷痕累累時，了解到你正在服務，這個了解可以安慰你自我。你在做你此行要做的事。你或許可以找到讓事情更好的辦法，然而不論外表結果如何，你都不會失敗。

001，一位內心極為敏感的紳士，扮演旁觀者角色有著漫長的歷史，儘管其專業成就顯赫，他試圖去表達自己將絕望轉變為愛的犧牲的整個過程：

我想我們都或多或少意識到生命裏的種種犧牲面向，並且渴望使其間的施與受關係符合我們最崇高的理想。

抽掉一切菁英主義思想，我們可以把流浪者框架在所謂的犧牲者之路上。由於身為流浪者的我們落腳在此，一旦我們覺醒，便要把我們剩餘的人生奉獻出去。

當我們穿越此生之際，我們學到許多功課；同時 當我們活出信仰的生活時，希望持續獲得極性。 活在地球上的全然優雅姿態即是貢獻自己。

然而，許多流浪者受到一些地球振動的重重打擊，導致他們採取一種疏離的立場以緩和置身此處的痛苦：

我總是努力從無止盡的不安定中，找尋某種生理平衡、接納或心識的平安，卻從未真正找到它，

1943年到1967年間的宇宙意識魔咒明顯是個例外，這些時期延續數週。

它們的特徵是 對擴張性的覺受、喜樂、對宇宙的認同、瀟灑四周的合一性與太一性，使我自那時起便一直努力奮鬥為了再次獲得那樣的時期，卻沒有太大的斬獲。

\*\*\*

此時在時間/空間內，我是，一名有些孤獨又“迷失的”個體，  
雖然過去我已有過其他經驗。我不覺得和這個星球有疏離感；  
事實上，我深深地感受到地球之美，  
以及擁有一份對大自然所有造物的不渝之愛，  
然而我也對這地球的人類感到距離遙遠。

Q'uo群體說：

這些[流浪者]內心深處對他們在異域的原鄉  
有著遙遠且幽光閃爍的記憶，而且在許多案例中，這樣的感覺是  
以你能夠稱之為一種思鄉病 或者說 由於第三密度地球中不和諧的影響與振動，而  
對地球環境產生疏離感。

無論如何，每個實體內心明瞭到，縱使有個位於別處的家，但對於所有光的追尋者  
及太一**造物者**的僕人們來說，那真正的家就在服務之中，就在來自唯一源頭[即太  
一**造物者**]的光之中，且每個人都因知曉**造物者**就住在每個實體裏面，同時輝映著  
愛的光芒並且平等地服務全體，感到安慰。

## 玻璃鐘罩之內

流浪者的疏離感並非真有那麼一個人被困在沙漠之中。它更像是我們置身於一座玻璃鐘罩  
內，一般人甚至看不見它，這個鐘罩有效地把通訊消音，有時候還能完全地關閉它。至少  
那是我們得到的感受：

發現到你是某個來自他星球的外來靈魂並不會使事情變得比以前更好，  
真的。當然，它讓某些事情得以安頓下來由於已經獲得化解，  
但它所引發的更多問題似乎超過它本身的價值。  
我知道當發覺自己完美地符合辨別流浪者的各種徵兆，  
我就有好長一段時間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與被遺棄感。  
我有過許多傷心的夜晚，每當想到自己無所歸屬的時候，  
我就會哭著入眠。但如果你一直讓自己往下沉，  
終究只是死路一條。作為一名流浪者，  
意味著你必須懷抱希望及信任自己。

### Q'uo群體談及這份孤立感：

這個糾結點指出靈魂的往返載具未能好好地運轉，它是什麼？  
最簡單的說法是恐懼。靈性上生病的實體已經走入一種孤立狀態，  
那是一個實體不被赦免與滋養的單獨幽禁之地。  
這種孤立可以打垮一個人，並且，一旦進入這個狀態，很難看清問題，更不用說要工作  
這個問題。

恐懼在不被照顧的孤立過程中，自行進食與茁壯，Bleu說：

我發現自己的思想在長時間的孤寂時期間有變得狂野的趨向，  
然而為了使其安靜下來，我覆誦著安寧祈禱文，  
特別是在它們開始變得負面之時。還有，假如你真正地環顧周遭，  
你是不寂寞的。哪裡都有人，而你可以找到能與之連結的人們。  
朋友們都知道我在憂傷期間，會爬上一棵樹並且對它說話。  
絕大多數時間，樹會真的傾聽，而且大自然怎樣都可以吃掉你的負面能量，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當你感覺不那麼熱情時，做上述的事情即是一個禮物，  
從你傳遞給大自然，大自然亦予以回報，如果你允許自己去感覺它的話。

我喜愛Bleu的態度，而我自己也是個樹迷，長久以來 我覺察樹木是明智又慈愛的生物，  
就像托爾金(Tolkien)在【魔戒】裏所繪描的“樹人”(Ents)族。  
當我還是個搖晃學步的小娃，我曾繞著庭院跑，擁抱樹群並跟它們說話，  
因而成了家族的傳奇。Q'ue群體談起了這樣的孤立感：

每個實體獨自行走，而這樣的孤立感在你們人群中  
是一個巨大的痛苦源頭。但是當一個實體停止找尋他的雙腳、停止找尋連結，  
並單純地向前移動，一步接著一步，一件非比尋常又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  
相較於那些迫切想要推開圍繞形而上自我的盲罩的人們，這個實體的腳步顯得更堅定、更有活力。

那些尚未醒覺的人將會運用他們的“催化劑”，外來的感官刺激，  
如同外在世界注重與優先強調的事物；流浪者使用相同的經驗，  
卻是從形而上的議程表排列優先順序。

Hatonn群體以另一種方式述說這個主題：

我們可以說成每個個體住在一個真空區之中，每個實體將自己與周圍的其他自我隔絕，  
，然後懷著恐懼與誤解看待這個(自己)創造出來的孤立感。  
每個人，如同處在一個真空區內，縮入自己的小世界，彷彿無法去接觸  
那股向外擴展並聚合所有人的能量。  
我的朋友們，我們知道對那些努力求克服這種心靈真空的人來說，  
疲憊枯竭是特有的徵兆。  
它是場偉大的奮鬥 為了要不斷伸展自己，保持自我的開敞與延展性，可以說，  
一個人努力嘗試去建立與維繫跟那些其他自我的通訊，並持續這個過程，(最終)你們族群有潛力成為合一的單元。

有些流浪者真的比較喜愛孤獨：

我畢生都有股強而有力的內在需要——尋求獨處，伴隨著強烈的孤獨感。  
我已一個人度過大半輩子。  
我是那種坐在教室後方、做白日夢、閱讀、沒參與感、隱藏的、害怕被叫起來去做任何

事的小孩。甚至跟家人共同生活的歲月期間，我也多半是一個人過，準備研究生報告、獨自慢跑、走漫長無盡的路程。所以對我而言，姑且不論一些外在的活動與興趣，似乎有兩個強勢的生命主題在我內部運作著：一種根深柢固的孤獨感及對獨處的需要；一個遠離人類社區 與宇宙產生連結的需要。

除了剛才這個古怪 令人安慰的小故事，許多流浪者經常感到非常孤單，無論如何，一些流浪者以書寫方式道出他們了解到自己真的不再孤獨：

你也許開始覺得孤立與孤單，因為你找不到與你的新實相水平相當 能夠溝通的人。為了這個理由，我鼓勵你去找個志趣相投的討論小組、族群或個人與之結交及溝通，以避免這個不必要的、又不舒服的處境。如果你有使用網際網路，找到這樣的一群人是相當容易的。如果沒有，要找到一個族群或個人作定期的溝通就會比較困難，但以我的意見 這是有必要的。

\*\*\*

群體通訊、與他人連結是非常重要的。

與你們相會，我終於感到自己並不孤單，就算每天生活在一堆對這事毫不理解的人群當中。由於有網際網路和電子郵件連繫之故，我真的很幸運。有許多人沒那麼幸運 無與網路接線。我知道這些年來自己的感受；如果我在多年前就知道訂閱每季快報或類似的刊物，那該多棒！

許多流浪者極希望與志同道合的其他人們相見。

我每天跟他們談話。這些日子，要遇見志趣相投的其他友伴比較容易的原因在於網際網路上的資源。我已承諾在本書中所引用的個人資料的作者們，若有獲得讀者的迴響，我會確保他們收到回函。當然，由他們決定要不要回信。

如果你希望寫信給書中個案的某人，請寄信給我。我的電郵地址是carla@llresearch.org，我們的郵寄地址是 L/L Research, Box 5195, Louisville, Kentucky.

我見過從網際網路上開始發展的良好友誼，

也在這些年確實遇見了數以百計迷人有趣的人士。

如果你感到寂寞和憂鬱，一定要來逛逛像我們這類的網站 ([www.llresearch.org](http://www.llresearch.org))，並跟隨網址連結，你將會找到有趣又多樣化的一群同伴！

(編註：中文讀者們可以來逛這個網站→ [www.soultw.com/one](http://www.soultw.com/one) )

## 靈性的枯竭

在一長串屬於流浪者之哀傷的清單裏，終於來到了最後的項目，即心靈的枯竭。當流浪者能量耗盡時，這種情況就發生了。通常，體力是首先流失的，如果它還有剩一點的話。生命能在糧食匱乏之下還可以忍耐一長段時間，但它也會用罄。接著流浪者就真的疲憊得無以形容了。

Q'uo群體說：

當一名尋求者感到它的疲憊是屬靈的，它通常意味著在此生經驗中一段似乎很困難的時期。小事變大事，因此任何小改變或意外事件觸動了催化劑，其份量遠超過尋求者對自我(處理能力)的預期。這是個敏感脆弱的狀態，因為疲憊使得到那知覺之網更為敏感，它改變了傳遞給肉體的心智以及內在意識的訊息水平。

小小的工作似乎變成龐大的工作。

心智逃避那些一般而言可以輕鬆完成的任務；因為疲憊的尋求者以它偏見的眼光與不滿之心看待這些任務。自我認知被攪亂了，而心智的舒適水平也降低了。

不舒服的流浪者們同意地說：

我感覺自己好像帶著身體的大破洞在到處行走。  
我正在跟悲傷、心力交瘁、驚慌與憤怒大戰。

\*\*\*

我想要知道在做一盞燭光的同時，處在眾多繁星的光芒之中，仍然可以保存完整的自我？

\*\*\*

我有這種不像是一般疲勞的奇特虛脫感，感覺很像是生命能的漏失。

Q'uo群體提供以下建議：

在某個洞見深入恐懼之前，最好什麼都不要做，等到關乎此(自由意志)選擇的其他情緒已經變成自我知識的一部分，它們首度可以被仔細地凝視然後交託出去。只要尋求者的任一部份制止這個內在交託，阻擋的程度有多少就會有多少的顛簸與忽冷忽熱的狀況發生。

因此，如果一個人能夠，我們可以說做決定的最佳方式即是等候並繼續做你在做的事，同時有規律地敞開自己，並重複地獻上單純的感恩、讚頌、與被差遣的渴望。

允許光經由你照耀四周，當你請求這道光來照亮的同時，你開始感覺到每條路都是好

的，只要這道光經由你持續照耀；當內心敞開的時候，就沒有靈性的枯竭，而那不斷進入的未受扭曲的光就能穿越透明的人格體並向外傳遞給那等候與渴求的世界。  
你 你自己渴求這道光，然而 這渴求自身即是最深邃之服務的一個開端。

有件事對我們也有幫助-- 記得我們是誰 以及 為什麼我們在此幫忙. Q'uo群體說：

這是你的力量之所在，在剎那的決定間去尋找此刻的愛。正如Ra曾說：  
“此刻, 愛在哪裡？”這是個在任何場合都有幫助的問題，特別是當靈魂疲憊或過度勞累的時候。

而Pupak也同意說：

喔 上帝，請賜予我警醒與智慧，這是我恆常的祈禱。

Q'uo群體指出另一個對待靈性枯竭的方法：

如果你太過疲累 而無法繼續前行，如果那正是你此刻的覺受，  
那麼我們對你說：減輕負擔吧。從自我的期待中跳開  
並允許自己去玩耍，如同雛菊飛舞在風的頂端，  
無憂無慮又沒有任何罪惡感。你今日不須學習，  
你今日不須工作，你只要做你心中想做的事情。

## 第四章：新時代的雜訊

（譯註：「新時代」（New Age）一詞在美國往往被視為是，泛指傳統組織宗教外的靈修體系或心靈訊息；其中的派別良莠不齊三教九流五花八門，甚至於還包括某些被視為是異端的旁門左道。本文所謂的「新時代」（New Age）宜如此理解。）

### 基督教 與 流浪者

西方世界的人們共享一文化迷思（或 神話故事）——基督教。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神話故事與人物（例如：《新舊約聖經》的人物故事），瀰漫著西方的文學與藝術；也因而創作出浩瀚無窮且美妙天籟般的聖歌。例如：許多像是 巴哈（註：1685-1750：德國作曲家）那樣具有高度聲望的音樂家，終其一生鞠躬盡瘁地致力於宗教聖歌曲目的創作與演奏；也因其所創作的宗教音樂藝術，而名垂不朽。即使對宗教並不特別虔誠的作曲家，基於受到宗教情懷感召，也創作出不少膾炙人口且永恆不朽的宗教音樂傑作。例如：貝多芬的《彌撒 Missa Solemnis》與莫札特的《安魂曲 Requiem》。在我們西方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經常都會遭遇到這類宗教神話故事的象徵概念架構；它已成為我們意識心靈中無法分割的組成，甚至也反應出：我們深層潛意識心靈的某種淺顯面貌。至於它是否仍是一個持續存活可行的宗教，則有待每個人自行去尋找這一謎題的答案。大多數的流浪者對耶穌的生平與傳道的事跡，都耳熟能詳曾經探究思索過；但可想而知的是，每人的結論卻是南轅北轍大不相同。

誠如Q'uo所言：

基督徒們對於基督教的認知不盡相同，正如佛教徒或神道教徒們，對其宗教亦有不同的認知版本無法統一。然而，每一個自稱為基督徒的個體；都認為自己是更大群體的一份子，而每人也都在尋找無限造物主的偉大面貌。正如那些不上教堂的個體其實也是如此，根本上沒有太大差別。許多基督徒對追求真理並無太大興趣，正如第二密度的動物只能對制約的刺激反應；他們不過是無意識地追隨領袖而盲目從眾！因此，即使是在基督教這大團體中；不但有他們眼中的聖人典範，也包括了所謂的極端惡人存在。那位人們所知的耶穌，他當時知道第三密度的實相經驗即將結束；因此他希望不只讓少數人懂得寬恕與救贖之道，也能讓所有人認識那太一無限造物主的愛與光。然而，

那些藉由基督教體系獲致心靈成長的人們；在社群關係尤其是在意識形態的認知上，卻和心靈導師耶穌的期盼：「彼此相愛的社群團體，理應互助分享」的理念不盡相同。

簡單公有的生活形態，才是耶穌當初所推薦主張的生活方式；由那些擁有的人捐出一切，交由需要的人各取所需。這和至今我們已知的由政府安排下的社會制度相較，它更像共產主義；差別在於它不像馬克思主義，對財富抱持仇恨的態度。

然而，如此公有生活形態的問題卻在於：它不迎合人性的地盤心態與貪婪。只要看看我們周遭的今日西方社會，其所謂的核心家庭往往力求鞏固確保自己的地盤與私人的居住生活方式。在今日平常社會中，最接近上述公有生活形態的；反倒是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們（流浪漢），他們可以分享僅有的一點東西。嚴格說來，今日的西方世界；只是一個基督教文化形式的社會，並非效法基督精神的社會。

事實上，基督徒有許多種類：由最寬鬆自由的神秘主義者，至信奉正統派基督教的。身為一個生活實踐的基督徒，我將自己歸類為：傾向寬鬆自由的神秘主義精神，而非一字無誤地恪遵聖經字句的教義。我的生活實踐一向是致力於效法耶穌。我不記得我有過，任何忘記耶穌的時刻；在我童年的遊戲園地，我想像祂一直都與我同在。每當我感到疲憊或灰心時，我都能夠握住祂的手而得到撫慰。我自幼生長於聖公會教派的家庭，聖公會是一個能接納包容神秘主義的教派。我在聖公會的靈性顧問，這麼多年以來對於我的通靈經驗（channeling）都無異議。那些置身於其他教派的許多人，恐怕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尤其是那些較無法理性開明地，去接納包容神秘現象的教派。

關於集體崇拜方面，我想對那些基督徒流浪者提出一個論述重點：正如Quo所提及的，當一個教會團體聚集在一起崇拜時（例如：主日崇拜儀式）；其會眾包括了某些極為虔誠的信徒，以及那些根本不在乎耶穌的。他們來教堂崇拜僅只是基於習俗，有的是為了拓展商業利益人脈，或是為了社交需求。我早就認清這一點，因此可以不在意他人，而全心全意地投入；我相信總有一些真心來做禮拜或來聚會的信徒，會和我一道真誠地投入敬拜神的聚會活動中。這樣的關鍵性想法，有助於我始終能夠忍受，待在我的基督教聖公會教區範圍內。聖經的話語、禮拜的儀式，流過充滿我全人身心靈；讓我感覺是那麼熟悉親切，而歡喜接受這神聖崇拜的本質。使得我受到心靈上的撫慰，也喚醒我內在的力量。如此，我得以坐在我的小椅上和會眾共飲聖杯；傾聽熟悉親切的聖餐話語，它代表象徵著耶穌基督捨己救世的愛心。當下我感受到自己對耶穌的愛與親密感，也和聖靈深刻連結。牧師的講道，對我的幫助極大；配合教堂的聖樂，和每年季節性的禁食禱告與歡樂愛宴。這樣的教會生活即是我心所歸。因此，我從未、也從不勸誘他人改宗。我完全信任讀到此篇分享的每位靈性探求者，也都會適時地找到自己靈性道途的適切表達方式。因此，若有人想和我通信；談論如何尋求與追隨耶穌，我很樂於和他討論。

琳·B（Lynn B.）是一位智慧且深思熟慮的女子，她如此分享道：



我不為宗教辯護，雖然我自幼生長於一個信奉正統派基督教的家庭環境，我卻徹底地厭惡排斥它。我在成長過程中，對於教會（教堂）怨恨排斥，對所有這一切和組織宗教都如此。地獄的火湖、永遠的詛咒，以及撒旦魔鬼的故事，讓我愚昧地受到驚嚇。我當時深信：若是沒有堅持宗教信仰，我註定會永遠毀滅。我其實可以盲目地接受宗教的控制，正如我所有的朋友那樣；他們都樂於有人告訴他們說，該做什麼與何時該做。我何不和他們一樣呢？我不斷地反叛抗拒，力求逃避每樣教會所教導我的事物。我也研讀了其他宗教典籍，卻不讓任何人控制我；因我意圖找到：適合我自己的道途，而我也的確如此。如今看來，若是當初我沒有生長在；那樣讓我深惡痛斥的宗教環境，而是較為寬容而容許我再多沉睡一陣子；或是根本不會讓我沉睡的環境，我說不定就無法達到我今日的心靈體悟境界。或許我還是會沉睡，然而即使是我憎惡的教會；也灌輸了某些，我並不排斥的靈性價值觀念。回顧至今：我固然刻意保持了那些；我認為有助於我成長的，然而那些我曾經憎惡的，它們對於我的心靈成長其實也是必要的。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都有其目的。是的！我們或許認為：自己曾經受制於某些宗教的負面形式（例如：恐懼的制約控制），然而即使是這樣的瘋狂形式；就宇宙全盤的完美秩序看來，仍是某種有助於我們成長的步驟方法。若是有人在二十年前如此告訴我，我會深信：他們不是瘋狂，就是愚蠢。然而我覺得自己當時，也因受到宗教觀念的局限（例如：抱持絕對僵固的是非黑白觀念），而無法洞見這更宏觀的視野。如今年紀較長，再回顧這一切；我終於能看見自己這一生，其實是個完美的靈性成長歷程。我已洞悉所謂的好壞，尤其是醜陋，其實都是這完美靈性成長歷程的一部份。我甚至於能感謝多年前，那些觀念狹隘且思想頑固的老師；因為他們仍然讓我學到，畢生難以忘懷的事物。然而，並非所有的人都須要這樣的教導或學習歷程；因此，我並不推薦給你或其他人。我只是試圖告訴大家：宇宙本身即是完美，而每件事都有其目的；因此，不要只是以表相（的好惡）來論斷它！

我也曾經和許多深愛耶穌的人談過（摘錄他們的分享如下）：

雖然我自認為是基督徒，但我卻不認為；它是唯一啟示愛之真諦的宗教。我想要跟隨耶穌的腳步，但我卻發現；我無法狹隘地認為，那是唯一的道途。

我愛耶穌，但我不認為自己是個基督徒；因我無法對任何宗教群體認同，我經常是到處遊走。

更有許多流浪者透露：在童年過後，他們覺得自己須要離開教會。175（代號）他是個喜愛哲理思考的人，他對於形而上的法則極感興趣。他如此說道：

我剛離開博茲曼(Bozeman)的合一教會(Unity Church)，因會眾們說他們只要能讓他們無須自行承擔責任的信仰。我們無法建立關係，也無法彼此相連；因此，我選擇了離開。但我難免會感到悲傷，因我知道真理並非如此；我知道

真正的神是什麼，卻感到傷心淚垂，因為只有少數人真正想要認識祂。

羅拉·耐特·傑西克(Laura Knight-Jadczyk)補充道：

我曾經多年，待在靈恩派教會(charismatic church)的環境中；全心全意地去尋求，自己生命中對某種無形事物的缺憾。我體驗到被聖靈充滿浸透的感覺，曾經數次經歷過聽覺與視覺上的心靈異象。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些心靈異象，引領我離開那個教會。這些加上一些理解，讓我決定這樣做。

還有那些自認為，他們必須完全拒絕宗教的人士：

就我的記憶所及，我很早就已質疑組織宗教；而意圖尋找對我而言，較有道理的真理道途。我研究過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也逐漸地拒絕每一個。我總是覺得，有某些問題不太對勁；或是我接受其中大部份的觀念，卻對某些觀念極不以為然。

我生來就理解某種知識，而它卻和我後天的天主教教養不相容。例如：所謂前生、存在宇宙萬物中的一體意識、外星生物等等。當我終於能夠接受，這樣的知識理解；我的生命因而改變，且持續地如此。

我會這麼說：大部份的流浪者，終會自外於組織宗教。我推測主要的問題在於：組織宗教的意圖控制人心。因為，嚮往獨立自由的靈魂；會傾向於認為，教會意圖控制他們，或只不過是獨裁者的控制媒介：

我個人極為嚮往靈性，而非宗教（兩者之間有極大的差別）；我和神、耶穌與聖母，擁有極為深刻的個人親密關係。然而組織宗教和這些全不相干，我不喜歡組織宗教；因它限制了自由，包括了自由思考。它的目的是為了控制人們的自由；因此，它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政府。

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想成為基督徒；因我不喜歡宗教的許多面貌，而它也不是我的救贖。我可以接受基督教，也不反對基督教徒；但這並非我想要的生活方式。宗教是為了那些，實在不想掌控自己人生（或生活）的人而存在；這樣也沒關係，但我不想如此過活。我不想讓他人來掌控我的人生。此外，我也不認為；我此生和他人的「突發奇想」（註：例如，先知的啟示）有何相干？我為自己而活，我是我自己。

在我們離開「基督教與流浪者」這主題之前，我想附帶一提關於正統派基督教人士或聖經基本教義派（註：即一字無誤地恪遵聖經字句的教義）。在《舊約聖經》中，有一或六句經節常被他們援引；提及若是任何人不相信這個或那個，或是誰相信這個或那個。或任何人若是通靈（或是靈媒），則是魔鬼的化身（魔鬼附身）。雖然言語只是空話，無須太在意；但若是來自家人或朋友，還是會相當刺傷人的。我敦促大家，切莫將自己的信仰強加在他人身上，要求他人信奉正統派基督教。我曾經

被人強行勸誘改宗，因而可以證實：如此批判論斷的話語相當傷人。因此，要避免讓人感覺：你看來像是將你自己的信仰，強加在他人身上。若萬一受制於這些，迫切勸人改宗的聖經基本教義派人士；我一向的回應方式是，請他們為我代禱並感謝他們的關心。並非如此便可完全擺脫他們，但至少有個因應的說詞，尤其是當他們要求我們表態時。為何這些人總是，意圖改變我們的想法呢？Q'uo 針對這問題，有以下的評論：

我們發現到任何宗教都有這樣的情況，你可稱之為宗教哲理（宗教哲學）。它其實只是某種假想推斷或虛構捏造，他們傾向於將所見到的一切事物；完全按照聖經經節的字句形式，僵固一成不變地詮釋。就像是「砌磚圍牆」，必須完全無誤地砌合。當他們是以這樣的態度來讀經，要求一切都須完全穩固地；砌合聖經經節的字句形式，好讓信徒對所有的問題都有明確答案。對於奧秘的詮釋空間，因而被他們壓縮了；但人類卻普遍性地，認可奧秘事物的存在。對於這些意識覺醒，而剛踏上靈性之旅的實體（或個體）而言；如此的不確定性，卻會擾亂他們的心靈。

（譯註：童稚的靈魂正如小孩看事物，必須是好人、壞人化約分明方能釋疑）

似乎這些聖經基本教義派人士，要求每樣事物都完全按照；聖經經節的字句形式，僵固一成不變地規範：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而如此僵固思維的言行模式，固然足以讓他們感到較為自在；但對於那些局外人（或流浪者）而言，如此僵固的言行模式毫無吸引力可言。流浪者一般而言，對這樣的心靈八股「很感冒」（排斥反感）；他們一向須要擁有，自我學習與自我成長的自由空間。

誠如戴爾·喬利（Dale Chorley）所補充說明如下：

我並不認同任何組織宗教，我將自己的信仰（或信心）置於一簡單的宇宙法則。我曾經聽說過「亞特蘭提斯」的故事，以及古埃及人的事蹟（例如：建造金字塔）；有一陣子我也追隨所謂「一的法則」，我們每個個體皆是宇宙一體；是永恒太一實體的一份子。我們被賦予自由意志，也理應尊重所有其他人的自由意志；這是唯一能掌管我們行動的法則或信條。在宇宙的創造歷程中，我們平等存在也共同創造。我相信在宇宙令人敬畏的擴展過程中，我們即是如此持續地創造了無數的歷史文明。

這裡所謂一的法則，是援引一部通靈著作「一的法則」（*The Law Of One*）。它的訊息來自稱為 Ra 的邦聯實體，經由我們的群體合作而出版問世的。Q'uo 是另外一個包括了 Ra 的邦聯實體，我目前幾乎和他們全力配合傳達訊息；Q'uo 提及他們的通靈資料如下：

我們無意剝奪某個實體（或個體），目前已心滿意足的道途；我們也不希望成為，他人的絆腳石。然而，在你們中的許多個案卻顯示出；那些熱切尋求這訊息的，往往是本身已經對傳統宗教文化體系失望且感到疏離的人。對於這些人，我們提供呈現給他們的是：藉由非教條的方式，讓他們能整體性地了

解到，何謂創造、創造者；以及每位靈性探求者，在這宇宙創造歷程中的位置。藉由這樣的分享，我們希望幫助可能須要家的人，即那些正尋求一個靈性（或心靈）的家來安身立命的人們。我們無意建立任何教會（或成立任何教派），也不希望在你們的世界爭權奪利。反之，我們僅是藉由這樣的通靈訊息（或通靈資料）；提供有別於你們傳統宗教文化體系的另類訊息，以便幫助發現這訊息資料對他們而言相當有幫助的人們。

這些**星際邦聯實體**只是分享他們的想法，而無意強制地勸說我們改宗；因此，當我們和他人分享「一的法則」（*The Law Of One*）時；請切記以下分享的原則：儘管分享但絕不勉強。

## 神話（傳說）

我曾經是個圖書管理員，而我很早就已留意到：根據杜威（Dewey）的十進位圖書目錄分類法（Decimal system of cataloging），「宗教」與「神話」（或迷思）分屬不同類別。「神話」被歸類在過去十年來，我們對人類社會方面的研究，而有別於「宗教」有上百種不同的分類別。然而對我而言，它們都是同一種，也意味同一件事。「神話」是：當前的文化和現在的人們，已經不再相信的宗教信仰。人們為迎合當今的世俗須要，而刻意修飾語意用法；由此可見我們非常欠缺，良好有效、清楚明白的形而上抽象術語。我們實際上只有神話、傳說與宗教故事。許多足以喚醒人心靈，以及某些神秘不可思議的故事；在人類歷史上它們一向是扮演了，詮釋形而上觀念與幫助人們領會神性奧秘的功能。流浪者自然也會對這些神話感到興趣，甚至於渴望尋求這些神話（傳說、迷思、隱喻）。

誠如Q'uo所言：

讓我們先由根本談起：首先「神話」和「宗教」這兩個字義，理應比目前的用法更能互通才是。困難就在於，不同的「神話」（傳說、迷思、隱喻），不會相互批判。然而在宗教之間，往往會對和它們有所抵觸的其他宗教抱持敵意。因此，我們寧可將所有的靈性道途，視為是個人的神話迷思來談論。了悟到神話迷思的本質即是：促使尋求真理的實體，按照自己的信心（或信仰）與願望；藉由某種有如彩虹橋般的神話故事（或隱喻傳說），來探求真理的神秘歷程。它是個神奇的聖約跨越永恆的時空。就故事性而言，它廣為流傳；但就靈性的尋求，卻是個人性的奧秘。

是故，藉由建立個人的神話迷思過程；我們得以在永恆生命的時光中，洞悉自己生命的價值。好讓我們雖然短暫，卻帶著無比信心、天賦禮物、服務人生精神；所精心投入的肉身生命重大人生歷程，賦予了它終極的高度涵義。這即是看待個人生命

與靈性探險旅程的好方法。神話迷思的兩大要素是探險與獻身投入（自我犧牲）。在西方世界中，主流基督教之外的核心神話迷思；可能是以尋求聖杯，做為靈性探險旅程的終極標的：

讓我就尋求聖杯這令人著迷的神話迷思來談。相較於求道的其他任何體系法門，它更直接喚起了神秘探究者的無窮想像。當中的英雄必須自行前往探險，並且還要通過各種幾乎不可能達成的考驗；他必須攜回現實中仿佛不存在的聖杯，而且必須是：基於對無限造物主的愛來接受這考驗。當然，在尋求聖杯的旅程中，這位英雄人物也因而轉化。當這位英雄歸來後，他便成了一位口述寓言故事的老師；讓眾人得以心領神會，傳誦流傳這一段神秘旅程佳話。

有別於一般宗教的儀式慣例，流浪者的求道旅程，並無明確可藉以辨識的載具（指實質具體的聖杯）。因此，流浪者所尋求的抽象聖杯標的物，象徵真善美化身的永恆神性價值：

若是當前的文化無法普遍地接受，任何體系法門的神話迷思；則求道者必須接受挑戰自行探究各式各樣的可能性，以尋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理道途。我們發現你們當前的文化，正處於這樣的趨勢狀態；即使崇敬基督教與猶太教的神話迷思（譯註：例如，《聖經》的神話故事），仍是當今西方社會普遍性的口號習俗。然而我們卻發現到，你們當前的整體文化趨勢；就投入的熱忱而言，對這主流宗教的神話迷思體系，卻正處於低潮中。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每位求道者都會自行想辦法；為自己創造出一個獨特的探求真理道途。它可以是來自綜合各式各樣體系法門的神話迷思；或經由自己的內在找到（內在神性、佛性、自性、靈性）。你們當今的文化潮流，正朝向這樣的趨勢轉化。  
（譯註：正如新時代運動或新時代靈修風潮的方興未艾，轉化社會集體意識）

就此趨勢而言，Q'uo 有一些建議。其中一種方法是：選擇某一體系法門，深入探究並且堅持到底：

持續不斷地去深入體驗與研習探究某一體系法門，無論是神話迷思、科學、哲學或道德倫理；或是任何足以吸引該求道者，或個人偏好的某一種體系法門。

另一種方法是：廣泛涉獵各式各樣體系法門，再選擇一項最能點燃我們內心與靈魂深處的體系法門。另一種切入方向是：直接進入我們自己個人的神話迷思中，充分掌握其相關法則，並創造我們個人得以實踐的神話迷思或靈性道途。

每一個種族、文化、宗教，都提供某種身份認同，好讓該群體的人們成為：擁有「我們是誰」與「我們是什麼」的特定身份認同族群。然而在每一個文化、宗教、哲學體系中，也都有某些胸懷遠見的個人；他們就像是在真理尋求旅程或神話迷思故事中的英雄人物，藉由他們的遠見（或願景）為該群體開創了新的可能性願景。

（譯註：例如，《舊約聖經》「出埃及記」所記載，引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有一項不可或缺的元素，必須包含在每一個人的神話迷思中：

不妨讓我們檢視：該以何種方法，放下我們舊有的；且無疑不再須要，而的確是負面的習性。我們必須提供予你們的，主要的化解工具（或方法）即是寬恕之道。我們並不偏好某種救贖之道，所有神話迷思（或神話傳說）都包含了；某種的救贖與寬恕之道，即使它們有多大的謬誤。你可以選擇你自己的信仰道途（例如：基督教、佛教），或是創造你個人的神話迷思（譯註：例如，尼爾的《與神對話》系列，包括《與神為友》、《新啟示錄》）。

然而，它必須確實包括：救贖之道與自我寬恕的堅固基石（基礎、根基）。

讓我們聽聽某些流浪者，如何尋求個人的神話迷思：

有人曾經問我關於我的宗教信仰，而當他聽到我的回答後的反應是，他認為：我的信仰是這世上所有宗教的綜合。我也認為確實是如此，我只知道我相信「造物主」（Creator）；而許多人深感訝異的是，我竟然因而就能夠體悟到無限無窮的神性奧秘。

我遍尋真理也讓自己有所歸屬，發現自己藉由各式各樣的宗教而有所進展。

我開始時偏好閱讀宗教、心靈體驗、哲學等書籍，包括凡是我手邊能獲得的，任何有助於我理解實相本質的資料訊息。我終於了悟到：所有宗教的核心意旨，都反映出某種宇宙的真理；只是不同的文化，以其各別的方式來呈現它。然而，所有宗教的核心意旨，都具有某種神性的本質。

拉威（Latwii）群體 忠告我們，靈修道途中如何超越所有神話迷思的方法；也期許我們在靈修旅途中，宜抱持的態度風格。如何熟練技巧地體悟方能獲益良多：

你必須先放下既定成見：關於求道者各式各樣，先入為主的神話迷思與傳說故事。無須期待你靈修旅途的第二天會是如何，或是你將會體驗到的下一個小時會是如何；因你是活在當下的生靈，而你的靈修旅途就在你內心。因此，親愛的朋友們；我們建議你們拋開放下，這種「太過認真」的態度。讓你的掛慮隨風而逝，哼唱你心中當下的喜悅之歌。或將你的臉龐轉向風，盡情地悲嘆呻吟與哭泣吶喊，若這是你當下的心境。接受你的喜悅與悲傷，正如一體之兩面。接受荒岩與綠洲，就像都是上天的禮物；因為，它們都是你理應安居其中的「家」。你理當學習，如何在苦難中自得其樂；你理應尋找，在喜悅當下的悲傷潛在情緒。因你內心深處，是整體完整地體驗。你並非在體驗孤立的事件與片段的故事，而是見證這當下片斷時刻的物質幻象；它理應是啟發你必須經常超越對某一事件的執著，以超越當下片刻瞬間的幻覺。若你的道途是無止境的，它又怎麼會僅止於片段或片刻呢？

無論我們以何種方式，來尋求我們的神話迷思，重要的是我們得要每日身體力行：

我們建議：最好有一聖壇或神聖處所讓你每天靜心冥想，它可以很小就在你的住處；或靠近你的住處，讓你風雨無阻且無論晴雨寒暑都可就近前往。它足以激發你內心，對屬天靈糧的渴望。

（譯註：凡任何有助於靜心的適當處所皆可，包括河濱公園或在樹林中漫步）

## 新時代的罪惡感

在我們結束談論新時代個人靈修道途，轉而探討新時代本身的問題，我想檢討的是，新時代治療師往往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會批評具有某種身心疾病或障礙的人，而大家一般而言也傾向於，自我批判與論斷批判他人。我自己本身生來就具有某種障礙，我這一生都無法擺脫疾病纏身的問題。因此，我對上述的問題，更是有感而發，且深受其苦。曾經有過我根本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不斷地來信或來電給我並對我說教一番；告訴我該如何改變我的想法與做法，如何改變才能夠得以療癒。1992年我正進行復健治療，好讓自己得以自輪椅和病床上站起來；因為我由1989年至1991年，都一直躺在病床上無法行走。該復健療程有一部份涉及，教我們如何學會克服疼痛；以及如何評估與掌控，我們自身的慢性病疼痛。它是一項很不簡單的學習技巧，我願意推薦給那些具有嚴重身心功能障礙的人；無論是飽受身心疾病纏身所苦，或只是單純的老化問題。我當時與現在都覺得，無論是藉由向耶穌基督祈禱；或是他人為我代禱，都有助於我的復健療癒。即使是今日我非常清楚地自知，我自己身體的情況仍是極為脆弱；因為我只要有一點小事故，便很容易受傷。但即使是必須再次躺在病床上，我也不會因而有罪惡感！無論身體健康與否，我們必須自我接納並盡力而為。就形而上的抽象意義而言，這樣其實就夠了！因此我奉勸我們所有的人：只要我們盡力而為便已足夠，無須接受上述所謂「新時代的罪惡感」，來批判論斷自己或他人！當我們發展個人的神話迷思之際，切莫讓自我要求轉為自我批判或論斷他人。254(代號)這女子記得自己來自瑪卡（Marka）星球。她如此敘述她的經歷：

六個月前當我第一次去拜訪某位通靈人，我並沒有問她特別的問題；但她一開始便責罵我，而讓我自覺像是個被責罰的頑劣小孩。

這正是我所謂的「新時代罪惡感」，而許多人甚至於無須他人責備，便感到自己有罪惡感。誠如 Q'uo 所言：

勿讓所謂的「罪惡感」打敗，反之；將它視為是，有意識覺察的靈修機會。要原諒自己的人為錯誤，並分析情況是否具有建設性；釋放這樣的罪惡感，

若是它不具有建設性。不妨以至高的目的地與最佳的方式來利用罪惡感，若是你見到，還有某些事是你可以做的。在上述的考量之外，就我們所知；超越實相的表象或幻象，其實是完美內在心靈的完美外在表現。即愛彰顯愛，而每人的靈魂（或精神體）；藉由各式各樣的工具（包括罪惡感），來世上體驗這一切。當你接受這樣的觸媒（或催化劑）的刺激時，以你所能的；最大的愛與堅定的態度，來祝福它並開放你自己來接納它。然而切莫超過，你所能掌握處理的程度；以免因而失控，以致於傷害了你自己。也無須勉強自己，若你仍未預備好去面對它。而是要懂得善用，並且敏銳地去覺察；這些所謂的「罪惡感」；能帶來給你的任何靈性成長的助益。

（譯註：作者是指美國的例子，因美國所謂的「新時代治療師」往往是良莠不齊；但真正了悟新時代治療倫理的治療師，應懂得「因材施教」來幫助當事人。高靈「歐林」也提醒我們：切莫「揠苗助長」，急於告訴病人「你創造你的實相」；如此反倒造成了病人的「罪惡感」而失去自信，也勿以批評論斷的方式糾正他人）

### 反覆不斷的「末日論調」

大災難、哈米吉多頓（註：《聖經》最後一卷預言書「啟示錄」中的末日善惡決戰場）、UFO陰謀，以及末日論調；氾濫著新時代出版品與想法，且就我個人所知已經數十年如此。1962年，當我和唐·愛爾金斯（Don Elkins）他們的團體一道進行UFO冥想時；當時便已經瀰漫著許多關於末日論的預言，以致於謠言滿天飛。有的甚至預測：末日兩三年就會來臨，至今的「末日論預言」也是如此。

誠如 Q'uo 所言：

當人進入了無意識（或內在意識）的門檻，以及深層記憶中；會因而觸及遠古地球大變動的深層記憶，自然也觸發了人類無法繼續存活的深層恐懼心理。當人們深受末日論、哈米吉多頓或是上述這類的新時代想法，以及所謂的「耶穌第二次再來」這類末日論調的影響時；我們認為它正意味著人類的潛意識心靈原型，正在注視著自己、注視著死亡、注視著自己的死亡結局。因每人內心深處都知道，自身的肉體即是來自塵土的物質受造物；而這來自地球塵土的骨肉（或血肉之軀），終究會再次回歸塵土。

恐懼個人的死亡宿命是正常的人性。死亡顯然是人類無法逃避的宿命，也往往不被人們所期盼。我個人覺得，人們對外在世界即將面臨大災難的恐懼；其實正反映出人類內心深處，對自身死亡宿命的集體恐懼心理。以下即是這種內在恐懼心理的表達例子：

末日論的說法讓我感到困擾，我想你我皆知情況只會越來越糟。我敏感的神經被這樣的說法牽動著，因此即使我試圖避開它或不再聽取這類的訊息；某些莫名其妙的恐懼，仍然會穿透各式各樣的屏障而進入我的內心。

我對於其他流浪者的忠告是：我無可奉告。我希望大家都能安好無恙，但是恐



怕已經太遲了。但願我的這種擔憂，是多餘的錯誤想法。

這種末日大災難的預言，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可考證的先例，例如：諾斯特拉達姆斯（譯註：Nostradamus, 諾斯特拉達姆斯 1503-1566 法國占星學者、醫師、預言家）。

1986 年某個參加冥想團體的成員，曾經問 Q'uo 關於諾斯特拉達姆斯的問題，而 Q'uo 的回答如下：

關於你們稱之為諾斯特拉達姆斯的實體（或個體），給予他的訊息是經由視覺意象所傳達；接著他再試圖轉達，或以文字來掌握訊息。誠如你們所言，他的預言因而得以流傳至今，好讓未來的世世代代可藉以援引參考。這樣的訊息是藉由一系列的視覺意象所傳達與感知；它不過是反映出了，受到地球集體意識影響力；所展現的某種可能性趨勢，只是看待可能實相的某種特定觀點。然而，它絕不是唯一的可能實相（或潛在趨勢）。它當時既不是，現在也不是，唯一的可能發生事件。就形而上的抽象意義而言，實際上它是經由你們地球上；人類集體意識的選擇，持續不斷地在形成或再造（重建）。

對我而言這樣的解釋合情合理。我個人對地球大變動（或大災難）的理解是：每時每刻在這地球上，都持續不斷地有無數的大變動在發生。而許多讓我們得以存活的地殼大變動，其實對我們而言理應是個好消息。科學家們早已得知：地球某些重疊的地殼板塊，往往經常相互推擠堵塞；因為地球必須經常釋放這些重疊地殼板塊的壓力，好讓地殼得以舒緩壓力。這樣的過程往往是以相對緩和的方式進行，而我們大多數人也得以存活。我相信這樣的結果是因為：目前降生在地球上而且已達關鍵性數量門檻，準備朝向更高密度進化的外星人（ET）；以及地球此地的流浪者，他們經由共同努力所獲致的結果。他們有意識地將光與愛傳予地球，以緩和地殼板塊的振動頻率。

誠如 Q'uo 所言：

我們覺得雖然有洪水、地震等自然環境的大變動，所帶給你們的潛在難題；然而這些同時也是，地球讓自己表層更舒適的自然調整方式。因地球本身也是個活體，是故相當程度的關切是適當的。然而你們最好也能覺察到；地殼本身是個活的實體，而生命的存在即是：經由人類各式各樣的因應行動，所導致的妥協平衡結果。不過我們也覺察到，每個難題都有它的因應解決方案；而當命運之輪持續向前運轉，宇宙萬物終究都會獲致平衡與復興（更新）。

我們該如何解釋：非常普遍存在的流浪者信念（信仰），包括：大變動（大災難）、地球劇變（地殼劇變）、被提昇天等議題？

（譯註：《聖經》啓示錄中提及末日來臨聖徒們被提昇天）

或許當 Q'uo 提及，並且評論諾斯特拉達姆斯的預言時，便已經闡釋了替代性的可能未來理論。在過去多年來，我聽說過太多；所謂騰空飛天與被提昇天，何時是末日的各式各樣預言說法。至今，我個人對這樣的預言（或預測）；已經不再盲目相信追隨，不再認為它們是真正的世界末日。我不是指這樣的大變動（大災難）完全不可能，畢竟恐龍曾經因地球劇變，且歷經上萬年而成為石油。此外，還有諾亞方舟時代的大洪水；和其它地球自然環境大變動的遺跡，這些都讓我們得知地球的大災害確實會發生。甚至明天也可能發生。何況若是真有所謂騰空飛天與被提昇天，豈不是一件令人振奮的絕妙歷程！我完全不認為這些人是受到迷惑（或蠱惑），或許他們只是誤解某些涵義。因為這樣的事件並不在物質層面發生，而只是顯示某種他們願意為地球服務的勇氣（例如前述所言：將愛與光傳予地球）。

我喜歡雅露娜。裘伊（Aluna Joy）對這件事的說法：

切記：重要的是我們為何如此做？而不是我們做了些什麼。

行走於愛的道途即是：傳送我們的能量以強化光明。

意圖抗拒或對抗黑暗，不過是浪費我們的寶貴能量。

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在撰寫關於在地球上的 ET 靈魂與局外人手冊時，我完全都沒有提及 ET 的物質肉身存在，曾經出現在我們的天空或行走於我們當中。25 年前唐。愛爾金斯（Don Elkins）和我曾經在我們的書《UFO 的秘密：Secrets Of The UFO》，提及 UFOs 的外觀，我們的結論是：雖然 ET 的物質肉身存在，曾經出現過在地球上；但我們卻對於來自 ET 的形而上訊息，更加有興趣一探究竟。至今，我的見解仍然不變。坦白地說我並不認為：傳說中的灰色或昆蟲相貌的 ET，和他們經由像我這樣的通靈人；所傳達給地球人類的訊息之間，有任何必要或重要的關聯性。許多 UFO 研究人員與 UFO 相關經驗人士，並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仍然尊重他們的觀點，我甚至於追蹤他們的研究而頗有興趣一探究竟。

對此而言，Q'uo 的說法如下：

當正向與負向的實體（個體），都意圖獲致所謂的「畢業收成期」；以期躍升至正向與負向的第四密度之際，便發生了無數這樣的 UFO 接觸與安排。這類 UFO 接觸與安排的傳言（或報導），往往涉及了不同政府之間；或不同政府之間的某些人士，以及某些非來自你們世界的實體（個體）所介入的結果。基於不干預他人自由意志的前提下，我們無意詳加評論；或揭露更進一步的內幕，以免影響到閱讀或聽到這些事的人。有鑑於此，我們只能簡單地如此說：即便這樣的 UFO 接觸與安排確實發生過，它們也只是某種戲劇幻覺的一部份；而你們可將它們變成喜劇或悲劇，完全在於你們自己的選擇。的確有過無數的 UFO 降落、綁架，或是疑似綁架；其實卻是藉由在腦中植入某種記憶程式（或印記），而事後醒來卻有「實相幻覺」的結果。正如擁有其他類似記憶的實質效應，它對身歷其境的當事人而言；卻是足以形成某種「虛擬實相」，令人感覺猶如「身歷其境」的真實記憶。它的基本意圖是為製造恐懼。有鑑於不干預他人自由意志的法則，我們對於其他相關的意圖（計劃、設計、目的地），不便多做評論或揭露。然而，我們卻可以這麼說：對於那些選擇過著具有信心生活（或信仰）的人而言，這樣的傳言（或報導）則是無關緊要。的確，這樣的事件不斷地發生，的確也有無數善意的正向接觸事件，發生在那些尋求愛與光的人身上。

誠如丹娜 R.（Dana Redfield）近日指出來所告訴我的話：並非所有的實質 UFO 接觸都是那麼可怕，她自己就曾經被無數這類的 UFO 拜訪過，也曾被植入印記。就她的接觸經驗而言，其中顯然有一部份是形而上的訊息傳遞，但有些也涉及實質肉身接觸。根據她的經驗看來：實質與形而上的 UFO 接觸（或存在），並非可以截然明確地區分。若意圖分辨：某一 UFO 接觸或 UFO 實體的正負極向，到底是正面或負面，則必須就每回遭遇的個案而定。若正負面皆有，且助人與利己併存；我們如何判定，這樣的 UFO 接觸是那一類的經驗呢？

以下是唐。愛爾金斯 和 Ra 之間的對話：

提問人：若是某人和 UFO 有過近距離的接觸，或有類似的 UFO 接觸經驗；他必須先了解該 UFO 接觸經驗的核心意旨，以及對他個人產生的效應以便判定：它是來自於獵戶星座 或 星際聯邦。到底是否如此呢？

**Ra**：我是 **Ra**，正是如此。若是讓人感到恐懼，或導致毀滅（或不幸）的後果；則這樣的接觸，很可能具有負面的本質。若結果讓人感到希望、友善，並且喚起利他的正向動機；則顯然是和星際聯邦（Confederation）有過接觸的跡象。

再次的，唐·愛爾金斯問 **Ra**：為何唐在本地某大學（學院）講課，卻只有六、七人來參加？唐·厄爾金斯（Don Elkins）問道：既然自己的講課那麼棒，為何只有六、七人來參加？此事讓他感到有些沮喪。**Ra** 卻向他點出：

會被獵戶星座（Orion）這類公開演講訊息所吸引的，終究只有少數人；曲高和寡的先進振動頻率（或振動頻率提昇），畢竟只存在於少數人。然而，這些未曾受到公眾輿論影響的少數人，反倒更容易受到先進觀念的啟蒙。因此，別太在意人數的多少。

換言之，唐·愛爾金斯（Don Elkins）的小型公開演講；吸引了少數真正高素質的聽眾前來，有別於一窩蜂追求最新 UFO 訊息的一大群狂熱份子。也因而有別於那些，輕率鹵莽地認定：自己剛才見到 UFO，而盲目追隨 UFO 訊息的阿貓阿狗群眾。諷刺的是，唐·愛爾金斯去世後；我們試圖搜集他生前的演講錄音帶，方才發現：我們沒料到他竟然這麼早就去世，以致於我們沒錄下多少他的精彩演講。我們現在所提供給大家的演講錄音帶，大部份都是來自於他那一天的演講內容。至今已經有數千人聽過，他這一捲我們所散發給大家的錄音帶。

## 地球的「收成期」

「收成」（Harvest）對於新時代圈內，各式各樣形形色色的人們，是個觸及人心的關鍵性字眼。我個人覺得：今日的地球同時有兩種不同的收成在進行，即人類居民與地球本身的收成，這兩者同時在進行。這種活在最高點與完成點的「收成意識」，在流浪者圈內非常普遍地存在。邦聯實體曾經提及時間的周期，這樣的周期有助於地球的人類居民；得以學會愛的課題，它是地球的艱難必修科目。根據邦聯實體的說法：我們當今大約活在 25,000 年即一小周期的末期，也恰好是在 75,000 年一大周期的末期。一大周期所包含的三個小周期的末期，便可能是靈魂的收成期。但除了極少數人得以提昇密度「畢業」之外，地球先前兩個小周期的收成卻未曾發生。因此，所有當今肉身投胎於地球的靈魂；都是「命中注定」活在地球大收

成的末期。其中某些靈魂將會自地球「畢業」，而轉到其他進階課程繼續進一步學習。有的靈魂則須「重修」地球密度這一級的課程，因他們在地球時仍未學好該學的功課。以下是兩位流浪者和我們分享，他們個人對於所謂「收成」的體悟：

我知道我已經預備好去面對的關鍵時機已經到來，我也體會到我們兩人正歷經；深刻完全與漸進提昇的轉變，有來自更高實相的源頭在引領著我們。我清楚地體認到，我唯一剩下必須做的事；是將自己交託予靈魂（或臣服於大我的更高意識），並且全心全意地接受大我的指引而行動。

我感到非常興奮，躬逢其盛活在地球的關鍵性歷史時刻。我真的不知道每天的日子會變成如何，然而我體認到：我此時此刻在此世有其緣由。我須要去幫助、指引他人，我覺得我曾經做過或經歷過的各式各樣事情；都引領我此時此刻，在此適當的位置。至於預備好要做什麼我仍不確定。

當聽到自稱為「星際孩兒」的一位魅力女子（「非常興奮」的她--代號 109 號），她提及是受到「他人」影響而著迷；她所言的一段話，真令人耳目一新。但她說她並不確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許多人因而有不同的想法。我倒是覺得：所有預言此事的時間表都錯了！由地球的觀點看來，實在難以體會；就形而上（或非物質）宇宙而言，時間是瞬間片刻的永恆存在。的確是如此，記得曾經有一句話說：「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註：引述《聖經》中的經句）。

我覺得就形而上層面（或心靈層面）而言，它確實是在持續發生變化，但這樣的過程相當微妙；遠比急於進入新時代的那些人，所一般認定的要來的更久。爲了向大家說明，我對「收成」的觀點；因此，讓我先引介「先進振動頻率」（或「振動頻率提昇」）的觀念。我個人認為：只要是現今肉身投胎於地球的每個靈魂，都有獲致密度提昇的潛力，得以自地球的「第三級密度」收成畢業。

誠如 Q'uo 所指出的：

不妨讓我們這樣說：在覺醒的靈魂中，呈現出急速的躍升現象。有鑑於此，這一群靈魂才會選擇，現今肉身投胎於地球。對於那些活躍在地球或第三密度的靈魂實體而言，現今的確是「收成」的好季節。那些現今收成期得以肉身投胎於地球的靈魂，他們每人都有可能在期末畢業，獲得進入下一個更高密度的絕佳機會。以致於許多靈魂都爭先恐後地排隊，為了「收成期末」得以肉身投胎於第三密度（地球物質實相）的絕佳機會。當今地球既然正面臨「收成期末」，也迫切地須要這些靈魂一道協助參與收成。

唐。愛爾金斯問 **Ra** 如何判定「先進振動頻率」（「振動頻率提昇」）？

提問人：那麼紅光，特別是強烈的紅光；是否可以視為肉身投胎於地球的靈魂，他們「先進振動頻率」（「振動頻率提昇」）的指標？此外，強烈的紫色光是否也是如此？

**Ra**：我是 **Ra**，這樣的說法部份正確。在「畢業」或「收成」朝正極（正向或正面）第四密度提昇的過程中，紅光之所以會被我們見到，只是因為它受到能量激化的結果。然而，紅光原本是產生所有振動頻率的基礎。而所有這些振動頻率的總和，即是紫色光能量。紫色光是正極（或正向、正面）第四密度唯一的考量。在評估負極（或負向）第四密度的收成時，紅光、橘色光（橙色光）與黃色光的強度，會被審慎仔細地考量。因為這類的光所具有的持久能量，對於負極收成的進行是必要的。基於人們由太陽神經叢中心向更高無限智能開放極為不易，因此這類的光所具有的持久能量，對於進行負極（或負向）第四密度的「收成」是必要的。

上述對於能量系統和正負向極性的引述資料容易讓人感到混淆。因此，我們在下一章（第五章）將會談論「脈輪」與「能量中心」的概念。此外，在第六章中也會討論形而上抽象正負向極性的概念。在我們的「術語辭彙」也有這類的主題。「混合收成」即是地球的收成現況。現今只有少數的靈魂，能藉由正向的服務他人，而得以自地球的密度畢業；而更少的靈魂則是，經由負向的方式「畢業收成」。然而，對於那些正負向極性皆不足，卻意圖提昇振動頻率；以獲致自我心靈提昇的人們，現今仍有足夠的時間來轉化提昇。當今的地球之所以會被，那些有權選擇現今存活在地球上的人們所佈滿；即是因為這些人具有提昇振動頻率，因而獲致心靈自我提昇的升級或畢業的潛能。

許多尋求提昇振動頻率，而獲致自我心靈提昇得以順利畢業收成的人們；往往是那些藉由「先進振動頻率」（振動頻率提昇）而具有正負極性傾向，得以有機會於此時以肉身投胎於地球的那些靈魂。因現今地球的正負向兩極，正值意圖藉由正極實體的「服務他人」（或「利他修為」）；以及藉由負極實體的利己自我修為方式，而各別增強正負向極性。

這樣躬逢盛會的絕佳機會，正如我們地球人所說的：「客滿，謝絕多收」之意！這年頭的地球，我們有絕佳的催化劑足以吸引許多靈魂爭先恐後地排隊，為了「收成期末」肉身投胎於此，藉由地球密度提昇而獲致順勢畢業的絕佳機會！上述這些催化劑效應，都是為了讓我們得以預備好；以便順利迎接即將到來的「收成」。我個人覺得：更確切的字眼（或術語）理應是：第三級密度的「畢業」。我們人類

現今正處於「第三密度」的地球，而地球的物質實相我們可稱之為「第三級密度」。我們或許是來自於「第三級末」，甚至於第四級、第五級、第六級的密度；此時因緣際會流浪在地球，然而一旦我們肉身投胎於此；我們都再次地變成「第三級」。此外，我們也理應加入所有地球的原住民；一道通過「第三級密度」的升級畢業考，以便在地球肉身投胎末期；得以順利完成任務，因而離開「第三級密度」的地球。再次地，請大家稍安勿躁；因我們會在下一章，進一步討論「密度」的議題。現在讓我們來談：投胎在地球的靈魂，必須如何才能順利收成畢業呢？第一個畢業條件，聽起來似乎是夠簡單的要求：即我們得要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去關心或投入「服務他人」（或「利他修為」）的事宜：

在地球學習「服務他人」（「利他修為」）的靈魂，必須有超過51%的時間，外加持之以恆的意願，來投入「服務他人」之事。如此方才足以承受得起；第四密度經驗中，正常或必定要求的「發光」標準。

上述所謂的「51%法則」適用於，「服務他人」或正向（正面、正極）服務他人的靈性道途。對於那些不挑剔文字，或不具備嚴謹科學傾向的人，我們可以說：上述的「51%法則」意指：多為他人著想過於為自己著想。對於負極（負向）靈修道途，即步入利己自我修為道途的人們而言，則是要求不同的修為方式：

**Ra**：對於希望步入利己自我修為道途的人們，則是5%的不同要求條件，它意謂：5%服務他人，95%利己自我修為。它要求必須完整地達成目標。希望藉由負極（負向）的修為方式，來獲致「畢業收成」是相當困難的；因此，務必全力投入方能達成目標。

提問人：為何負極的收成道途，遠比正極的來得困難？

**Ra**：我是 **Ra**，這是基於「一的法則」之傾向；它指出了朝向無限智能的通路，是一條你們可稱之為窄門或窄路的道途。意圖達成51%造福他人，正如意圖達成5%造福他人（95%利己自我修為）的道途方式一樣的困難。介於它們兩者之間的許多人，往往是抱持著漠不關心或毫不在乎的態度。

由此看來，選擇正極道途的人們須達成 51% 造福他人的貢獻；而選擇負極道途的人們，則須獲致 95% 的利己自我修為。因而正負極性的行動準則，由此可見一般。重要的是：當事人務必讓自己每日都能貫注在自己所選擇的目標上（譯註：無論所選擇的道途，是藉由服務他人或自我修為）。在面臨畢業收成的重大時刻，許多人卻往往是雜務分心（或漠不關心），而陷入了沉睡狀態。於是，對這樣有意識的專注要求，抱持著置若罔聞的態度。然而，即使是我們當中心智敏銳的一些人；有時也難免會陷入，**Ra** 所謂渾渾噩噩的沉睡陰霾中。在這樣的狀態下，人們往往是在善行與自私之間；持續不斷地徘徊，因而無法有意識地專注於愛人與利他的正向服務修為。此外，也無法有意識地專注於負向利己自我修行（渾渾噩噩地陷入行屍走肉般的沉睡狀態）。意圖獲致正負兩極的不同修為成果，我們須不斷地再次選擇；藉由自我付出以步入利他（服務他人）的發光（正向修行）道途，或藉由操控他人以步入利己修行的負向磁性道途。此外，一般而言；所謂「畢業」或「收成」往往是在，身體死亡之後發生：

實際上並非末日近了，而是末日早已開始；就你們的時間而言，它還會持續許多年。即使我們能夠，我們也不太可能告訴你們；到底「畢業」或「收成」，這樣的「過渡期」何時才會完成。我們只能夠告訴你們：它理應不會戲劇性地發生，而那些能夠「畢業」或「收成」的人們；則是在他們修完此生課題而肉身生命自然結束之時，因而臨終「畢業」或「收成」的。

雖然有少數極為罕見的案例，偶而也會有某個特別的靈魂；肉身生命尚未結束，便已經自地球的第三密度實相「畢業」。然而，因此獲致離開地球層面的機會；以及獨自躍升的情況，幾乎從未發生過。

提問人：你先前曾提及，若能躍升進入「第八層級」或通達「無限智能」；則只要是該實體所希望的特定周期中任何時空，都能夠達成「心身靈複合體」的「畢業收成」？

當達成「第八層級」時，該實體到底會體驗到什麼？

**Ra**：我是 **Ra**，每個實體覺知（認知）「無限智能」的體驗都是獨特的；這樣的「無限智能」覺知體驗可以包括了：由無限的喜悅一直到當該實體仍在肉身生命時，便具有強烈獻身服務他人的使命感。達成「無限智能」的實體，大多體驗到無法言喻的奧妙。然而，一般而言；該實體很少會想要，即刻終



止肉身生命。反倒是變成了：具有強烈的願望，想要去傳達或善用這樣的奧妙經驗，藉以幫助他人。

或許令人感到訝異的，「畢業」或「收成」的最後一項要求條件，竟然是：  
知道自己什麼都不知道！

提問人：我假定一個人若想要，由「第三密度」提昇至「第四密度」；知道（或了解）「一的法則」並非必要（只是媒介）。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

**Ra**：我是 **Ra**，一個實體絕對必須有意識地了悟；他什麼都不知道，才能獲致「收成」。理解並不屬於這個密度。

（譯註：上述說法正如禪宗，六祖慧能揭示開悟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唐。愛爾金斯 問到：「混合收成」的情況經常會發生嗎？

提問人：宇宙中一兼具正負兩極「身心靈組合狀態」傾向的星球，「混合收成」的情況經常會發生嗎？

**Ra**：我是 **Ra**，在宇宙中就星球的收成而言，「身心靈組合狀態」傾向負極的收成大約有 10%，傾向正極的收成大約有 60%；而大約有 30% 是「混合收成」的情況，因此幾乎都是正極傾向的收成（60%）。而在「混合收成」（30%）的情況中，幾乎沒有大多傾向負極的收成；因為當一個星球強烈地傾向負極時，則正極收成幾乎沒有任何機會發生。

由此可見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收成是混合的，正如我們的地球目前那樣；因此，我們的星球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怪異！

就我的斷定而言，「收成」是在肉身死亡之後才發生的；而它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Ra* 如此說道：

那些完成某個「生命週期」體驗的實體，已顯示出對於思想與行動效應的理解傾向；將根據他們的選擇區分，朝向最能讓他們的「身心靈組合狀態」感到自在舒適的振動頻率傾向去發展。這樣的過程是由，那些擔任看護的存有所監護著。這些存有的本質，傾向於「一的法則」，而趨向積極服務眾生。是故，地球實相的物質幻象是由光所產生（註：有如「立體電影」般的投射效應）；或是更確切但較難理解的說法，由光與愛所產生。它具有不同程度的強弱光。每一個收成實體的靈性複合體（身心靈組合狀態），會朝向光移動；直到那光對於該實體而言，太過於炫亮而無法承受為止。於是，該實體可能僅僅到達「第三級密度」；或是到達極為接近「第三級密度」結束時，傾向光與愛振動頻率的「身心靈組合狀態」。然而，一旦置身於「八度光階」，強烈充滿光與愛振動頻率狀態的這些實體；接下來都會經歷一個主要的週期，好讓他們有機會發現自己的天性傾向。因而，得以和緩地順應這樣的天性發展傾向。

「光的道途」或「愛與光的適當位階」，即是我所謂的「光階」（八度光階）。而藉由以下方式讓我較為容易，觀想上述的「光階」過程：

我見到自己步入光中，光越來越強也越來越炫亮；直到那光變得太過於耀眼，而讓我無法承受為止。當我步上「光階」時，我只希望能迎合；我所能承受的，最充足的光芒。那恰到好處的「光階」，即是最適合我的「密度級數或光階」！

現在，讓我們來談論此星球的「收成」；我意指地球、大地，或大地之母（蓋亞）。  
唐·愛爾金斯 問到：這樣的「星球收成」，到底是如何運作的？

提問人：一個「第三密度」的星球，要如何扭轉成為「第四密度」呢？

*Ra*：我是 *Ra*，這將是最後一個完整詳盡的問題。誠如我們先前已經說過：「第四級密度」的來臨，就像是每一小時的敲鐘，那樣有秩序與規則化。你們地球的時空結構，已經使得這星球得以運轉至，另一個不同振動頻率的狀態。因而，地球得以按照這新的傾向（第四級密度）來重新扭轉塑造。然而，正值此「過渡期」；你們地球居民的思想形態，無論是就個人或是社會整體的身心靈組合狀態分佈而言；我們覺得全都顯得零亂，因而缺乏明確的方向。如此導致進入「愛的頻率」，有時你們會稱為「諒解的頻率」；就你們目前整

體社會的身心靈組合狀態而言，仍不足以有效地達成目標。因而，一旦「收成」來臨；許多人仍須輪迴重修，「第三密度」週期的人生課題。此時，雖然你們當中的流浪者、老師；以及精於此道的高手，都一心一意地致力於能讓地球「增加收成」。然而，只有少數人能順利地「收成畢業」。

（譯註：就上述討論主題，人類社會整體的「星球收成」而言）

顯然地，我們的地球在誕生進入「第四密度」之際，正遭遇到困難。因而，地球大地才會如此地天災頻仍；因為，它必須試圖去平衡它自己。星際邦聯覺得：基本上我們已經朝向「第四密度」的時空狀態邁進，我們從原先太陽系的時空狀態；到進入當今「第四密度」的時空狀態，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只是我們無法藉由，我們在「第三密度」的感官，來意識到這樣的扭轉改變。當一百年或三百年後，這整個過程完成時，地球將會變成怎麼樣的情況？

提問人：當地球的收成結束後，「第四密度」的存有；是否會肉身投胎於地球上，就我們目前所知的情況？

*Ra*：我是 *Ra*，這是極為可能的事。

極為少數的某些靈魂，其實已經肉身投胎於「第四密度」的身體了：

提問人：那麼，這是否意味著這些靈魂的目的是，就在地球完全轉變成為「第四級密度」之前；他們就在地球的收成過程之前，先來地球經歷體驗？

*Ra*：我是 *Ra*，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但這些靈魂並非流浪者（異鄉客），這意味著：地球即是他們「第四密度」的原鄉。然而，意欲獲得「服務地球」的經驗；只能藉由歷經「第三密度」的收成而獲得，而且該實體必須顯示出：積極「服務他人」（服務眾生）的傾向。及早肉身投胎於「第三密度」的地球是值得慶幸的，因為在地球收成過程中；若能夠積極地「服務他人」（服務眾生），必能獲致靈魂體驗過程最佳的「提昇催化」。

由此看來，我們地球已經有了某些先驅靈魂，在此先行開拓「第四級密度」。然而，「第四級密度」是否將會取代「第三級密度」呢？它不會在地球目前的次元層面發生。

**Ra** 澄清了這問題：

提問人：目前我們已經肉身投胎於「第三密度」的地球層面。那些置身於「第三密度」地球層面的實體，若已經有相當次數的肉身投胎經驗；將會以下列三種方式「收成畢業」：那些選擇「正極道途」的實體會繼續留在已經轉變為「第四級密度」的地球；選擇「負極道途」而獲致收成的實體，則會前往另外一個星球。而其他無法收成的「第三密度」實體，則會前往另外一個「第三密度」的星球。除了上述這些實體之外，我假定在地球上；還有某些實體是來自於，另外一個「第三密度」星球所收成的。他們前來地球，且已經肉身投胎於「第三密度」的身體；為了促成地球轉變為「第四密度」，另外還有流浪者（異鄉客、局外人）幫忙。到底這樣的說法是否正確？

**Ra**：我是 **Ra**，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除了還須要附註說明一點：那些具備正極傾向而得以收成的實體，雖然會繼續留在地球發揮他們的影響力；然而，卻不是在現有的「第三密度」地球層面上運作（譯註：因地球屆時已經轉變為「第四密度」）。

對於我們這些，置身於「第三密度」地球層面；且正朝向收成努力的人們而言，我們的目標到底是為了什麼呢？首要的核心目標 理應為「是」（**BE**）。  
（譯註：BE，在此意謂「忠於自己存在的本質，抱持自在無為的態度」）

星際聯邦實體便論及這樣的挑戰性觀念：

目前肉身投胎於「第三密度」地球層面的人們，若試圖「是」你自己，是很好的。就按照：「是」你自己的模樣，「是」你自己的選擇；「是」你真正的自己，因**你真正的自己（真我）（靈魂）**即是**你的大我**。**你的大我**也是你的**更高自我**，它事先已經為你此生的道途鋪路；但他也容許你有充分的自由意志，得以自由詮釋許許多多的具體內容細節。但每個實體的**大我**，已經確保其既定道途。

（譯註：大我擬定此生基本方向藍圖，而和三度空間實相打交道的「自我」，即我們日常生活所認同的「我」；再經由每個當下思、言、行的選擇與熱忱，實現所選擇目標的可行方式與具體形式，但既定目標當下仍可改變）

以下是兩位流浪者談及，如何「是」自己（忠於自己存在的本質）：

對我而言，它和「平衡」有關；然而，發生某些潛在災害和災難性事件仍是可能的。而且是頗為可能發生的。是的，我們在地球上的時日已不多了；因此，我們更必須「是」我們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因應或回應他人的想法。

跟隨你自己內心的聲音，若是它引領你來幫助地球的「收成」；那麼，就如此行。若是你相信「收成」後你將會留下，那麼就留下來；若是你相信耶穌基督會再來，那麼就準備迎接祂的再來。若是你知道ET正試圖和我們通訊，那麼就留意那樣的訊息。重要的是：「是」你自己（無為自在地）。你當知道：無論你的感受是如何地與眾不同或特立獨行，你不是孤獨的。你只須「是」你自己（無為自在地），就會吸引促成相關的事自然地發生。

「是」（無為自在地）對我們而言真是難以想像，因我們的心態早已習於「做」。因為，我們西方文化的工作倫理，便是傾向於「努力工作」，因而受到社會肯定。然而，一旦我們能夠清楚見到；我們的任務本質「是」什麼；一切我們所「做」的努力，才會導向正確的方向而獲致成果。致力於「畢業收成」的任務，我們還有一值得投入的收穫是；能和自己的心（大我）一體，也和「造物主」合一：

當「收成季節」來臨時，你知道你的任務是什麼；而你希望自己是，以自己之所是躬逢盛會。我們對你們的建議是：此時此刻，若你想服侍（服務）「造物主」的最佳方式是；當下打開你的心，以實踐和造物主的神聖合一。

面臨收成的核心目標是「極化作用」（指前述趨向「正負兩極」的修為道途）：

你們每人都能在此世，獲致對「愛」的「收成態度」。這意指你們每人都能夠：多關心他人、多愛他人、多體諒他人、多撫慰他人、多安慰他人、多寬恕他人，因而多過每人所在意的：被人諒解、被愛、被安慰、被寬恕。如此愛的本質是自我犧牲，願意將更多的時間；投注在關心幫助他人，多過關心自己的事。如此「愛的態度」，對於「極化作用」的產生，有極大的幫助。若是你能夠如此，一旦你死亡；擺脫「行屍走獸」般的肉身生命，得以進入「更大生命」層面時，屆時你理應得以運用無限造物主必有的光。

**Ra** 則建議我們，將「平衡」視為致力於收成的目標：

**Ra**：我是 **Ra**，每個身心靈複合體（每人的身心靈組成）；都有自身的啟動模式，以及自己的覺醒週期頻律。收成之際重要的是，每一個身心靈組成（身心靈複合體）的狀態，以及各個能量中心的和諧平衡。因為，這是和「收成」有關的旨趣，因此須要特別留意。

以意志力和強烈的意願致力於「收成」，反映出面臨「收成目標」的「時間緊迫」：

當你們的地球面臨所謂「收成」之際，許多人的經驗必須更加密集、緊縮；因為當「收成時間」越來越緊迫時，意欲獲致收成的任務就必須加緊完成。一旦時間緊迫，就必須加緊趕工，方能達成任務。你們必須善用所剩無幾的時間，致力於搶救地球靈魂的「收成任務」；即轉變地球人類集體意識的偉大任務。當然會有任務更加困難的風險，但你們的地球也同時擁有；史無前例的絕佳機會，得以藉此過程進化提昇而向前大步邁進。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流浪者的另外一個名稱，即是「收割者」（收穫莊稼的人）；而我們目前之所以在此，其實和「地球的收成」息息相關：

我們有這些為地球靈魂憂傷的兄弟姐妹們，此時此際選擇肉身投胎於地球的主要目的；即是藉由他們在此的「發光」，來促成人類集體意識轉變的可能。藉由他們提供適當的觸媒，好讓地球可能得以增加收成。另外還有兩項個人的因素，促使他們選擇這樣的任務（或天職）：對於流浪者而言，若是記得；獻身於這樣的任務（或天職），則有助於他們自己加速「極化作用」的可能（譯註：指前述趨向「正負兩極」的修為道途）。因而，其光芒將會超過；若是他們置身於，較光明層面的高密度時空媒介（譯註：這正有如燭光在暗中更顯得明亮）。最後一個因素則是：就人類整體的身心靈組成，或整體的社會記憶組成；我們得以判定一個實體或一個社會實體的某個成員，是否能夠充分利用第三密度的時空媒介；即善用此不完美的媒介，致力於學習與教導。這特別適用於那些，進入或置身於第六級密度的實體；因為在第六級密度中，慈悲與智慧的平衡發展是優先的考量。

星際聯邦實體此時此刻出現在此，藉由思想（意念或想法）來幫助我們：

我們此時此刻出現在此，是希望能提供你們：關於心靈成長的資訊與見解。就我們的了解而言，你們現在得以享有的現在這段時期；其實是你們地球「收成季節」的一部份；或是先前你們地球世界的收成完成結果。此刻正當地球轉變成為，更高密度光所照耀的實相（或光之幻象）之際；我們覺得對於那些意欲加速心靈進化過程的實體而言，目前的地球具有絕佳的成長機會。我們希望能夠幫助，正如我們可以幫助；尋求我們的見解與樂見我們的出現，來幫助你們地球的那些人。

## 轉化（Transformation）

在「新時代」（New Age）文獻中，另一個常用的字眼是「轉化」（轉變）。正如「啓蒙」（initiation），「轉化」是個模糊，具有多重字義的字；其意義端賴誰在使用這字，以及是以何種方式用它。我個人的感覺是：整體而言，和它最接近的同義字是：覺悟、啓示、顯示、開悟等字。然而，和「啓蒙」（啓始）不同的是；「啓蒙」是學習過程的一部份，而「轉化」卻無法直接獲得。它反倒是一種過程，讓我們得以藉由各式各樣的方式；來鼓勵誘導自己內心，我們理應自行探索這些方式。誠如拉威（Latwii）群體忠告我們的：

最終該實體將會有意識地尋求，能打開通往內在自己（內我、大我、真我）層層門戶的鑰匙；因而得以揭露存在本質的寶藏，它正等候這樣的尋求來揭示它的奧秘本質。在此過程中，會有某些轉捩點；讓該尋求者不只是以其意識心來理解，他和眼所見的一切都源自於一個造物主；且越來越能體驗到：太一造物主的本質，其實是存在於自己的本質中。就在自己內心即可尋找到太一造物主的存在（內在神性），而在太一造物主的存在中，也處處可尋找到該實體的存在。當這樣的過程越來越明顯，且越來越成為該實體肉身投胎於地球的經驗；該尋求者（或該實體）終究體悟到，這正是自己一路尋求所要的開悟體驗。

以下即是一個典型的「轉化體驗」案例，由某位對此過程頗感迷惑不解的男士和我們分享的個人經驗：

這是最近某個讓我迷惑不解的經驗，兩週前當我面臨考試（我還在大學唸書）；我感到無比的挫折感，卻求助無人之際。。。我感到困惑，不禁懷疑：

到底是否真有神的存在，而我是否孤獨一人？就在此刻，某種我從未體驗過的感覺充滿全身；它是一種純粹的愛，我所體驗過的最純粹的愛。因而幾乎讓我窒息，甚至於直到此刻當我在寫這件事時。我也感受到它（祂）就在我的房間內，就像是坐在我的身邊安慰我。自此後，我所有的挫折感與壓力就此消失；而我這一生從未有過，如此美妙的感覺。

Hatonn 星際實體則專注於這類經驗的品質：

我們鼓勵你們人類，必須更加留意你們周遭的徵兆。正如陽光自東方升起照耀整個大地，將大地從黑暗逐漸轉為光明；同樣的情況地球的兄弟們，轉化也是如此到來。

我們須要什麼條件，藉以鼓勵誘導自己內在的轉化呢？其中一樣是極大的耐心：

當然，在這樣的轉化過程中；尋求者會希望有所幫助，但若是該尋求者能將自己的眼光放大到：見到有意識的自己，正活過動盪不安的混亂變化過程；而這樣的過程是基於淨化的意願而啟動的，該尋求者就能夠了解到：一旦這樣的意願被磨鍊過後，還須有堅定的信心耐心等待。

另外一樣有助益的是，放下自我對於變化的抗拒：

如此的轉化涉及了極大程度的放下（譯註：指自我或小我不再抗拒或掙扎，而將自己交託或降服於大我意識；才能見到變化過程的意義，不再排斥）。

因為這樣的放下（或臣服）感覺就像是自我的死亡，自我往往會將這樣的尋求途徑視為困難、痛苦、為難；然而，我們也鼓勵大家須體諒抗拒變化其實是自然的傾向。因為，我們的身體與腦袋中的每一個細胞，都具有維護現況的傾向。靈性（或心靈）導向的生命（或生活）雖然不缺喜悅，但當該實體變化（或改變）的速率增加時，他的受苦指數也會因而增加。

有鑑於內在轉變的須要，於是冥想似乎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伴隨我們的幫助：

我們敦促你們最好能夠每日冥想，這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但我們不會建議去評斷個人冥想的優劣，也不重視（或強調）每天須花費多少時間在冥想上。因為，當個人內在意願成熟時；就會重視此事，自然也會因而有所進展。但若是缺乏個人每日冥想的自律要求，即使只是數分鐘也好；一旦收成季節來



臨，則朝聖者（譯註：指「期待收成神聖時刻來臨的人們」）將會因而錯失轉化良機。以致變成迷失（或失落）在每日匆促的世俗雜務中。

如此的轉化過程對於我們的深層心智，到底會產生何種衝擊效應呢？或是說：我們的深層心智，將會如何介入這樣的轉化過程呢？

許多人將心智視為僅只於腦幹、腦根，有如我們心智的某個部份（頭腦）；是個被糟蹋誤用且低劣下賤的官能，而此官能（頭腦）則汲取粗劣、低賤、不道德心智大倉儲的養分。也有人將深層心智視為少女來追求，而這樣的追求有別於掠奪；且可能須更長時間，但此追求獲致的寶藏卻是無比珍貴。左右手（或左右腦）心智的轉化，也將會因人們意識心的改變而改變；意識心現今以新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心智，也如此看待其他自己的心智。

在轉化過程中，我們須完全放下自我評斷：

在意圖轉化的啟動過程中，我們須開始放下自我評斷，而不再重視此事。因為，反正自我評斷也無法確切客觀；是故，不如盡可能省思自己生命的最高層面意義（例如：我的人生目的、志業，我此生的至高目的與意義）。這樣的省思當然很有價值，但千萬別因而成了審判自己的法官。當我們終能放下自我評斷（自我論斷、自我審判），而以無比信心步上塵土飛揚且孤獨（獨特）的靈性道途時；我們就能以更為創意與充滿活力的方式，來和他人互動相處。

轉化的過程也可能讓我們感到困難，當必須面對改變而喪失原有的人事物關連：

端視你和轉化能量的調和程度，或許你不致於；因不適應（或不舒服），而感到恐懼。你可以瀟灑坦然地面對它，因而說道「我必定改變得很好」。但是若你須面對你的恐懼（恐懼改變），你也須坦然面對接受它的存在。保護自己敏感脆弱的內心，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對。你可以試著去面對它，逐漸一點一點地消除你內心的恐懼；你可以試著慢慢地改變，支持你自己去面對改變的恐懼。切莫勉強對抗自己的膽怯，也不須因改變所帶來的不舒服；勉強自己和命運對抗以致讓自己受挫，如此反倒會因而失去自信。

雖然我們流浪者喜愛探究隱藏的事務，但我們每日的經驗其實就足以提供，轉化過程所須的動力：

我們日常生活中一切所顯現出來的事物，多少皆可將之視為是某種的行動觸媒，足以促動適當層次的轉化發生。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轉化過程，它涉及我們都能逐漸覺察到，彼此都是靈性家族的一份子。它往往是藉由先意識到某些人，和自己是心靈相近的靈性家族成員。這樣的轉化過程所帶來的期盼是：地球已經開始形成，正向第四密度的社會記憶組成（或社會記憶複合體）：

當一個人能意識到這樣的靈性家族網絡時，他已經開始掌握到所有種族的關聯性。的確，這樣的關聯性至今已經變得相當明顯；因此，我們建議這樣的靈性家族網絡或許理應成為家族關聯的根本考量。而人類的靈性家族將試圖在轉化為第四密度的地球，形成正向第四密度的社會記憶組成（或社會記憶複合體）。愛與自由將是靈性家族網絡的基礎，而一旦實現則將會讓一個實體得以拉近真正的家族關係。人類過去只能藉由最親近的家族血緣，才得以實現這樣的關係。要建立這樣的靈性家族網絡，必然須具備對心靈關係的無比信心；因任何思想觀念的轉化，都涉及一探究竟的意願前提。在某些情況下，如此一探究竟的意願，還能夠促成意志力的運用。改變是痛苦的，一個意欲探究自己靈性家族成員的人；必須忍受覺知每位靈性家族成員的悲慘困境，而所有的人一旦自我意識覺醒難免都會受苦。

當我們進行這樣的轉化過程時，星際聯邦實體希望能幫助我們：

轉化過程要求當事人須盡力尋求探究（而不逃避問題），因而黑暗的陰影似乎更陰暗，而且顯得比先前的經驗更為困難重重。但我們可以向你們保證：你們可獲得的幫助即將到來（或就近可及）。即使你們覺得：自己須要幫助的呼聲沒獲得回應，但你們仍會獲得所傳來的愛與光的支持；它來自於那些，認為有幸能夠陪伴你們走過這趟旅程的那些實體（或存有）。

## 全球心智

在我們探討過一系列關於新時代思想的雜音（或噓聲、噏聲、另類觀點）後，最終我們以探究「全球心智」（地球的集體意識）這觀點，來結束本章節的討論。關於「全球心智」的涵義，其中有一種說法；讓我始終無法理解，即是所謂的「蜂巢意識」。它意味著，我們所有的地球人；都被某些外星人，一起選為工蜂或奴工。今日無論是基於何種原由，而讓我們人類的集體命運導向這方向的話；始作俑者理應是

媒體的誤導與推波助瀾。媒體其實也反映出：我們人類的集體資訊、錯誤訊息，宣傳以及流行一時的通俗文化狂熱（譯註：甚至於迷信的傳言，例如：美國曾經因媒體誤導，播報「火星人入侵」，而讓大眾為之抓狂信以為真）。然而，不！這不是我要的訊息（或徵兆線索）。我要傳達的訊息是：如今有許多的流浪者齊聚在此；為了幫助地球提昇轉化，成為更美好的世界！

我們利己或利他修為的觀念想法，對於我們的社會確實具有革命性的展望（或願景）；或者它可以說是，我們每人內心深處的「烏托邦夢想」（或夢幻）。我知道我們一切努力的終極目的，是為了能和「太一無限造物主」合一；但目前我們已有潛力，得以實現我們每人夢寐以求的「烏托邦社會」。只要我們願意當下實現，我們所重視的這些觀念想法。

若是我們將正向「第四密度」視為是「伊甸園」（或樂園、夢想、願景、憧憬），在其中我們理應都是一體；這樣的「夢想」，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願景。而我們現在正努力實現，我們的「夢想」宣言！

往往你們想創造的是一個過去未曾存在的實體，直到你們能夠進入那樣的生命韻律與生活意願；如此你們才能夠越來越接近，你們原先只能模糊意識到的目標。而這樣的目標，和你們如何與他人互動則是息息相關。你們試圖想要建立的實體（集合實體），正是「世界的心靈」（全球意識、全球集體意識）；或說是「社會集體記憶組成」（社會集體記憶複合體），這樣的方式名稱。

保守的說法是：意欲實現這樣的願景，仍須一段時間；但及早預見我們努力的方向，總是一件好事。許多流浪者都覺察到，我們必須更懂得善待我們的地球。誠如羅素·路易（Russell Louie）所言：

身為一個流浪者，我是以全球性的眼光來思考；而其他人都只是，想到自己可以從中獲得什麼。當人們在談論資源回收，或是再生能源時；我總是質疑，為何大家都沒去實踐它？

星際聯邦實體同意此觀點：

此外，還有「星球的命運」（或星球的業力、因緣、因果）；涉及了國家以及較大的經濟、社會、宗教實體（團體），對其他實體（團體）所採行的不平衡（不公平、不公正）行為（註：例如侵略、剝削、壓榨、迫害）。因此，我們有個人的業力與社會團體的業力，層層疊疊地交錯直達天聽。就地球目前的情況看來，它並不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因而對於那些希望能就改善社會團體業力的實體而言，他們仍有許多機會改善全球集體意識。而你們當中有許多人，此

生肉身投胎於地球上；正是為了幫助改善地球的集體意識，而選擇了肩負這樣的個人使命。他們藉由選擇以及精益求精的淨化選擇而幫助地球，終究也是服務「太一無限造物主」。他們療癒地球的深層集體意識根源，因而幫助改善地球的集體意識；此集體意識根源，是由地球中、住在地球上、和周遭所有的地球原住民所共享。

**Q'uo** 則向我們保證，我們的努力已經獲致相當可觀的成果：

全球心智正汲取你們所貢獻的意識精髓，它正幫助提昇地球的振動頻率，也有助於改善助長地球的新生。難免還是會有麻煩與困難，尤其當地球朝向新的平衡點轉化時；我們須懂得靜觀其變，以渡過這樣的混亂變動時期。

我們此時此刻恰好在地球上，可說是來得其時以躬逢盛會！布里希斯（Brisis）以及其他相關人士，和我們談及：他們所體會到「萬有一體」的「合一連結」：

有時我覺得自己是一切萬有的一部份，是那偉大宇宙一體的一部份；而就在這樣的時候我感到最自在，也最能夠和我周遭的世界自在愉快地相處。往往就在這樣的時刻，也讓我最能感到珍惜懷念；我終於能夠感覺到，被自己的某些部份和這世界所接納。然而多半的情況下，我只是步上自己道途的旅程；帶著願意陪伴我步上這條路的伙伴們，而了悟到總有一天我們都會回歸一體。屆時，我將不再是從外面來看這一切；而是更大整體的一份子，歡欣鼓舞地跳著——我自己的萬物生命合一之舞。

對於相同的目標，布里希斯（Brisis）表達了；超越個人情感，而涉及社會文化涵義的內容：

我正朝向記錄片製作的事業生涯發展，我希望透過它來傳達給全世界：關於彼此相愛與相互了解的訊息。別懷疑，這是千真萬確的；這是我在 23 歲時的事業生涯目標，但我難免會有疑慮：在我們這個社會（美國或西方社會），一個 23 歲的年輕小伙子不幹別的；竟然要投入這樣的志業目標，會不會令人覺得有一點奇怪。

我最想做的是：去做或說有助於促進人類，彼此互動連結的觀念想法。這年頭我們常會見到，許多這樣的口號或見解；但我覺得它還有待我們，去真正將它落實。因此，我們持續地會有這樣的感覺；促使我們致力於引介某些觀念想法來實現它，這些觀念想法須要一段時間方才能夠具體落實。反諷的是，

但願這樣的願望別在我身上喪失；因為我一方面很想和人談論彼此的互動連結，但另一方面我卻又感到和他人如此地疏離。

**Q'uo** 贊許鼓勵我們不妨採行以下的做法：

目前當你們置身於「第三密度」循環末期，你們每個人都適合肩負這樣的任務（或使命）；即是找到新的方法能和其他的文化、種族、思想、邏輯（理念）架構，以及和不同的存在（或選擇方式）和諧相處（或相互尊重）。你們當前「第三密度」循環末期的努力方向，即是獲致心靈的整合（合一）。因而「社會集體記憶組成」（社會集體記憶複合體），理應是你們致力於朝向「第四密度」提昇的基本架構。你們正試圖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心靈族群，以分享彼此的思想、希望與恐懼。擔負彼此的重擔，正如呼吸那樣地自然；分享彼此的喜悅，就像是你自己的那樣。

繞了一大圈，我們終於回到探討「大眾傳播媒體」的結論上；對我們的「大眾傳播媒體」，**Q'uo** 有以下的臨別贈言（中肯評論）：

我們所見到在生成的是，一種雙向的力量；其中已有環保團體持續地運作，自然可能喚醒大眾的全球一體意識。然而，也有一些人士（利益團體）只想順從既定的舊觀念模式運作；因而，偏離愛護地球的全球一體意識。後者形成了負面的影響力，於是阻礙了伸出援手的意願，以及無懼於彼此合一的連結。只要你們社會文化中的大眾傳播媒體，仍將焦點貫注在某些負面訊息上；而這些訊息往往帶著沉重負面的情緒，例如：戰爭、謀殺、強姦等訊息。因而，形成了恐懼的心理；導致在人與人之間，築起了一道無形的牆。然而，相同的大眾傳播媒體；也能帶給人們充滿希望的訊息，好讓那些尋求歸屬感的人們不致於感到疏離。當今所謂的資訊爆炸時代，人類彼此之間的溝通連結潛力與日俱增；導致相同的大眾傳播媒體也將會，因促進人類彼此之間的溝通連結潛力而備受喝采。此外，大眾傳播媒體也有助於；人類彼此之間，在光中愛的連結。這樣的連結將會隨著時間而內化，成為人類心靈文化的內在精髓。是故，就此而言；大眾傳播媒體亦可真正成為，人類社會（集體）記憶複合體之母。

我個人逐漸地覺得：大眾傳播媒體連結人類的潛力無可限量，而網際網路與電子郵件；正是促使我們提昇，邁向「第四級密度」的訓練機能。說到「密度」，讓我們轉到下一章探討關於「密度」的問題；以了解邦聯實體（存有）已提供給我們的偉大計劃中，所涉及的「密度」相關議題。

《欲知後事，請待下回分解!》

## 第五章 我們充滿能量的自我與我們如何演化

*personal—need a complete review of Chap#5 ! -- 2008/6/14*

### 身體的能量系統

在這本手冊裡，我們首先由我們生活的表面或者是外在看進到內層裡，觀察如同流浪者的我們如何跟規範有所不同，還有觀察我們的不安以及不滿的本質。我們已經把自己定位到這個新的時代。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將要來看一看我們以及我們所創之物被抽象式創造出來的方法，以便於看到我們跟”正常”生活的表面事物或是一致的實際逆向而行的原因。如此這般，我並不是要提供一個信條，而是提供一個對我有用的看待事物的方法，我也希望這對你們會有所幫助。我們將要來看我們身體的能量系統如何的工作，以及活在這些創造物裡的身體如何的工作。

物質身體的能量是從我們稱為電能身體或是充滿能量的身體而來的，這能量就如同是一種輕量的身體的互相貫穿並且使我們的物質身體充滿活力。在討論關於這個電力身體的能量系統的時候，我們可以用能量中心(chakras)的概念作為出發點，這個概念是從東方宗教如印度教或是佛教而來。這個跟 Ra 的能量中心或是放射線很相似，而這些名詞是可互換的。什麼是能量中心呢？他們沿著脊椎而生，從脊椎的底到頭的頂端，遵循彩虹的顏色從紅色逐次到：紅色，橘色，黃色，綠色，靛色，紫色。這些中心點每一個都是濾器也是推動器，用來迎接進入的能量。能量有可能被允許絲毫不變的進入到中心點，被強化，賦予能量，使成型或是使之平衡，當然也有可能被依不同的程度而加以阻擋。這個能量中心點的概念跟宇宙的概念緊緊的結合在一起，就如同是一組能量一樣。舉例來說，星星為能量的中心點跟我們的能量中心是同一種類的。

在銀河系的例子裡，第一個宇宙法則的彰顯是一組產生向外旋轉的能量的中央系統，接著又產生另外的宇宙法則的能量中心點，也被我們稱之為星星。

星星是很大的能量中心點，相較之下，我們是很小的能量中心，但是我們在生了所有的創造物以及他們的能量，就像是星星一樣。提供星星和我們能量的就是那一位

獨一無二的創造者無限的愛和光。

這個愛和光從我們的星星和其他宇宙的影響來地球的表面，這個無限的供應從腳進入身體裡，然後如同是一條螺旋式的光芒往上移動。它首先進入根部或紅光的能量中心，然後接著依序的進入其他的能量中心。在我們使用完它或是改變了它之後，我們若不是由底部的能量中心將它投射出去，不然就是允許它從頭部的頂端離開。

能量中心所處理的能量是什麼呢？Ra 說到：

那個藉由意志所引出向上螺旋式的光線來接觸獨一無二的創造者內部之光的行為可比喻為心臟的跳動和包圍肺部四周的肌肉的動作，與其他所有副交感神經的神經系統的功用。能手的召喚或許可以被比喻為心/身/靈複合體可以完全控制的神經和肌肉的動作。

換句話說，能量可以從腳部和脊椎的根部流通到我們裡面，我們絲毫不用費力。我們都可以接受永無止境的能量供應。一旦它進入到我們的能量場，我們要如何的改變或是破壞這個光能都是依照我們本身，也依照我們如何的思考及生活。每一個能量中心順著脊椎往上的過程當中，光線必須藉由中心本身的模式來得到餵養。”內部光線”的參考就是一種由沉思所帶入，從頭部頂端進入到身體裡的能量場的參考，或是其它在意識裡的作用。在足夠的力量之下，它可以大大的促進和加速向上螺旋式光線從能量中心通過的速度。這個向上螺旋式光線以及由上天召喚而來的光線的活動跟東方秘教之昆達里尼的復甦非常相似，在這個復甦裡面，低階的能量轉化為高階的能量。

尋求者都在尋找這位真神。如同我們說過的一樣，真神藉由已平衡的，接受自我的自身而被找尋，對於其本身明顯的扭曲以及絕對的完美都有認知。個體依賴著這個平衡的體認，接著就敞開自我到如其本身的宇宙裡。所有事物的光能都因著這個強烈的尋求而被吸引，而每當內部的尋求遇到宇宙生命能源，獨一無二真神的領悟就會發生。

這些中心點可以從能量流量的幾何圖形中看出端倪。目標就是要使得這些中心點打開，平衡和成型，所以它們才不會阻礙光能由脊椎而上的過程，特別是藉由第一組三道的的光線，紅/橘/黃進入到心藏中心。

Ra 說到：

發問者：一個個體要如何來平衡自我？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Ra: 我是 Ra. 步驟只有一個，那就是，對於組成心/身/靈複合體的能量中心的認知。

我們將會來分別探討每一個能量中心點的陳述。

我們用彩虹的比喻來想像這些中心點：

第一個平衡就是 Malkuth，或是地球的振動能量綜合體，稱之為紅光綜合體。對於

這個能量的認知和接受是基本的。

在這個處於兩腿之間，脊椎底部的紅光能量中心，有我們生存和性向的關切。單這個中心被破壞或是阻塞，所有進入的光線都因為這個阻擋的力量被立即的驅趕。我們因而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應付其他的關切之事。**Malkuth** 指的是能量的卡巴拉以及儀式神奇的系統，稱為生命之樹。**Malkuth** 為號碼十，是最底部的一站，或最靠近土地的能量點。**Ra** 說到：

所以，如果有人不知要從何處來追尋夢想，最好是從世代，或是生存的紅光能量中心作為出發點。它是如何的被祝福阿，我們是如何的感覺到感謝，可以呼吸著，可以在今日活著。如果那種喜樂遺失了或是移除了，對於一個有信心的人來說，還是喜樂的，就如同是那些活過夜晚，但仍有信心明日清晨一樣會來臨的人一樣。存在你文化裡的女性被設定要來大力的阻擋紅光能量中心，因為育兒之痛對於一個不喜愛小孩的個體來說是折磨。所以，我們並不是說，要來索取紅光能量中心以及它是暢通無阻的，一個人就必須是性活躍的。並非如此。但是，一個人必須在自我的性向裡面，對自己的身體感到舒服。

下一個有可能被阻塞的能量綜合體是屬於心理或是個人綜合體。也被稱為橘光能量中心。這類的阻礙通常都是從個人的怪癖或是自我意識認知或是自我接受度的破壞而來。

**Ra** 補充說：

通常跟腹部有關的第二能量就是橘光或是第二能量中心，而在這個能量裡面，迎面而來的是自我跟自我的旅程的困難以及動能，還有一次一個，自我跟其他自我的互動。對於跟其他自我互動有困難的流浪者來說，橘光代表的是在一個充滿惡意的環境裡面，一樣保持敞開的挑戰，就好像是拿著彈弓和弓箭，但是還是非常渴望與其他人有所接觸。通常流浪者都不會非常的清楚接受自我的困難。所以流浪者都會把那個困難丟出來，既而感到無法應付其他人。事實上，其他人就是反射自己的鏡子。我們有可能不藉由他人而學到關於愛的課程，但愛不會因此而發生。藉由鏡子你才能夠摸著自我的生活，給你改變方向的資訊，一點一滴的找到讓自己的愛更深厚的方法。

注意 **Ra** 對於阻擋能量中心點的解釋是埋有伏筆的。我們並不在乎進入到身體的能量。這些能量是永無止盡的供應著。我們關心的是如何讓這些能量通過每一個中心點，而其力量不會被阻礙。橘光中心點關切的是關於自我以及另一個人之間的關係，還有關於自我想要表現於世的印象，自我的征戰。它位於腹部下方。它的位置對於要保持讓它暢通無阻以及其方法的利益來說，特別的重要。在這個中心點來舒緩自我意識以及可以回應和幫助其他的高階中心點，特別是那個非常有價值的能人的光，也就是靛光中心點。

對於黃光能量中心點，**Q'uo** 說到：



在太陽神經叢裡，往上移動我們發現了黃光是這個密度裡主要的光線。也就是說，這個光提供了最大的學習和服務的功能。流浪者必須在這個光裡學習跟各式各樣的團體一同作工，並且教育你的人民。黃光讓鏡子變為困難，也讓那些橘光的困難擴大。不論如何，對於應付團體動態來說，是比較簡單的，但是在正常的意識下，如果要來應付人跟人之間的動態就顯得非常的困難。在這個能量裡面，概念被建立起來也被摧毀。宗教被興起也被放棄。人們在大陸上移動，文化一直在演變，成熟既而消失。在每一個團體裡面，都有一條更穩定，關愛，憐憫的通道。在這麼多的團體分類裡，每一個個體都會在生命裡面遭遇交配，結婚，歸屬，還有塑造現在和未來的革命。

在這個能量裡面，每一個人都跟團體心思，國家心思，種族心思以及典型心思更深的層面有所接觸。這是在個體裡面存在的力量座位。這是控制和影響本能的居所。這是一隻蜘蛛織網或是決定要成為其它個體的位置。這是在愛的課程裡面，嚴酷的考驗。

因此，我們愛的課程也埋有伏筆，在這個第三密度我們所體驗的是社會性，黃光的作用。Ra 補充說：

第三個阻礙非常類似你稱之為的自我意識。也就是黃光或是太陽神經叢中心點。如這個中心有所阻礙的話，顯現出來的通常都是力量運用和其他跟心/身/靈複合體親密有關的人的社會行為之破壞。在最初的三個能量中心或稱為 nexi 如果有阻礙的話，那對於往後要來追求真神律法的過程中，也會遭遇到持續不斷的困難。

這個“真神的律法”就其本身來說，變成了一個新潮流的字彙。Edgar Cayce 以及我們的團體都有收到關於這個真神的律法的資訊，這是一個秘教組織的學說，而我們所發表的五本書裡面一直不斷的由 Ra 廣泛的使用，在這本手冊裡面也很多次都成為註解。對於可以成為把這個訊息傳送出來的一員，我感到很榮幸，也覺得一切盡在不言中。絕大部分我們目前在這個章節所提到的資料都是從這個作品而來的，並且這本手冊充滿了從 Ra 群體而來的建議以及思想。但是，我並不希望有人因為這些資料或是我們的團體，而以任何的形式組織任何的教會或是教義團體。對這些資料來說，並不會是 Ra 群體所希望發生的事。到底什麼是真神的律法？我們或許可以從閱讀這些資料而了解到很多，但是一般而言，真神的律法指的就是我們都是一。單一就是實際。所有其他的感知都是幻覺。關於這個名詞我並不是很歡迎，只因它本身那個新潮流的性質，我比較喜愛一次注重於一個要點。

這個黃光能量中心處於上腹部以及胃的位置，而且會因著我們對於家庭還有工作環境或是其他由社會團體或是社會本身所引起的反應而接收到很多的阻礙。當一個親密的朋友，同時也是家庭成員引起了混亂的關係的時候，一樣的刺激物或是催化劑很容易的就可以把黃光和橘光阻擋起來。我花了一小段持續的時間來發現並且解開從那裡開始的結。

我認為絕大部分的人都會這樣的做，因為在我們的關係上,很多學習都是從那裡開始的。

心臟的中心，或是稱為綠光，是一個第三密度生命體可以跳到無限智能的中心。如果在這個地方有阻礙，那對於我們所說的”博愛”就會有表達上的問題。

從創造者無限的愛的觀點來看，我們或許可以解讀”無限智能”就代表”愛”，而”無限能量”代表”光”。藉著由靛光進入到紫光的運作，愛和光都可以被神奇的召喚出來。像是一個”跳板”工作的心臟中心,也就像是在聖誕歌”聖誕節的十二天”裡面的”五個金戒指”。我從小時候就唱過這首歌;一年一年的過去，我一直都覺得要記得在那一段歌詞要唱到”舞者會跳舞”或是”風笛手會吹奏”是很困難的事，但是我永遠都記得”五個金戒指”。在能量中心的組織系統裡，心臟中心對於定位積極的追求者來說，就如同是中央車站一樣。因為一旦能量進入到心臟裡，高階的能量中心就會有動力,來到的能量對於高階的工作或是能量轉移也會變為可供使用的。這也是為什麼我經常談論到用一顆敞開的心活著。如果我們可以藉由這個綠光心臟中心來得到能量，我們就已經是完成了不少的事情了。Q’uo 補充：

當移到心臟中心，也就是綠光能量中心點的時候，我們停下來問問彼此，來思考能量是如何的起了作用。現在，如果在紅光，或是橘光或是黃光裡面，能量因為拮据，迫切感或是阻擋而受到阻礙，那抵達心臟的能量就不會有那麼的多。因為在獨一無二創造者的能量抵達心臟中心的時候，就會有能量的遺失。實際上，可以抵達這個中心的能量也就是自我本身就擁有可以影響良知的能量。人格的律則是學習如何的溝通，學習如何發現所有事物莊嚴的一面。對於沒有在低階能量中心達到某一程度上的平衡點的人來說，那些愛的課程並沒有教導到他們很多。而這個現象或許對於我們可以探索的情況來說，就是一個流浪者所可以遇到最典型,最具破壞力的情況。因為，流浪者都渴望感動，家的感覺和連結。可是他們並沒有多餘的靈和能量來排除阻礙,所以只好繼續讓迷惑來支配著他們,就算是沒有捲入迷惑之中。

藍光中心是處於喉部。我們是否曾懷疑過;為什麼有時候清楚明瞭的溝通會顯得困難？可以試看看在能量無法通過橘光還有黃光的時候，去跟家庭成員講話，我們無法清楚溝通，因為我們找不到能量給藍光，也就是清楚的溝通。而實際上是，我們根本不想講話。而當那些光線不再有阻擋的時候，那是一種很棒的感覺,因為我們的渴望又恢復了，而且我們可以用心且幽默說出我們的心聲。

能量分組的藍光中心點是第一個中心點,可以輸出也可以流入的中心點。在這個區域有阻礙的那些人會無法認知靈/魂綜合體的自我，而進一步的對於表達自我也會有所困難。在這個區域有阻礙的個體會覺得接受由其他靈/魂/體綜合體而來的溝通有所困難。

靛光，也就是智能無限性的通道，處於額頭的中心，也是在良知運作的光線。當我們可以讓光線從心臟暢行無阻的通過時，我們就可以著手進入那裡面，並且對於藍光和靛光下一番苦心。要讓心思對於超自然的宇宙有所認知並不是一件簡單或者容易的事情。但，對於流浪者來說，這就是我們根本的宇宙，並不是空間/時間或是一致/實際的宇宙。這是我們看起來不正常且奇怪的生命的來源。其他的世界都在應付生命的表面而沒有看到我們甦醒的程度。當我們由下往上工作，世界以及世界的問題似乎容易的迎刃而解了。當我們用能量中心阻礙來分析狀況的時候，我們可以看透它們，也會知道要如何來解決。

下一個中心點是松果體，也就是靛光中心點。在這個區域有阻礙的那些人會體驗到智能能量流動的減少，只因為顯現出來的似乎都是無價值的。靛光的平衡對於都在環繞靈複合體那類的工作來說很重要的。它擁有的流入會從第三密度轉變或轉化成爲第四密度，它指的就是接收從智能能量而來的愛/光最少傷害的流出的能量中心，也是智能無限性的通道鑰匙的潛在能力。

這個紫光能量中心，處於頭頂，就好像是光譜花朵一樣，顯示出我們所接收，變化以及表達的能量的彩虹。我們無法操作它。它含有我們能源的特別記號，我們超自然的名字，我們的本質。其他的都不談，我們的這種表達還會是完整的宇宙證明。

讓名字和血緣關係，身份和地位，事業和權力，金錢和社會，思想和計畫都離開我們，紫光的表達還是我們自己，是純淨我們本質的精華。當同盟的個體講到關於欣賞我們感動的美麗時，它們所講的就是對於我們能量網的解讀或是特別記號。

剩餘的能量中心流入簡單來說就是個體的靈，魂，體的共鳴綜合體的完整表達。它目前的樣子也是以後會成爲的樣子。在這個能量程度上說，是否平衡一點都不重要，因爲它本身可以收入或取出自我的平衡。不管是怎樣的破壞，他也不能像其他中心點一樣被運用，所以，在個體的平衡上，並沒有特別的重要性。

我們現在要來更深入探討當 Ra 提到靛光中心的時候所說的”智能無限性”：

靛光只能被所謂的行家操作。它是智能無限性的通道讓智力能量可以通過。這個能力中心只能被所謂深入，隱密或是奧秘的教導來操作，因為這個光在它的可能性中，是無限的。

這裡有兩個名詞，智能無限性和智力能量。照字面上來解釋來，我們已經確認它們是創造者的愛和光；有創意的想法和光，我們可以使用這個解釋來彰顯這個概念。還有另外一個解釋如下：

一致性。這個一致性是一切僅有的。這個一致性有潛能還有動能。所謂的潛能就是智力無限性。輕敲這個潛能就會產生運作。這個運作，也是就是智力能量，是因著我們而被召喚。

再來，智力無限性也等於信心：

你對於信心和智能無限性的一致性的瞭解嚴格來說是正確的。但是，其中一個是屬靈的名詞，而另一個對於用衡量和筆來追求的人的概念性架構破壞來說，或許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這第七個光，紫光能量中心在這裡起了作用：

紫光所散發出來的，在這個上下文來說，就是一種讓智能無限性可以經由靛光而被接觸到的來源。關於那放射物，沒有一定會是紫光，有可能是綠，藍或靛光一切都是依照由無限性所帶進到可辨識能量的智力種類的本質。

在這個狀況裡，綠光的放射物是醫治，藍光是溝通和啟發，而靛光是行家擺放信心的能量。

既然這樣，智能能量也就是由智力無限性從超越我們身體能量系統所帶進入的彰顯。

智能能量就是宇宙法則的能量，所以這種能量可以醫治，建造，移除，摧毀和改變所有其他的自我或者甚至是自己。

這第八個密度，八度，或是身體能量的中心，邏輯上就是東方系統的第八個能量中心點，它們處於頭頂上方，顏色是白色。Ra 的律則沒有提及到它。邏輯上來說，通道應該是從八度能量中心進入到紫光，然後到靛光。這個智能無限性的通道在接觸之後，可以帶來很多的果實，而帶來怎樣的果實是完全倚賴當一個人在良知裡運作的時候，一個人擁有怎樣的慾望程度和本質來接觸通道，這可以是很棒的，也可以是錯的。就像是亞特蘭提思人(Atlanteans)做的很多錯誤的改變：

亞特蘭提思種族是一個在你空間/時間連續幻覺的過去，差不多 31,000 年前開始形成的，一個非常有凝聚力的社會綜合體。在你的年歲算來，15000 年前它是一個務農的社會，它的成長速度很慢。而因為它很快的得到一個高科技的認知，也因此可以讓它在非正式的形式之下，使用智能無限性。我們或許也可以補充它們用從神性或無限性來的能量，大量的來操作靛藍，或松果體光的自然流入。也就是有使用智能能量。因此，他們可以創造生命體。接下來他們就只創造，而非醫治或是使他們的靈/魂/體綜合體變得完美。這樣的一個變化就是一個所謂的消極的扭曲。

權力的正確使用方法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重要的關切！當你在權力線上工作時，要非常小心。會把綠，藍，靛光的能量稱之為高階能量是有很明顯的原因的。爲了要做開心以及讓能量毫無阻礙的流動到能量光的高階三合一裡，就要可以自由的在我所稱之為的良知裡運作。我們在往後會討論更多關於這個議題，因為這是流浪者一直都想做，但是一直到低階能量三合一可以暢通無阻，平衡後以及能量可以很順暢的流到心臟中心之前，都不會去追求的事。另外一個原因爲什麼在低階中心不是順暢

而且平衡之前，高階中心都不會被運作，原因是我們生理的健康度。注意到”水平”和”程度”在這裡被使用的方法就跟”能量中心”一樣。

發問者：當我們通過這些水平的時候，是否有必要一次一個程度的來瞭解它們？

Ra：我是 Ra。以我們的經驗來說，有些人可以一次就滲透一些水平。有一些人是慢慢的滲透。而有一些呢則是很急迫的在滲透所謂的基礎水平之前，就要嘗試來滲透高階的水平。這會引起能量的不平衡。當你呼喚了這樣的扭曲，在這個微妙的能量不協調之下，結果通常都是疾病。在這個不協調裡，一些高階的能量程度因著個體有知覺的嘗試而被啟動，然而這個個體並未滲透低階能量中心或是這個密度的子密度。

當能量被阻擋了，而我們嘗試跟別人一起工作，體驗就會不同：

假使兩個個體都被阻擋，兩者對於一樣的活動都會有增加的渴望，也都會嘗試來抒解那個被阻擋的能量的流動。假使一者是被阻擋的，但另一人則是沉醉在愛裡，受阻撓的那一人還是一樣會渴望，但是會有一個傾向，來嘗試使用一個顫動的綠光滿足這個渴望，因為他會覺得綠光在這個奮鬥當中是有用的。綠光活躍的個體會有一點點往需要服務的人的方向極化，但是卻只有他一開始的能量。

一個典型流浪者的顏色光環是什麼樣子？Ra 形容一個流浪者的光環，回答了關於 Don 對於完美的第三密度生命體的問題。在這個特別的例子裡，靛光比綠光更顯得黯淡，但是在它們之間，卻是光環裡面最亮的光，藍光。接著它們說：

這個說明看起來似乎是不平衡卻也非常的平衡。後者的認知對於應付其他的自我特別的有用。感受阻礙的能力只對醫者顯得有用。當觀察顏色的平衡之時，不會有任何適當的判斷。當然，當我們看到很多能量中心點變弱而且被阻礙時，我們或許可以瞭解這個個體並沒有抓到指揮棒就開始這場競賽。不論如何，潛能永遠都在那裡。所有完全平衡後的光都在那裡等待著要被起動。或許另外一種提出你的疑問的方法是這樣：在一個潛能完全發揮的個體裡，光用一樣振動的光輝和閃耀的光澤將一個光鑲在另一個之上，直到周圍的光都成為白色。這個就是你可以稱之為的在第三密度裡潛能發揮的平衡。

我可以想像我們還要一陣子才可以到達到這個點！但是，我們當然可以開始用這些能量來平衡它們。現在，我們已經在腦海裡擁有一個很清楚的能量中心系統的影像，我們可以開始來看為什麼 Ra 常常說到能量的轉移。假使我們操作的是低階的能量中心像是紅，橘和黃光，那就不可能會有能量的轉移。我們可以用強迫的方法將我們的能量加注於那些程度的能量之內，但是在積極的觀點來看，我們並無法交換能量。因為心臟並未牽扯在之中。一旦當心臟中心敞開並且經由低階中心接受了自由

的動力，能量的交換就變得有可能。而且，這樣的感覺是如何的棒阿！Q'uo 說：

意識裡的工作是從心臟而來的。但是，心臟的能量完全都是帶到心臟動力的創造品。那些希望在關係，如性向，生存裡面，跳過自我工作的人，或許會希望他們可以花上所有的時間工作在溝通和意識本身，但是除非紅，橘，黃光的能量中心，還有和其他人的生存，自我確認和牽連有被提出來，我們可以很謙卑的說，流入心臟的能量將不會很多。一個人只可以用通過心臟的能量，由心臟往上來作工。那些有體驗到昆達里尼的復甦，也就是能量由脊椎往上流的人，都會知道能量的起源是根部的能量中心，那些世代，繁殖和消除的器官一起組成了一個偉大的禁忌，那個在你的文化裡面都沒有被提及的偉大之事。但是對於生命本身的問題來說，絕對有必要來做平衡。並且，很多時候都是倚賴你如何來面對這個生命的機會。

對其本身來說，從心臟的交換就是一種治療。清楚的溝通就像是香油一樣。而在靛光程度上分享，是最特別而且屬靈的享受。Ra 說到：

屬靈的能量轉移是發生在所有能量轉移的心臟，是如同對於自我和其他自我的知識，因為創造者是至高無上的，而這就是屬靈的工作。

是的，這就是我們迫切希望到達的地方。但是聰明一點的話，我們就不會在做完低階能量的工之前，如此這般的做。這不是一個可以一次做完就可以棄之不理的工作，而是每時每刻，每一天都要做的工作。重新集中我們的能量，重新定位我們的中心，在每一天的生活過程裡，不斷的重新平衡我們自己。

## 性能量轉移

不論哪一個時刻，我們都希望可以有一個敞開的心來遇到那個時刻，而且為任何一種的能量轉移都做好準備。能量轉移是一種從一個個體到另一個個體能量的轉移或是禮物。正面的轉移感覺起來就像是一種愛的禮物。消極的轉移感覺起來像是一種生命體消極情緒或是狀態的禮物，像是怒氣，怨恨和偏見。Don 問到 Ra:

發問者：你是否可以告訴我，在兩個或更多靈/魂/體綜合體之間，有可能發生的能量轉移的數目？數目會很大嗎？或是只有一些些？

Ra: 我是 Ra. 數目是無限的。每一個靈/魂/體綜合體不是都是特別的嗎？

關於能量轉移，有兩件事情值得注意：當我們開始的時候，有多麼的困難，以及為什麼？還有高階能量中心點的交換是怎樣的的不同？Ra 說到:

在模糊的過程之後，要來完成綠光能量轉移就變得無限的困難，因為有很多神秘而

且未知關於身體綜合體和它的彰顯的區域。不論如何，也因為身體的彰顯有很多從有意識的心思而來的遮蔽，而當體驗到這樣的能量轉移，很有可能一種催化劑就被提供出來，而這個催化劑引起了一個自我跟其他自我在一個適當極化的結構裡的連結。從這個點來看，更高階的能量轉移就有可能因此被這對結合後的靈/魂/體綜合體追求，以因此可以讓創造者瞭解到祂自己的美麗，莊嚴和神奇。智能無限性藉由身體這種的神聖功能而取得。每一對結合後的靈/魂/體綜合體都在極化和服務的能力上獲得很多，

發問者：至於綠，藍和靛光的能量轉移，在使它們有可能或設定它們的基礎上來說，這些能量轉移的機制跟橘光機制有何不同？

Ra：藍，靛和最後如同是能量轉移的首都，最主要的紫光轉移，它們的秘訣就在超自然的結合以及扭曲。在年輕人之間來說，它被稱為，無條件的愛。

在藍光的能量轉移，這種愛情的品質在誠實的溝通和清楚性的火裡，得到精練；這通常都需要花上你一段很長的時間/空間來完成，雖然也有一些在之前的重生裡面，就有很好的精練後的結合的例子。因為記得太清楚了，藍光有可能一次就滲透。這個能量轉移對於追求者來說是很有益處的，因為所有從這個追求者而來的溝通都是精練的，而誠實和清楚的眼睛看的是一個新的世界。藍光能量的本質就是這樣，而一個可以發揮潛能和使它成型的機制也是這樣。當我們更靠近了靛光能量轉移，我們發現自己在一個陰暗的地方。我們無法很直接了當的給你資訊，這對我們來說是違規。我們完全不能提到關於紫光能量轉移，一樣，我們並不希望破壞混淆的法則。

當心臟綠色的光是敞開的，藍光就可以用智慧來精練愛情。而如果藍光是敞開的，力量就可以到達靛光，為著神聖而且美好屬靈的禮物。Don 問到 Ra：

發問者：你可以解釋這個陳述嗎？”在兩個靈/魂/體綜合體之間的能量轉移”

Ra：我們可以提供兩個例子。[在我們可以說的第一個能量轉移]每一個的開始都是由一些感覺自己就像是創造者或是那神秘的人性所引起。有可能是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之下來完成。這種轉移是微妙的，而在被提供和接受的事物上來看，每一個轉移都是獨特的。在這個點上，我們或許可以注意到這個就是有可能的能量轉移的無限配置的原因。

第二個我們會提到的能量轉移就是性能量轉移。這個發生在非神秘的程度上，在所有綠光活躍的個體之間。在這個為了要獻上自己服務於至高無上的真神的手段裡，是有可能再進一步的精練這個能量轉移。當其他的自我也獻上自己服務於至高無上的真神，那這個轉移就加倍了。接下來能量轉移的量就只看被創造出來以及釋放的極化後的性能量是多少而決定多寡。從這個點之後都有精練，一直到高階性能量魔力的領域。

他們也在這裡提到關於性魔力：

那個能量的轉移發生在潛在不同之處的一個釋放。這個並不會在綠光和綠光能量中心之間跳躍，但卻是彼此之間由紅光往上的能量分享。

在這個上下文中，最有效率的是當兩個個體都同時有性高潮。但是，如果是兩者之一有性高潮，那它的功能就如同轉移一樣。實際上，在這個交配後的配偶之間所表達的身體上的愛情，如果沒有達到所謂的性高潮，然而因為潛在的不同之處，還是會有一定的能量轉移的量會產生，只要這兩個個體都有意會到這個潛能而且藉著心理上的意願的渴望或是魂綜合體的奉獻，釋放這個力量給對方。這樣的能量轉移也被運用在 Tantric 瑜伽的實行上。

很重要的要注意到，性能量轉移可以很安全的發生在心思非神秘的狀態下，那個穩定的清醒的意識。在這裡我們有一個很重要進入到神秘能量和人性的入口，在這裡能量可以很安全的進入並且很小心找到一個很好的伴侶。這是一個可以擁有的很有力的資產。能量轉移到最後都會被討論為性能量的轉移，或許是因為我們人類對於性的喜好，但是我也感覺到，是因為紅光是基礎的光，並且每一個在高階關切所等待我們的事物都是藉由紅光把好的光賦予能量以及給予生命。沒有一個事物可以讓紅光這樣的閃耀除了滿足的性生活，或者甚至是一般的性生活，也可以藉由一個寶貴伴侶的信任，友誼和愛情來強化。不加思索的情況下，一個人或許會認為一個常換伴侶的單身貴族或是玩弄女性的夫妻的多重性愛才可以最有效的加強紅光。但是事實上，這樣的性愛會耗盡一個人，因為在普通情況，在那三個低階的能量中心之上，都不會有能量轉移發生。如果心臟能量沒有在其中，那麼從那種性愛的性伴侶而來的禮物就不會有強化能量中心點的功能，雖然其中一方是有提供綠光能量。性愛超自然本質的瞭解或許也會有所幫助：

在性愛活動之中所發生的能量轉移，嚴格說起來並沒有包括時間和空間。一個很重要轉移的成份是所謂的超自然能量。實際上，完整的身體綜合體被很嚴重的誤解，都因為那個模糊時期後的假設。這個假設是，生理的彰顯，也就是身體只對生理的刺激物受管制。這個在觀察後並非如此。

這個因此解釋了很多關於性慾的非停留力量，不是嗎？一個人如果只是追求一系列可以不斷交換的伴侶，那他在能量上就不會得到任何的東西，至少比較沒有可能會得到。

而他卻是在沒有找到能量居所或是給他自己禮物的情況之下，把能量丟出來。這樣的情況之下，隨便性的性愛還是會有歡愉，但是它解釋了為什麼這樣的性愛很容易被遺忘。把這類的性愛跟那種真實的浪漫和在我們的生活有所關聯的連結體驗相互比較的話，我們會發現那樣的連結會一輩子都記憶在我們的腦裡。當高階的能量被交換後，我們會知道，不管我們的字彙如何缺乏定義或者表達它。在比我們更早的創造物上，很多比我們更中心的恆星開始了可以讓靈魂來體驗生活的實驗，有一些並沒有先前提到過的模糊過程。當靈魂進入到第三密度的重生，他們保持了所有進入到地球之前所擁有的記憶資訊。他們知道所有都是一。他們看到其他人就如同是他們自己的一部份。這個對我們來說被遮蔽住了，為什麼？



那些沒有居住在模糊過程裡的人,在性愛的過程裡，每一個活動都是一個轉移。有一些力量的轉移。因為沒有遮蔽，所以很多轉移的力量是減弱的。在第三密度裡，個體都嘗試去學習愛情的方法。假使可以看見全部都是一個生命體，這對於那些不遵守紀律的人性來說，要選擇一個伴侶並且開始進入到服務的程式裡就更顯困難。比較有可能發生的是，性能量會隨意的浪費掉，依據體驗的不同，沒有任何強烈的喜悅或是哀傷。因此，綠光的轉移，幾乎沒有例外,在模糊過程之前的性能量轉移，都保持很微弱,也沒有具體的成型。

我們的創造者因而創造了這個生物，所以我們都是一,而且都被自我視同如己的著的知識可以從我們意識的心思裡被完整的消除。這個特別移除隨意性愛的性愛本身在綠光或是以上能量轉移的可能性，為什麼？

在之前創造物的結果是包括了男人，女人靈/魂/體。原始宇宙法則的意圖是個體依照任何形式彼此交配，導致於更大的極化。在經過很多宇宙法則的過程觀察後決定，假如交配是非隨意的，那極化就會增加很多倍。隨後的宇宙法則因此保存了一種對於交配後關係的偏見。這種關係比更有紀律的人性更有紀律，也被稱為高階密度。每個個體的自由意識都是至高無上的，並且偏見只可以被提出來。

換句話說，創造者造了偏見在我們的身體能量系統裡頭，為了交配後的關係。一個交配後的關係就是工作。保證如此！但是在生命的學校裡，也是愛的學校，我覺得伴侶是一個極大的獎賞，很容易我們就可以獲得我們所需要的催化劑,為的是要比其他人更有效率的成長，包括比我們自己都要有效率。交配後關係是一種超自然的快速成功之路。男人多於女人，傳統上都會為了自己的已婚狀態而感到悲傷。因為那個計畫讓他必須一輩子都要為了他們本身而工作，為了他們新的家庭而產生的住處，小孩，還有生活而付出。但是，男人不再是必須的薪水賺取者，女人也不再都是家庭主婦。更清楚說，在現實上，任何關係都是雙方責任的一種附加品。成功的伴侶就是可以一同完成它的隊友，夥伴，或是拍檔。這個基礎是建於相互的身體權利的認知，這個配偶的狀態讓找到一個伴侶的幸運大大的增光，對於這個配偶的連結感到會獲利很多,如果維持真誠的狀態，不只有很重要的信任感，還有喜悅，和諧和愛慕：

發問者：我嘗試要來追蹤能量物理的流動，在模糊之後，得到一個阻礙的概念。

Ra:我是 Ra. 在兩個靈/魂/體的線路圖示裡面，或是靈/魂/體綜合體在性愛或是其他的能量轉移裡，線路永遠都是在紅光或是底部中心敞開，並且有可能的話，在其中的能量中心之間移動。如果被阻擋，它就會停在橘光。如果沒有，就會到達黃光，如果還是沒有阻擋，它就會進入到綠光。在靈/魂/體的例子裡要記得能量中心點也可以在沒有成型的時候起作用。

發問者：換句話說，他們可以起作用，但是就好像一組電路遭遇到高電阻一樣，或許我們可以說，線路雖然是完整的，紅光到綠光，全部轉移後能量的量卻會是更少，

對嗎？

Ra:我是 Ra. 我們可以用電壓來作為你疑問的比喻。那個沒有成型，低階的能量中心不能傳送高壓電壓。當它到達綠光的時候，成型後中心點有可能在能量轉移的高電壓特性裡面變得更突出，而且實際上，綠光是成型的,所以也可以應用在更高階能量中心點上，直到這樣的能量轉移於創造者來說是一種正直的行為。

由此可見，創造者對於我們的意圖是要我們因彼此被吸引，在綠光以及更高階的性能量轉換中連結。也因此可以創造我們主要的服務機會和學習我們重生的平衡。獲得的獎賞，關於能量和超自然方面來說是很清楚的。我們得以發展一個充滿能量的自己。當我們開始體驗密度的討論，我們將會看到有內部的水平，或是內部的密度,並且我們會有更好的身體來相應那些內部子密度。

心思綜合體和靈以及身體綜合體並沒有固定的關係。因此在不同的程度上，阻擋或許會發生在靈以及心思，或是身體和心思之間。我們重申為了方便，每一個能量中心都有 7 個子顏色。因此，屬靈和心靈的阻礙跟心思和身體的阻礙的結合會用不一樣的方法影響著每一個能量中心。因此你就可以看見平衡的微妙本質以及演化的過程。

對於有興趣更進一步探索的我們來說:佛教徒，魔術師，神智學者以及很多其他的人，都有樂趣來探索這樣的事情，並且我也鼓勵你們來進一步的閱讀他們廣泛的資源。內部水平研究在超自然上和更微妙本質的身體健康度來說，有很多的含意。這些能量中心和子中心是我們生命系統的心臟，並且在地球上的重生，是能量的彰顯，而在我們的體驗當中都是有如靈魂或是永恆的子民。Ra 對於我們作為生物有另一個看法。他們稱我們為靈/魂/體綜合體：

發問者：你可以把靈/魂/體分開來定義嗎？

Ra: 我是 Ra. 這些名詞全部都是簡易的形容名詞，也等於能量重點的綜合體。所謂的身體，是你在一個特定的空間/時間，或時間/空間的體會,作為這密度的物質，這個物質的綜合體可用於所謂的生理彰顯的扭曲。

心思則是反應靈的流入的綜合體，還有身體綜合體的上流。它包括了你所知道的感覺，情緒和在更清醒的綜合體內，還包括智力的思想。在心思的樹上往下移動，我們看到直覺，也就是那心思的本質。這本質跟完全生命綜合體更有接觸也更協調。

移動到心思的根部，我們發現到意識的發展，逐漸從個人的記憶發展到種族，到宇宙的流動，也因此成為一個我們稱為靈複合體的直接接觸者。

這個靈複合體是一個管道，所有各式各樣宇宙的，星球的以及個人的流入都藉由這個管道通到意識的根部，意識或許可藉以通到智能無限性的通道，經過平衡後身體以及心思智力的能量。你可以看見，藉由這個系列的陳述說明，靈，魂和體無可避

免的糾結在一起，並且缺一不可。所以我們指的都是靈/魂/體綜合體，而不把三者分開討論。我們可以這樣的說，你所有在你體驗當中的工作，都是藉由這三個成份的互動而來，而不是任何其中單一的一個。

身體綜合體接受到的大部分的力量都是從紅光而來，雖然在橘光它就很容易的被阻擋，並且可以被所有的能量中心點影響，但除了紫光中心點之外。心思綜合體從六個低階中心接收到能量以及能量阻礙。靈首先由靛和紫光開始作工，然後從那裡回到綠，藍和靛光。全部這些能量通道都處於我們生理的身體以及它更好的組織。我們是能量的生命體，在一個充滿能量的宇宙靠著一堆能量或能量場而活。我們不是簡單的生物，而是一些在宇宙裡，靠著能量生活的生命體。當在我們靈/魂/體綜合體裡的能量場中心是在平衡的狀態，我們就是接收/轉化以及傳送能源的生命體。

追求者可以使從生命體而來的思想，慾望，行動和文字有規則，並且用一種可以分享對其他人服務的方法來加強使這些能量變得更正極，個體在創造它自己，特別是超自然自我的能量中心點，這是一種結晶體用來接受從獨一無二真神而來的白光，用一種平衡的方法來衍射光，因此每一個能量中心點都可以增添他獨特的振動的天然色，並且再度產生白光。

以超自然的觀點來看，全部都是能量，而這也是我們的天然。我已經很多次的發現，這般的認知是多大的一個幫助來面對重要時刻的挑戰。在這個地方，知識性的心思可以找到富有成效的工作來做。在能量的地點層面上，來分析我們的關切，它在哪裡被阻礙，還有我們希望在什麼地點接受它，和我們可以在哪裡找到重要的幫助。

## 輪迴轉世

我們是能量場，能量的生命體。那是我們運作的方法。我們的環境是什麼？以地球來說，那就是要在這個一生中，這個身體以及這個化身。在表面的實際之下，看起來那麼真實的一致性實相，我們看得到我們自己，以超自然層面來說，就好像是忙於一個由空間和時間所建成的幻象中的個體，那是一個物理的幻象，而在這個時間點裡，我們在裡面體驗生命。傳統的西方假設是，這是我們唯一的一生。並且我們的神在未來會審判我們。事實上，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不全都是基督教的教義，在神聖作家主義裡，道成肉身是可被接受的部份，一直到早期教會的神父決定道成肉身的信仰，爲了在這個生命做出最大屬靈的努力是有害的。我不會保護他們的謊言，但是教會神父確實有理。而且我也不同意，雖然一個人有可能會化身，就可以不用注意今生。我相信，爲了這個特別的理由，現在的生命做出確實的努力以及機會的時機是很重要的。

但是藉由一段很長時間的體驗，我開始覺得很多人以及很多經過我眼前，逆行，催

眠性質的證據都說明化身實際上就是這個宇宙演化生命的方法。在生命的未了，都有學習到或未學習到的課程的結論。在化身之中，我們要來看這個結論，並且大致上計畫我們下一個一生。我們建立在我們自己認為所學習到的事物，並且把關係和環境擺在我們可以進一步發展的方法上。當我們進入出生的過程，我們就忘記我們所有計畫的，地球意識的黑暗因此降臨。在那個微弱的燈光下，我們在我們的生命裡作工，再一次嘗試去學習我們愛的課程，也再一次因為重複在很多化身裡，關係和挑戰的問題而努力。我們發展了慾望，並且經由時間的流逝滿足了每一個慾望，直到在第三密度生命的桌上，我們滿足了自己。我們不會動直到我們完全準備好了要移動。假使一組三個小輪迴，也就是第三密度的大輪迴的 75,000 年，不夠我們使用，很簡單的我們就是在重複一次，一個、兩個或三個小輪迴。如果還有需要的話，就再一次，只要我們要第三密度的體驗，它就會在這裡。對於一些流浪者來說，記住其他的一生已經是他們的經歷。

我 49 歲，而我從 13 歲就開始了這個尋求。我記得我的第一次似曾相識的經驗是發生在四歲的時候。很簡單。我記得我之前在做什麼。

當我們在 1941 年 2 月離開 Halifax，坐的是 Warwick Castle 的部隊運輸艦，我從船尾樓甲板看下去，被強而有力的螺旋槳攪動著水而感到不可思議。那是一種確認以及重生深刻的感覺。在整個橫越過程當中，都一直跟著我。特別是在大西洋暴風雨當中，那場暴風雨粉碎了護航艦隊，使得我們獨自顛簸於 6 尺高的綠色大海之中，而在全部的五個甲板上，都有一尺高的積水。多年過後，當我知道這事，我覺得我可能至少一次是水手才能感受到這個共鳴。

有一次或兩次，當我凝視著我的倒影，倒影變成了我不認為是一張人類的臉孔，那是一個很昏暗的倒影，所以我沒能看得很清楚，但它絕對不是人類的臉孔。

這個聽起來或許很牽強，但是我有跟一個覺得自己是一隻龐大，白色的大鳥的男生，一同坐在一個回歸的課程裡，但他有的是人類的意識。他是一個亞特蘭提斯人，藉由成型科技的誤用從事於雜交種的創造。他在這些課程裡發現。我想在很多人的生命裡都有惡夢，或許這是從其他化身微薄記憶而來的，但太可怕了，以至於到今世還在忍受。另外一個普遍的經歷是在之前的生命裡，在身體的某一個部份受到傷害，而有一個容易接受的弱點。當有這樣的難處之時，永遠都要記得忘記過去，就是醫治現在。當 Ra 講到化身的時候：

發問者：當 75,000 年的輪迴開始，生命週長平均來說已經是 900 年了。在那個時候，什麼是化身過程以及安排的機制？還有在化身之間的時間進入到第三密度的物理性，如何的運用在靈/魂/體綜合體上？

Ra: 我是 Ra. 這個疑問跟其他的比起來難很多。我們開始吧。那個起初的第三密度靈/魂/體綜合體的化身模式起始於黑暗裡，你或許會覺得你的密度是睡眠或是遺忘的一種。這是遺忘唯一的水平。第三密度個體必需要忘記，所以迷惑的機制或是自由意識才可以在新個體化的有意識的綜合體上操作。

因此，起初的個體是無辜導向肉慾的行爲，利用其他的自我爲了自我的延伸，只爲了完整自我的保存。這個個體逐漸的察覺到它有需求，或許不是肉慾的，也就是對於生存來說，是無用的。這些需求包括了，同伴的需求，歡笑的需求，美麗的需求，想要知道關於宇宙的需求。這些是需求的開始。

當化身開始堆積，其他的需求也被發現，交易的需求，愛情的需求，被愛的需求，提昇肉慾行爲到更全面性展望的需求。

在第三密度輪迴的第一部份的時候，化身是自動的，而且當生理工具的能量綜合體一旦中斷時，就會很快的發生。不太有需要來回顧或是醫治化身的經驗。當能量中心被啓動到一個更高階的境界時，在化身時間的經驗內容就可以由愛情的課程來應付。所以你所瞭解的時間，在化身之間被加長，爲的是要給予適當的注意歷來回顧以及醫治之前生命的經歷。在第三密度的某個點上，綠光能源中心啓動，而在同一點上，化身也不再是自動的了。

發問者：當化身不再是自動的，我因此假設個體就可以來決定他何時需要化身，因他個人學習的利益。他也選擇自己的父母嗎？

Ra：我是 Ra。沒錯。

所以當我們由第三密度生命體著手進行，我們還是跟其他的自我有關，就如同是家庭或是部落的一部份。或者其他除了部落之外還有所防禦的，愛情的課程全是預先的。慢慢的，經過很多次的生命，我們越來越發現自己是誰，就如同是屬靈的生命體一樣，如同是道德的生物有能力選擇對或錯，原諒或是報復。很慢的，我們越來越可以從所遇到的別人和在我們身上的其他人身上，看到我們自己。我們開始考慮除了保護自己還有家庭之外，還有藉由我們如何帶自己和其他人來製造學習以及服務的機會，和我們如何選擇來分享我們的禮物。我們藉由睡眠和遺忘的背景來完成這一切，一個完美的未知，因此我們過一個生命的選擇的信心是純淨的。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並且我們看到地球，在這個情況之下就如同是一個種類的蒸餾室，一個靈魂的精練機。我們如同是一個粗製，充滿礦質的石頭來到這個世上，我們的生活是在鍊火當中度過，並且在催化劑和經驗熟練的鑿雕之下發現，使光滑，和擦亮我們內部寶石的表面，並且移除雜質。

我們希望可以在每一個一生當中都可以學到很多，雖然在我們之前在化身的各種各樣的體會上，我們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成功。Q'uo 說到關於化身的課程：

在化身開始之前，每一個追尋者都注視著生命的到來就如同是一顆寶石，一顆紅寶石，一顆蛋白石，一顆鑽石，每一個琢面都是如此的迷人，並且清澈無瑕。每一個人都把這顆化身的寶石握在你象徵性的手中，用喜悅凝視著它，並且等不及要來開始。早在化身之前，模式早已在那裡等著你來看清楚它所有的細節。

這是在化身裡面，多麼大的一種奢侈，可以看到寶石在裡面，而不是用信心來獲得對於自我的價值。但是，我們所追尋的就是這種未知的狀態，爲的是要可以更好的來處理今世的選擇。這個化身的系統是一種 Ra 教導的層面，對於寫下文給我的流浪者來說，是一種紓解：

我在化身的信仰幫助了我經歷痛苦的體驗，這種體驗通常都是一種生命的耗盡，或是在收容所裡，員工跟居民之間情緒上跟屬靈上的分離感。那些居民對我來說，都是很棒的老師以及催化劑，因爲他們都會跟我說到關於他們的生活，面臨死亡，家庭，信仰等等。正當他們準備要把生命放手，那個生命回顧的過程，一些的家庭和朋友的支持，有一些是孤獨的除了員工之外。很多都是在某一些型態之下，要來跟疼痛或是悲傷奮戰。

## 遺忘的遮蔽

敏感的#131 正在跟遮蔽的”睡眠以及遺忘”奮戰，而她說：

我認為要戰勝這個遺忘性是一件很大或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我知道我進入到化身裡，是有一個目的的，但我很快就忘了。有沒有辦法再重新捕獲一次這些失去的記憶，並且可以不要再丟掉？另外一方面來說。假如我早就知道每一件事情，生命因此就會失去了它的神秘感以及困惑感。其實，一半的樂趣都是為了要釐清生命而來，在夢中和同步性以及沉思的狀態下找尋線索。

就算流浪者可以很成功的通過蒙蔽，仍存有一個我們全人類都無法超越的問題，就是我們物質的肉體：

在流浪者企圖去概括在之前的生命體驗所得的熟練程度的實例裡，我們可以注意，甚至在遺忘的這個過程被滲透後，還是有黃光活躍的組織，這組織並不會像行家一樣有反應，因爲行家是在綠光裡面活躍。因此，你可以預期不可避免的挫折和迷惑，藉由黃光活躍的組織的化學裝置，而產生固有的控制意識精密力量的難度。

讓我們看看遮蔽是什麼：

遺忘的遮蔽是一種現象，只在第三密度發生以及被使用，因此在演化的路徑上，路徑的選擇可以在這個點上發生。也因此，分離後心思的存在是有意識或是在下意識之下的，只可能發生當遺忘的遮蔽在定位上，也跟我們所提過的一樣，只在第三密度裡。

下一個章節會有關於密度的完整討論。Don Elkins 問了這個問題：

發問者：遮蔽應該是那我所認為的半滲透性嗎？

Ra: 我是 Ra. 遮蔽的確如此。

如果遮蔽是半滲透的，那什麼可以滲透它？

最普遍的下意識心思的這個不透明物的滲透體就是夢：

追尋者的目的並不一定只是要移除遮蔽，但卻是經由一連串的體驗來形成一個小心翼翼保護著的傳輸體。經由這個傳輸體，遮蔽可以被信心和意願來使用，為的是要使深層的自我可以用比夢更清楚的語言來表達。就算沒有追尋者任何的努力，遮蔽實際上是就是因為夢的過程，而變得有點透明。它是一個半透明的遮蔽而不是一個完全不透明的遮蔽。接下來，遮蔽似乎就變成是追尋者的伴友，不管有沒有喜樂，都要經歷課程，休息，以及一個化身體驗的休假。

因著行家或是成熟屬靈的追尋者所產生的沉思或是無條件的愛，也同樣都是遮蔽的滲透體。

當我們在跟你們談到關於化身的時候，我們並不希望低估過往的體驗。但是保證每一個個體，當過往的體驗「的記憶」變成是必須時，它們會經由夢想或是經由沉思，漂浮到意識的心思裡。普遍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很有用的方法，在深層的層面來瞭解過往生活的體驗，但對於你渴望加速你屬靈演化的過程來說，卻是不錯的幫助，可以對你的直覺，你的感覺，你的心的刺激變得越來越敏感，也因此可以對那些通過你們當中的能量而變得越來越敏感。所以，如果你發現你跟你的同事，朋友，同伴或是心愛的人之間有糾紛，進入沉思是個不錯的建議，在這個特別的例子裡，對於愛和服務的平衡失調的地方，提出和釋放問題，尤其是，你如何讓愛在這個情況之下得到彰顯，如何恢復平衡，如何讓愛茁壯。

最後，那些想要攻陷通道的人，有一種蠻力的工具可以使用，稱為回歸催眠。

由回歸課程所得的資訊是最有趣的，至少對我是如此。但是它引起了所謂“記起來了”的體驗本質一些無法回答的問題。我還是質問這些我從催眠所得到的似乎是真實的，過往生活的記憶是線性的，不誇張的還是由一些內心說謊者所創造出來的東西。不管我們對於催眠的結論是什麼，我們最終所得到的是化身寶貴的時間，可以找到最深層的自我，經由遮蔽來尋找：

對個人來說，一個脫離這個永無止盡的輪迴的方法或許可以說是，第一步”或許化身不是那麼單純的”接著每一天要問你自己兩個問題，1. 我是誰？以及 2. 我在這裡做什麼？兩個都要用最真誠的方法來瞭解問題以及更正行為。

終於有一個可以讓我們脫離這個永無止盡的輪迴的方法！這也使得我們要來考慮因果報應。

## 業力

陪伴化身的概念是業力(karma)。Don 提出關於定義的疑問：

Ra:我是 Ra。我們對於業力的瞭解是，它就如同是惰性一般。那些在活動中的行為將會持續使用平衡的各種方法，直到你認為可以幫助你停止或是踩煞車的操控行為或是高階的原則被喚起。這個行為惰性的停止也可以稱之為寬恕。這兩個概念是無法分離的：

Fiona Forsythe 是一個有力量及幽默感的女士，批准了這個來源不明的定義為：  
生命的律則：

不管你今天給出了什麼，或思考，或說或做都會增加為差不多十倍的回到你這裡來。或許不會立即來到，也不會從很明顯的來源來，但是這個從看不見的力量而來的律法永遠都會起作用。不管你如何的感受對方，是愛，恨或熱情，都會用一種清楚或者奧秘的方法，再彈回到你的身上。如果你跟一些人說了一些讚美的話，很快的一大堆的人也都講關於你親切的話。

什麼會停止因果報應的動力呢？寬恕：

發問者：假如一個個體在化身中發展出因果報應，是否有程式在某一個時間中會出現，使得他可以體驗到讓他可以原諒的催化劑？才可以緩和因果報應？

Ra:我是 Ra。基本上來說，這是對的。但是，牽涉於其中的自我或是其他的自我，在瞭解，接受和原諒的任何時間點上都會改良這些模式。這在化身模式的任何時間點上都是正確的。因此，讓一個行為起了作用的個人可以原諒他自己，而不再犯同樣的錯。這可以停止或是約束你所稱之為的因果報應。  
要讓我們的能量中心保持暢通無阻以及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很不幸的是，我們無法清除別人的因果報應，對於我們自己來說，我們只可以原諒：

很多年前，因為自己的選擇你讓一個行為的模式起了作用，並且認為對你自己沒有幫助，接著你不僅僅認為它是沒必要的，或是無益的，你開始覺得它是有傷害性的而你想要得著醫治。寬恕 就可以用來停止這個因果報應的輪。因果報應在這個情況之下，或許可以被稱為惰性，一個起了作用的行為而且永不得原諒。現在，你可以寬恕他人嗎？而且幫他人用那個力量來停止因果報應的惰性？這是不可行的。當你寬恕別人，你不會因此影響別人，除非他選擇來觀察在你態度之中的不同。你的工作只做在這個全宇宙中你唯一可以做的東西上面，也就是你自己。某一部份的寬恕也就是要來原諒別人。更進一步的是要來原諒創造出這些模式的情況。你們之中有人對於過去的生命比別人更在意，對於會追蹤這些模式的你們，過往生命的因果報應是毫無幫助的，要知道他人，情況和你自己無條件的原諒是可以完全的抑制因



果報應或是惰性。

寬恕絕大部分是靛光能量的作用，除了寬恕之外，還有藍光能量，清楚的溝通也可以幫助停止因果報應的輪。

當跟其他跟你心思相似的別人溝通時，每一個體驗都變成了所有的資源。這是一個社會記憶綜合體的開端。藉著把對方的影像很完整，清楚，誠實，毫無偏見的反應出來，每一個人都變成了彼此的老師。這是在伴侶關係之中所被期待的。一個真心而且想要服務的朋友會把所知道的事實完整無誤的講出來，當那些感覺不由自主的讓一個人迷惑，那朋友會鼓勵，規勸並且告誡，對在同一個社區的所有人來說，那朋友就像一面鏡子。照我們看來，這是一個傑出的，有機的最正常以及健康的方法在屬靈的成長當中達到加速的作用。特別是在今生肉體死亡之前想要移除所有因果報應的流浪者。

用平衡過的因果報應來結束這個化身是很有幫助的。如果我們要避免再被接受到另一個 75,000 年的大循環裡，重複著這個第三密度的體驗：

流浪者的挑戰/危險是他會忘記他的任務，而跟因果報應有所牽連，接著就被掃到因果報應的大漩渦裡，為的是避開毀滅。

我們用平衡過的因果報應來到這個密度：

我們都用平衡過的因果報應來到這裡，但是我們不會離開除非因果報應維持在平衡的狀態。因此，我們激勵每一個人要記得，你來到這裡是為愛還有接受愛，要聰明的接受智慧，感受時間，感受每個事物合適時間的空間。沒有一個東西比慾望更能很快速的建立因果報應！

當要叫你想像你的慾望的時候，我們要告誡你們要特別的小心，因為你會創造你所渴望的東西，並且專注於它，因為你一定會接受它。但是。就如同在你的神話和童話故事裡一般，對於要嘗試控制發生的事情永遠都會有難度。而這難處就是：每一個慾望都有令人不滿的副作用，而這副作用會發生在當慾望達到的時候。接著，你就是在一個不平衡的狀態下，而有些人就把這個稱為因果報應。那個你所創造出來如同生命的東西在生活模式裡被渴望。

把這個字很深刻的寫在我們的意識裡面：寬恕！我們註定要發展慾望，並且用我們的意願來追求慾望，不管是世間或是神聖的事物，想要佔有，擁有，還有那些我們缺乏的東西，當我們完成了我們的慾望，我們就會感受到每一個副作用。我們會詐騙其他人，雖然絕大部分都不是有意的，但是我們還是會犯錯，不管他們是否有意，其他人也會詐騙我們。通常我們只不過是行動的太快，太倉促的評判他人或是情況：

對於一個倉促過活的個體來說，如果他有任何有意識的意圖來使自我的服務或是消

極定位的態度的催化劑起作用或是提供這些催化劑，都是不正常的。事實上，在沒有節奏但是越快越好的情況下行動的基本理由是爲了其他人來服務。所有做了一切的事，都是爲了要對其它人有用。

我們都會犯錯。這是一個不可避免並且有用的過程。如同是生命的我們，這是一個我們學習的機制。進展的關鍵就在於錯誤的原諒。

#292，一個非常細心的科學家和治療學家，對於行動主義的因果報應給予了很詳細的考量：

我有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深情，聰明的完全接受和操作通常跟其他人有關的疼痛，勞苦，和恐懼，因此可以服務於創造者，並且關心到一個個體的自由意識？當我們體驗疼痛或者是恐懼，特別是由其它人的行爲或是選擇所產生的結果而來，有些時候很難去瞭解是否一個人最好的服務是在寡言的信心裡面恢復平衡並且完全接受別人的方法或是嘗試去發揮一些影響力。在這些線上，政治是很使人迷惑的且困惑的議題，而這跟另一個一樣的困境是有關的，這困境是嘗試遊走在一個平衡上，也就是不要侵犯到別人的自由意識也不要消極接受一個有破壞力的實施或活動之間。

這當然是一個有證據的關切議題。但根據 Q'uo，如果我們在活動主義裡或私人事情上的工作是要去醫治，我們就是 ok 的：

在醫治的工作裡面，並沒有因果關係的存在，就其本身而言，醫治者在自身上工作，在一個這樣穩定而且敞開的情況下，試著要去平衡和授權它的人性，藉著這樣，醫治的機會就可以提供給病患。

醫治者是工作在自我的身上。再次強調，我們的工作永遠都是做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如果我們在外面的世界我們希望可以醫治或是變成一種醫治的影響，不管只是對單一個人或是一整個種族，國家或者世界團體，我們第一個病患就是自己。

## 催化劑和體驗

我們開始要來填滿我們自我的素描還有我們在這個宇宙的地位。我們已經確認了我們在這個化身裡的位置，還有我們現今的機會來工作來加速我們屬靈演化過程中的速度。我們可以在我們生命的挑戰裡看到因果關係的工作完成。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主題或許都會在某些程度上顯得不同。通常，化身的學習課程都是如何無條件的來提供我們的愛，不求回報，這是一個我自己的化身課程，這個課程在我的生命裡面不斷的循環，一開始是跟我的父母親，接著是同伴以及遠親。我的父母親以及視我爲當然的同伴已經不在了，我目前的同伴並沒有我看得到的重大的疏失，但是我還是擁有視我當然的關係。挑戰對現在的我來說比較簡單了，因爲我在幾十年前就確認了它，而我也變得更自覺了，當它發生的時候。我不再抗拒它。當我要把自

己擺放在那個情況裡時，我承認它並且把我的工具調整好，就如同我在管道裡一樣。我不定時的還是會被攻擊到我沒有防範的地方，但是這並不常發生，也沒那麼痛了。Q'uo 說到，挑戰和摩擦是從情緒，慾望和偏見而來的：

情緒偏見越強，那在學習的機會裡面，注意到的強度也就越多。也就是說，情緒越強，偏見也越強，呈現給追尋者的課程也就越顯眼。因為在你的幻覺裡面，只有一個催化劑的反應可以反映出平衡的看法。就如你所知道的一樣，那個反應就是愛情，或稱為憐憫。當有任何其他的情緒在自我的靈/魂/體綜合體裡被發現的時候，追尋者接著就可以假設那裡有一個催化劑可以被加工使用，為的是要讓平衡過程可以發生。

我們幾乎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說，我們所選擇的化身課程已經多過於一生當中所需的最低的標準值。從遮蔽之外來看，一切都是那麼簡單。

現在，我們都知道眼睛如何可以大過胃，盛裝在化身盤子上的量是可以如何的多。不過，要記得從本質上來說，你所感受到有如強風一般的課程體驗並不是有害或是邪惡的。不管風或是暴風雨多麼的強烈，他們就跟你所預期的一樣，因為在這個化身的生命當中，你就是要無法避免得來處理他們。

它是川流不息的，因為本質上來說，它是使人厭煩的不變：

每一個在你的幻覺裡面的催化劑，體驗以及事件都有能力去緩和追尋者的心，或者是說，追尋者的意願，追尋者的信心。在困惑裡面，自我永遠都會不可避免的再次專注於追尋，因為那誘惑是要讓它停止，退出，休息或者是要來完成它。

所以，這個忠告就是不急不徐得來處理它：

在你接受你的催化劑的時候，祝福它並且讓你自己向它敞開，在一個穩定的方法下，用你所能的愛來接受它。不要讓你自己超越到會傷害你自己的境界。不要要求你還沒有準備好的東西，但卻要夠敏感來察覺，那些罪的消極的感覺所帶來的機會。

有一件事情很神奇，那就是我們每一天生活的體驗都足夠來提供我們最先進的屬靈課程和認知所需要的催化劑。但，它是如此：

使用催化劑的這件事是追尋者無法避免的。你幻覺的產生是為了要讓催化劑無法逃避，也不太可能完全的使用催化劑。這個幻覺是依據心思的瑕疵和力量還有情緒來專注在現實上不完美的事。

這個錯誤的世界觀是設計來成為一個充滿苦難的生活的背景，在這個生活裡，追尋者喜悅的接受以及熱切的追求改變的過程使得它閃閃發亮。

當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在化身裡的開端，我們逐漸的注意到催化劑主題循環式的本質，而我們在生活中不斷地看到它：

不管在哪一條你所轉彎的路上，你不能真的犯錯，你會一再的遇到你的催化劑直到你認同了它，愛上它，原諒它然後超越它。你們都是皇后和國王，自己的主宰者，你們都是皇家貴族。要記得你自己是誰，記得你與生俱來的權利，還要記得你住在一個屬靈的民主制度下，在這裡，每一個個體都是準確的，在數學上相等。幻覺裡的不同之處是從你用信心所使用意願的不同。

不幸的是，催化劑還是常常會讓我們感到驚訝：

你所感覺到的全部都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感覺如同催化劑一樣。當心思開始對催化劑滿了感激的那時，催化劑已經被遮蔽所過濾，而且在一些情況下，很多都被遮蔽在最清楚明顯的感受裡。

我們接著可以在催化劑的中間來計畫尋找自己，承認它並且渴望在它身上作工。

Q'uo 建議當我們在催化劑的中間的時候，我們要記得催化劑是如何來運作：

當你可以在一個混亂的情況下，戰勝它並且得到一個回憶，這回憶就是催化劑如何的來運作，還有你所參與的過程，你將會移動的更平順，更優雅，配合進入到手邊的工作，而且不會去譴責自己或是其他人，完全忘記這個體驗的密度授予在每一個永恆的有感覺的子民身上。

他們建議我們永不要嘗試去避免它：

那些相信改變狀況就可以改變體驗的人是在跟隨一個錯誤的信仰。對於每一個而言，那些要學習的課程就是一張必須優先處理的名單。我們可以確定一定會有一個課程跟愛的本質的學習有關，而這學習用催化劑來工作的話一定會帶有益處，因為愛的意識，你可以有更多的經驗還有更多的意識。

我認為催化劑的同義字或許是”苦難”：

你所體驗到的苦難，詢問和懷疑，痛苦和苦惱都是為了一件事，要讓你變得空洞，而且專注於那個空虛所以才可以來接受。

但是，這個苦難是一個自己有出口的路：

在化身裡面，幾乎全部的經驗，幾乎全部的時間，悲傷的路就是那一條路。所有不舒服的情緒和心理狀態如悲慘，氣憤和哀傷都創造了一個尋求慰藉的必要性。而那個是有所限制的，因為選擇的本質是尋求者可以把表面幻覺看成是一種幻覺。並且藉著增加的催化劑，遺失和限制的不適，任性的靈終於可以意會到紀律的需要。

我們會在第 7 章，在超自然的作用上面，討論更多關於這個紀律。

催化劑的同伴是經驗。如果催化劑是我們不小心遇上的，經驗就是我們從催化劑的

結果而接收的，加上我們爲了要塑造我們對於那個催化劑的反應的工作。當我們接著看，我們發現 Don 180 度的規則真的有用，看起來是壞的東西，其實是好的：

當追尋者開始獲得經驗，他發現世俗的眼光假如被認爲是跟屬靈的眼光一樣，雖然用世俗的眼光來看這個物理的世界的事是那麼美好，但是它是會說謊的。而屬靈的眼光看到的一個情況是，世界的物質都被充分的擁有並且處於幻覺表面下的不平衡，缺乏，和飢餓。而那會改變所看到的事實。屬靈的自我看到世界的豐富會認爲是貧窮，而看到裸露且易受傷的靈的貧窮時，卻會認爲它是豐富。對屬靈的眼光而言，概念如死亡，限制，緊急情況，災難，恐懼和恐懼都不一定是壞事。對屬靈自我而言，豐富就在每一個情況裡，如果感受到的是消極的，也許對於物質的自我來說卻是正面的。

這個態度的相反和運作中催化劑苦難的擁抱再一次生給追尋者她內心的小孩：

因此，經驗成爲你的一部分，而當你在尋求的過程中前進時，你將會發現這個經驗的混合最容易出現在沒有抵擋的時候，並且這是一個很大的弱點因爲你可以穩定的抗拒並且在你的生命裡接受它。在改變打旋的海當中，要來定位自己並不容易，因爲一個人很容易就相信會溺水，或是在一個跟現今自我並不熟悉的地方，被沖上岸去。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你們每一個人，你們已經擺放了讓這個像小孩自我的重生的機會，這個小孩自我在感受所有催化劑的時候都會歡樂的笑，也用這個世界是一個充滿無限經驗和刺激機會的眼光來對待這個世界。

對於這個像小孩的自我而言，經驗帶來的是歡樂和愛：

為什麼要歡欣？為什麼要給予感謝和讚美？因為在全部之中最偉大的能量都是一樣的：愛永遠都是那最有威力的力量和那創造者。不管經驗，讚美，歡喜和感謝是否合適，當一個人可以的時候，甚至是一下下，也要來看和感受在每件事上，都回到愛的事實，然後醫治才可以真的倍增。

我們在跟催化劑工作時，有一項我們比較沒技巧的事情是，用心理壓制我們的痛苦。這個會引起病症：

發問者：我會由我的理解來做一個陳述，然後問你對不對。在第三密度裡，有一個物質的催化劑一直都在操縱個體。這個催化劑在痛苦和情緒裡起作用。這是物質身體的變弱和身體毛髮掉落的主要原因嗎？所以這個催化劑才可以在心思上更強烈的起作用也因此創造了演化的過程？

Ra: 我是 Ra. 並不全都對，雖然跟我們認知的扭曲有親密的關聯。我們把那樹拿來當例子說明。只有經由難處和損失才是自我足夠的。獨自學習是困難的，因爲一個內建的障礙在，曾經是一個主要的美德也是第三密度裡一個重要的障礙。那就是理

性/直覺的心思。因此，物質運載工具的變弱是設計來扭曲個體到一個傾向來應付彼此。因此，一個來瞭解愛的課程就可以開始了。這個催化劑在人們之間被分享，就如同是每一個自我發展的重要的一部份一樣，還有在寂寞裡面自我的體驗以及藉由沉思合成了所有的體驗。最快的學習方法就是來應付其他人。這是一個比應付自己還要大的催化劑。在沒有別人的狀況下應付自己就好像是活在一個沒有鏡子的世界裡。因此，那個自我就無法看見它生命性質的果實。因此，每一個都可以藉由反應幫助對方。

這也是物質運載工具，或是你稱為物質綜合體的變弱的主要原因。

Kathy Braden 在她的自由意識裡慶祝，因為她已設定她的眼光要用關係來跟催化劑工作：

有一些人說，我們在進入一個給予的一生之前，就已經選擇好方向，撫養我們的人，我們誕生的情形，我們要分享生命的人，當我們選擇要來進入這個世界因為一個特別的原因的時候，一切都被我們的高階自我來設定。但是創造每一天的實際也就是我們生命的體驗，這還是有選擇的。我想不到一個比自由意識更棒的禮物。

關係是我們主要的老師，就好像提供我們磨坊要用的穀物一樣：

其他人最讓你感到苦惱的事情是反射你自己的事。在那些事情裡面你會看到一個發生在你裡面扭曲的版本。因此，每一個關係就像是一個跟你在那些河流邊一起移動的鏡子，把你自己的臉用一個有偏見的方法展示給你看，這方法會提供催化劑讓你來對自己作工。

或許很容易就看得見，好朋友和同伴實際上是一個獎賞，因為他們用一種我們可以瞭解以及分享方法，工作在他們自己的催化劑和經驗上：

對於這樣的旅程而言，最好是跟一個有相似慾望的人為伴，一起來度過這個尋找，學習和服務的旅程。有相同心思的人會更有把握的找到在那些催化劑裡面的線索，那些線索會指引下一個步驟的方向。而一同旅行的人會用一種獨特的方法來體驗他們的催化劑和一樣的過程。當一個人使用體驗強度的時候或許另外一個並沒有那麼的有強度，所以彼此才可以互助。

最後一個忠告，做我們自己就好：

對於一個個體在每一天的繁瑣事情當中來使用催化劑有幫助的事情是自發性，未經預演的想法，文字或是行為，實施在邏輯和適當的結論裡，然後用一種有意識的方法反應出來，在沉思的狀態下使用，因而任何與追尋者最高理想不一致的偏見可以被注意到，以及為了未來的參考作記號。

因此被具體化的課程可以被澄清，並且一組特定的行為可以跟那個課程有所關聯。

生命會把我們的鼻子不斷的放在學習的石墨裡，提供我們會阻撓我們注意力的催化劑，並且讓我們在變化原催化劑到錚亮的體驗過程裡努力。這是原型的工作，這個進入資料的篩選是爲了要找到真理和生命的寶石。這是每一天都會跟我們有牽連的工作，就像是甦醒的靈用我們極限的能力使用第三密度。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更新了靈，並且等不及要把它全部吃下去。這個星球是一個很棒的地方，但是我們已經準備好要繼續移動，而這也是一個到更舒適愉快課程的方法。直接通過事情正在激烈上演的時候！

待續..